

大學國文教本
附學文示例

下冊



MG
H109.2
3

大學國文教本

學
文
示
例

郭紹虞編

下冊

開明
書店



3 1799 9873 1

例 示 文 學

(册 下)

版 初 月 九 年 三 十 三 國 民

版 三 月 一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角 二 元 四 幣 國 價 定 册 每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編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開 明 書 店	郭 紹 虞

· 印 翻 准 不 * 權 作 著 有

(156P.) H

初

序目 下冊

三 變翻例

變翻與擬襲，雖都以昔人的成文爲標準，然大不相同。擬襲是根據舊作，變翻則改易舊作。曲禮所謂「無勦說，無雷同」云云，正可爲變翻確解。句不同於前人，則非點竄陳言，不得謂之勦說；貌不類於舊製，則又非規範體貌，不得謂爲雷同。從此練習，庶能自開途徑而有左右逢源之樂。茲析爲二類，一，遂譯；二，改製。每類中復各析二目：在遂譯類中，由古今語不同而翻譯者爲對譯，由中外語不同而轉譯者則復以類舉不同的譯文，故稱之爲異譯。在改製類中，一爲易體，其性質頗與翻譯相類，只因變易體製，不得不另起爐竈，所以雖近譯而實同於作。又一爲變意，體既變易，於是更不妨隨作者之意匠經營，而變更原意，時代背景，個人思想，均可於此見之。所以變翻之例，擬襲之成分少而創作之成分多。

理論之部

梁啓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二七九）

游方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三二二)

實例之部

甲 參譯類

子 對譯

顧頡剛金縢篇今譯(三三四)

陳澧楚狂接輿等章話解(三二九)

傅東華庖丁解牛今譯(三三一)

郭沫若新臺今譯(三三三)

丑 異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節錄

(一)鳩摩羅什譯見前擬題例模擬類體格之擬(三三五)

(二)玄奘譯(三三五)

(三)董璿據鳩摩羅什譯翻今語(三三七)

斯託爾姆老人

(一)唐性天譯(三四〇)

(二)郭沫若錢君胥合譯(三四一)

(三)朱倪譯(三四二)

拜輪哀希臘歌

(一)馬君武譯(三四三)

(二)蘇曼殊譯(三四六)

(三)胡適譯(三四七)

乙 改製類

子 易體

迷途

(一)原製 論語楚狂接輿等章——見前遂譯類對譯(三五二)

(二)新製一 李汝珍鏡花緣(三五二)

(三)新製二 徐碧暉迷途(三五三)

虬髯客

(一)原製 杜光庭虬髯客傳(三五九)

序 目

(二)新製 凌葦初虬香翁雜劇(三七三)

丑 變意

荆軻

(一)原製 司馬遷刺客荆軻傳(三七三)

(二)新製 顧一樵荆軻(三七九)

大澤鄉

(一)原製 司馬遷陳涉世家(四〇九)

(二)新製 茅盾大澤鄉(四一一)

四 申駁例

申駁，則更進一步，成爲補正舊作之例。文心雕龍論說篇謂：「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然則有申，而否則須駁，所以申駁之例，又以議論文辭爲多。不過，如補傳後記之類，昔人文中往往有之，那麼敍記文也，未嘗不有續廣之例。讀古人書，都須經過自己的思索與考慮，這是我們讀申駁例時所應注意的一點。

理論之部

劉勰論說(四二二)

王葆心墨守與異義(四二三)

曹冕論辨文之二主幹(四二九)

實例之部

甲 續廣類

孟子傳

(一)司馬遷孟子傳(四四六)

(二)薛應旂孟子傳(四四七)

(三)陳士元孟子補傳(四四九)

封建論

(一)柳宗元封建論(四五四)

(二)蘇軾論秦廢封建(四五八)

(三)龍啓瑞統柳子厚封建論(四五九)

朋黨論

(一)歐陽脩朋黨論(四六一)

序目

學文示例

(二)蘇軾絳朋黨論(四六三)

(三)魏禧絳朋黨論(四六五)

(四)鄭獻甫朋黨論(四六六)

乙 駁難類

蕭琛難神滅論 范縝神滅論附(四六八)

郡縣論

(一)顧炎武郡縣論(四七七)

(二)錢桂笙顧長洲郡縣論書後(四八三)

(三)鄭敦敏駁顧亭林郡縣論(四八六)

招隱

(一)左思招隱詩(四九一)

(二)王康琚反招隱詩(四九二)

(三)朱嘉招隱操(四九二)

五 鎔裁例

鎔裁，卽所謂「杼柚乎予懷」，非惟無意於襲抑亦無意於變。論辭則冥冥獨造，論格則流露個性，所以又可用作比較。由比較中以窺昔人之行文則鎔裁之迹格外顯著，初學於此，自易觸處生悟。故又爲比較舊作之例。比較之例，在以前各例中亦間論及，如評改例之修正類，擬襲例之摹擬類，變翻例之遙譯類，申駁例之續廣類，都有比較的作用，不過意有側重，而且與鎔裁例之專重比較亦有不同而已。比較之方不外二端：一於同一題材之文驗其修辭與立意之異；二於同類性質之題察其格局與體製之異。此外小節目之可以比較者尤不勝枚舉。舉一反三，是所望於讀者。

理論之部

錢謙益書史記項羽高祖本紀後二篇（四九三）

梁啓超作文教學法（四九七）

實例之部

甲 同題類

申生之死

(一)左傳(五一〇)

(二)國語(五一二)

序目

學文示例

(三)殺梁傳(五一一)

(四)禮記檀弓(五一一)

項羽

(一)司馬遷項羽本紀(五一一)

(二)班固項籍列傳(五二九)

胡廣碑銘卷

(一)胡公碑銘(五四〇)

(二)太傅文恭侯胡公碑(五四一)

(三)太傅胡公碑(五四三)

記吳六奇將軍事

(一)蒲松齡大力將軍(五四四)

(二)鈕琇雪濺(五四五)

乙 同類類

記戰

(一)左傳秦晉韓之戰(五四九)

- (二)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五五一)
- (三) 左傳晉楚泓之戰(五五四)
- (四) 左傳晉楚鄆陵之戰(五六〇)
- (五) 通鑑昆陽之戰(五六四)
- (六) 通鑑赤壁之戰(五六六)
- (七) 通鑑肥水之戰(五七〇)

記畫

- (一) 韓愈畫記(五七三)
- (二) 宋濂蘭亭題詠圖記(五七五)
- (三) 蘇軾韓幹馬十四匹(五七七)
- (四) 陳維崧鷓鴣序(五七八)

變翻例

理論之部

翻譯文學與佛典 梁啓超——飲冰室專集之五十九

一 佛教輸入以前之古代翻譯文學

翻譯有二：一以今翻古，二以內翻外。以今翻古者，在言文一致時代，最感其必要。蓋語言易世而必變，既變，則古書非翻不能讀也。求諸先籍，則有史記之譯尚書。今舉數條爲例：

(尚書堯典)

炤若昊天。

允釐百工，庶彙成熙。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暉在下，曰虞舜。」帝曰：

變翻例 理論之部

(史記五帝本紀)

敬順昊天。

信節百官，衆功皆興。

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

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

「俞子聞如何？」岳曰：「嘗子，父頑，母虐，象傲。克諱以孝，烝蒸，父不格。」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暨降二女子，隲

於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舜曰：「盲者子，父頑，母虐，象傲。能和以孝，烝蒸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

此種引經法，以後儒眼光論之，則為擅改經文。而司馬遷不以為嫌者，蓋以今語讀古書，義應如此。其實不過翻譯作用之一種，使古代思想融為「今化」而已。然自漢以後，言文分離。屬文者皆摹仿古言，譯古之業遂絕。

以內譯外者，即狹義之翻譯也。語最古之譯本書，吾欲以山海經當之。此經殆我族在中亞細亞時相傳之神話。至戰國秦漢間始寫以華言。故不獨名物多此土所無，即語法亦時或詭異。然此不過吾個人理想，未得確實佐證，不能斷言。此外古書中之純粹翻譯文學，以吾所記憶，則得二事：

(一) 說苑善說篇所載鄂君譯越人歌。

(越語原文)

滄兮并草，蓋兮昌。抵滯兮昌州，州儲兮乎桑。有骨楛兮乎昭，迢秦臨

滄，提隨河溯。

(楚語譯文)

今夕何夕兮，舉洲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替詭聰。

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說君兮君不知。

(二)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載白狼王唐菽等慕化詩三章。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提官陳據

大漢是治

魏冒踰槽

與天意合

罔譯劉脾

吏譯平端

旁莫支流

不從我來

徵衣隨旅

聞風向化

知唐桑艾

所見奇異

那毘繼輔

多賜綉布

推潭僕遠

甘美酒食

拓拒蘇便

昌樂肉飛

局後仍離

屈伸悉備

傳讓龍洞

豐夷貧薄

莫支度由

無所報闕

賜維僧麟

願主長壽

莫穉角存

子孫昌熾

右第一章

儂讓皮尼

蠻夷所處

且交陵梧

日入之部

繩動隨族

莫義向化

路且復維

歸日出主

聖德深諧

聖德深思

魏菌度洗

與人富厚

綜邪流滂

冬多霜雪

祐邪尋蠟

夏多和雨

蔬涉遺難

寒溫時適

菌補邪推

部人多有

辟危歸儼

涉危歷險

莫受萬柳

不遠萬里

術疊附德

去俗歸德

仍路率瑣

心歸慈母

變韻例 理論之部

右第二章

荒域之儀	荒服之外	卑藉機機	土地墾填
阻謀邪孽	實肉衣皮	葛藟蟲沐	不見鹽穀
同譯侮微	災譯傳風	是漢夜拒	大漢安樂
縱優路仁	擄貢歸仁	雷折險龍	飭冒險險
倫根藏儲	高山峻峻	扶路側祿	緣崖礮石
息落厚淫	木薄發家	理滌髻維	百宿到洛
抽齒齒戚	父子同賜	懷柔匹瀆	懷抱匹帛
傳言呼救	傳告種人	陸陽臣僕	長願臣僕

右第三章

右兩篇實我文學界之鳳毛麟角，鄂君歌譯本之優美，殊不在風騷下。原文具傳，尤為難得。倘此類史料能得多數，則於古代言語學人類學皆有大裨；又不僅文學之光而已。然我國古代與異族之接觸雖多，其文化皆出我下；交涉皆以我族語言文字為主。故「象觀」之業，無足稱焉。其對於外來文化，為熱情的歡迎，為虛心的領受，而認翻譯為一種學高事業者，則自佛教輸入以後也。

二 佛典翻譯界之代表人物

漢哀帝元壽元年，西紀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見三國志裴注引高僧傳或魏略。中國人知有佛典自此始，顧未有譯本也。現在藏中佛經，號稱最初譯出者，爲四十二章經。然此經純爲晉人僞作，滋不足信。拙著中國佛教史別有考證。故論譯業者，當以後漢桓靈時代託始。東晉南北朝，唐稱極盛。宋元雖稍有廢續，但微未不足道矣。據元代法寶勘同總錄所述歷代譯人及所譯經卷之數，如下：

(朝代)	(譯人)	(部數)	(卷數)
後漢永平十至唐開元十八 (四六七一七三〇)	一七六	九六八	四五〇七
唐開元十八至貞元五 (四七三〇一七八九)	八	一二七	二四二
唐貞元五至宋景祐四 (四七八九—一〇三七)	六	三三〇	五三二
宋景祐四至元至元廿二 (四一〇三七—一二八五)	四	二〇	一一五

右表乃總括前後大小譯業略舉其概。其實譯業之中堅時代，僅自晚漢迄盛唐約六百年間，其譯界代表的人物如左：

- (1) 安世高 安息人。後漢桓帝初，至洛陽。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九部。長房錄著錄百七十六部。大半偽託。
 - (2) 支婁迦讖 月支人。後漢靈帝光和中平間，譯出般若道行經，般若舟三昧經等十四部。長房錄著錄二十一部。
- 右兩人皆譯業開山之祖。但所譯皆小品，每部罕有過三卷者。同時復有竺佛朔，天竺人，安玄，安息人，支曜，月支人，康孟祥，康巨，俱唐人，並有所譯述。而本國人任筆受者，則孟福，張蓮，俱洛陽人，嚴佛調，臨淮人最著。

(3) 支謙 月支人。伎識再傳弟子。漢獻帝末，避亂入吳。江南譯業自謙始。所譯有維摩詰、大般泥洹等四十九經。

(4) 竺法護 其先月支人。世居燉煌。西晉武帝時，發願求經，度葱嶺，歷諸國。通外國語言文字三十六種；大齋梵經還，沿路傳譯。所譯有光讚般若、新道行、漸備一切智、正法華等二百十部。中有僞託。梁高僧傳云：「經法所以廣流

中華，護之力也。」其追隨筆受者，有聶承遠、聶道真、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而聶氏父子通梵文，護卒後，道真續譯不少。

(5) 釋道安 俗姓衛，常山人。安爲中國佛教界第一建設者。雖未嘗自有所譯述，然苻秦時代之譯業，實由彼主持。苻堅之迎鳩摩羅什，由安建議；四阿含、阿毗曇之創譯，由安組織；翻譯文體，由安釐正。故安實譯界之大恩人也。其在安系統之下與譯業有直接關係者，其人如下：

趙文業 名正，濟陰人，仕苻堅爲校書郎。苻秦一代譯業，皆文業與道安共主持之。晚年出家，名道整，僧法顯西遊，沒於印度。

僧伽跋澄 罽賓人。受道安等之請，譯阿毗曇毗婆沙。

曇摩難提 兜佉勒人。受道安等之請，譯增一阿含、中阿含、毗曇心、三法度等凡百六卷。

僧伽提婆 罽賓人。受道安等之請，助譯二阿含及毗婆沙等。後南渡，入廬山，受慧遠之請，校正前譯。今本中阿含，則提婆與僧伽羅叉所再治也。

竺佛念 涼州人。道安等所組織之譯業，跋澄、難提、提婆等所口誦者，皆佛念爲之筆受。鳩摩羅什之譯業，念亦參預。高僧傳云：「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自苻、姚二代爲譯人之宗。」諸經出念手筆者，殆逾六百卷矣。同時有法和、惠嵩、慧持者，亦參斯業。

(6) 鳩摩羅什 其父天竺人，其母龜茲王之妹。什生於龜茲。九歲隨母歷遊印度，徧禮名師，年十二已爲沙勒國師。道安聞其名，勸苻堅迎之。堅遣呂光滅龜茲，挾什歸。未至而堅已亡，光挾什滯涼州。至姚秦弘始三年，姚興討光滅後涼，迎什至長安，備極敬禮。什以弘始三年至十一年凡八年間，譯書逾三百卷。經部之放光般若、妙法蓮華、大集、維摩詰、論部之中百、十二門、大智度，皆成於其手。龍樹派之大乘教義，盛弘於中國，什之力也。其門下數千人，最著者僧肇、僧叡、道生、道融，時號四聖，皆參譯事。

佛陀耶舍 罽賓人。羅什之師。什譯十住經，即澤嚴什陀品之別譯。特迎耶舍來華，共相徵決，辭理方定。弗若多羅，曇摩流支，卑摩羅叉，多羅，羅叉，皆罽賓人。流支，西域人。多羅以弘始六年誦出十誦律，羅什司譯；未成而多羅逝。翌年，流支至關中，乃與什共續成之。後羅叉來遊，在壽春補譯最後一誦。律藏之弘，賴三人也。

(7) 覺賢 梵名佛陀跋陀羅。迦維羅衛人，釋尊同族之苗裔也。釋智嚴遊印度，禮請東來。以姚秦中至長安，羅什極敬禮之。既而爲什門諸人所排擠，飄然南下。宋武帝禮供，止金陵之道場寺。初，支法領得華嚴梵本於于闐，又無譯者。義熙十四年請覺賢與法業、慧嚴、慧嚴等共譯之。華嚴開宗，濫觴於此。賢所譯經論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其

在譯界之價值與羅什埒。

(8) 法顯 俗姓隄，平陽武陽人。以晉隆安三年西三九遊印度求經典，義熙十二年歸。凡在印十五年，所歷三十餘國。著有佛國記，今存藏中。治印度學者，視爲最古之寶典。歐人有譯本及注釋。在印土得摩訶僧祇律、雜阿含、方等泥洹諸梵本。僧祇律由覺賢譯出；雜阿含由求那跋陀羅譯出；顯自譯方等泥洹。自顯之歸，西行求法之風大開。其著者有法勇，即曇無竭、智嚴、寶雲、慧景、道整、慧應、慧鬼、僧紹，此七人皆與法顯同行者。智猛、道普、道泰、惠生、智周等。中印交通，斯爲極盛。

(9) 曇無竭 中天竺人。北涼沮渠蒙遜時，至姑臧。以玄始中譯大般涅槃經，涅槃輸入始此。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金光明等經，復六十餘萬言。

(10) 真諦 梵名拘那羅陀，西天竺優禪尼國人。以梁武帝大同十二年由海路到中國。陳文帝天嘉、光太間，譯出攝大乘論、唯識論、俱舍論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大乘起信論，舊題真諦譯，近來學界，發生疑問；拙著中國佛教史，別有考證。無著、世親派之大乘教義傳入中國，自諦始也。

與真諦相先後者，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曇摩流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皆在北朝盛弘經論，而般若流支亦宗唯識與諦相應。

(11) 淨彥琮 俗姓李，趙郡人。湛深梵文，隋開皇間，總持譯事。時梵僧闍那曷多、達摩笈多等所譯經典，多由琮鑒定。

綜著衆經目錄，西域傳等，義例謹嚴。對於翻譯文體，著論甚詳。

(12) 玄奘三藏 俗姓陳，洛州人。唐太宗貞觀二年，冒禁出遊印度，十九年歸。凡在外十七年。從彼土大師戒賢受學，

選達法相。歸而獻身從事翻譯，十九年間，西六四五—六六三所譯經論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最浩瀚者，如大般若經之六百卷，大毗婆沙之二百卷，瑜伽師地論之一百卷，順正理論之八十卷，俱舍論之三十卷，自餘名著，具見錄中。以一人而述作之富若此，中外古今，恐未有如奘比也。事蹟具詳慈恩傳中，今不備述。

(13) 實叉難陀 于闐人。以唐武后證聖間，重譯華嚴經，今八十卷本是也。又重譯大乘起信論等。

菩提流志 南印度人，與難陀同譯華嚴，又補成大寶積經足本。

(14) 義淨三藏 俗姓張，范陽人。以唐咸亨二年出遊印度，歷三十七年乃歸。歸後專事翻譯，所譯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律部之書，至淨乃備；密宗教義，自淨始傳。

(15) 不空 北天竺人。幼入中國，師事金剛智，專精密藏。以唐開元，天寶間遊印度，歸而專譯密宗書一百二十餘卷。晚唐以後，印土佛教漸就衰落，邦人千西遊絕跡，譯事無復足齒數。宋代雖有法天、法護、施護、天息災等數人，稍有譯本，皆補苴而已。自漢迄唐，六百餘年間，大師輩出。右所述者，僅舉其尤異，然斯業進化之跡，歷歷可見也。要而論之，可分三期：

第一 外國人主譯期。

第二 中外人共譯期。

第三 本國人主譯期。

宋贊寧高僧傳三集論之云：「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怨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觀而難通……」此為第一期之情狀；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實其代表。此期中之翻譯，全為私人事業，譯師來自西域，漢語既不甚了解，筆受之人，語學與教理，兩皆未嫻，謬謬淺薄，在所不免。又云：「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遺……」此為第二期之情狀；鳩摩羅什、覺賢、真諦等實其代表。口宣者已能習漢言，筆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遂曲妙文，次第布現，然業有待於合作，義每隔於一塵。又云：「後則猛顯親往，焚空兩通，器請師子之膏，鵝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此為第三期之情狀；玄奘、義淨等實其代表。我邦碩學，久留彼都，學既遂精，辯復無礙，操觚振鐸，無復間然。斯譯學進化之極軌矣。

三 翻譯所據原本及譯場組織

今日所謂翻譯者，其必先有一外國語之原本，執而讀之，易以華言。吾儕習於此等觀念，以為佛典之翻譯，自始即應爾爾，其實不然。初期所譯，率無原本，但憑譯人背誦而已。此非譯師因陋就簡，蓋原本實未著諸竹帛也。分別功德論卷上云：

「外國法師徒相傳，以口授相付，不聽載文。」

退安疑經錄云：出三藏集記卷五引

「外國僧法皆跪而口受，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

何法藏因緣傳載一故事，殊可發噱。茲錄如下：

「阿難遊行，至一竹林，聞有比丘誦法句偈：

「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親見之。」

阿難語比丘：「此非佛語。」……汝今當聽我演：

「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爾時比丘卽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

茲事雖瑣末，然正可證印度佛書，舊無寫本。故雖以耆德宿學之阿難，不能舉反證以矯一青年比丘之失也。其所以無寫本之故，不能斷言。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傳寫甚難，故如我國漢代傳經，皆憑口說。（二）含有教宗神祕的觀念，認書寫爲瀆經，如羅馬舊教之禁寫新舊約也。佛書何時始有寫本，此爲學界未決之問題。但據法顯佛國記云：

「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

法顯西遊，在東晉隆安三年後，西曆五世紀初，尚云「無本可寫。」則印土寫本極爲晚出，可以推見。以故我國初期譯業，皆無原本。前引魏略載「秦景憲從月氏使臣口受浮屠經，」蓋舍口受外無他本也。梁慧皎高僧傳，稱安世高「諷持禪經，」稱支婁迦讖「諷誦華經，」則二人所譯諸經皆由闍誦可知。更有數書，傳譯程序，記載特詳，今舉爲例：

(一)阿毗曇毗婆沙。此書後經玄奘再譯爲二百卷由僧伽跋澄口誦經本，曇摩難提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宣譯；

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見高僧傳卷二

(二)舍利弗阿毗曇。曇摩耶舍闍誦原本，以秦弘始九年命書梵文。停至十六年，經師漸嫻秦語，令自宣譯。見出

三藏集記卷十一引釋道標序

(三)十誦律。罽賓人弗若多羅以秦弘始六年誦出；鳩摩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棄世……西域人曇摩

流支以弘始七年達關中，乃續誦出，與什共畢其業。見高僧傳卷三

若毗婆沙者，經兩次口授，兩次筆受，而始成立。若十誦律者，闍誦之人去世，譯業途中輟，幸有替人，僅得續成。則初期譯事之艱窘，可概見矣。

在此種狀態之下，必先有闍誦之人，然後有可譯之本。所誦者完全不完全正確不正確，皆無從得旁證反證。學者之以求真爲職志者，不能以此而滿意，有固然矣。於是西行求法熱驟興。

我國人之西行求法，非如基督教徒之禮耶路撒冷，回教徒之禮麥加，純出於迷信的參拜也。其動機出於學問——蓋不滿於西域間接的佛學，不滿於一家口說的佛學。譬猶導河必於崑崙，觀水必窮溟渤。非自進以探索茲學之發源地而不止也。余嘗搜討羣籍，得晉、唐間留學印度百八十餘人。詳見中國印度之交通（亦題爲十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今摘舉數人，考其游學之動機如左：

法護 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遊歷諸國……遂大齋梵經，還歸中夏。梁僧傳卷一本傳。

法顯 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西渡流沙……卷三本傳。

曇無竭 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遠適西方。進至罽賓國……

學梵書梵語……卷三本傳。

道泰 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悍。少遊葱右，徧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餘萬偈……卷二浮陁跋摩傳。

智嚴 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珍周流西國……功逾十載。卷三本傳。

寶雲 忘身徇道，志欲……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在外域徧學梵書。卷三本傳。

智猛 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有方等衆經……遂以姚秦弘始六年……出自陽關……歷迎惟羅衛及

華氏等國，得大泥洹，僧祇律及餘經梵本。卷二本傳

朱士行 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西渡流沙。卷

四本傳

玄奘 既歸謁衆師，備詢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繼

恩法師傳卷一

以上不過舉最著之數人爲例。自餘西遊大德前後百數十輩，其目的大抵同一。質言之，則對於教理之渴慕，追求——對於經典求完求真之念，熱烈騰涌。故雖以當時極艱窘之西域交通，而數百年中，前仆後繼，游學接踵。比實經過初期譯業後當然之要求，而此種極純摯極嚴正之學者的態度，固足永爲後學模範矣。

佛典傳寫發達之歷史，非本篇所能詳述。以吾考證所臆測，則印度境外之寫本，先於境內；大乘經典之寫本，先於小乘。此西紀第四世紀以前之情狀也。自爾以後，梵本日增，輸入亦日盛，其雜見於唐道宣續高僧傳者甚多，略舉如下：

梁初，有扶南沙門曼陀羅，大齋梵本，遠來貢獻。卷一僧伽婆羅傳

菩提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夾。按此未見鋪張。卷一本傳

真諦賈經論以梁大同十二年達南海……所出經論傳記二百七十八卷……餘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

凡有二百四十夾。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所譯訖，僅數夾耳。卷一本傳

北齊天保中，鄴京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敕送天平寺翻譯。卷二那連提耶舍傳

齊僧寶暹等十人，以武平六年探經西域……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卷二智那曷多傳

隋開皇中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敕送翻經館，付彦

琰披覽，並使編敘目錄。卷二彥察傳

那提三藏，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唐永徽六年達京師。卷五玄奘傳

慈恩法師傳，記玄奘所得經典，分類列目如下：

大乘經	二三四部	大乘論	一九二部
上座部書	一五部	三彌底部書	一五部
彌沙婆部書	二二部	迦葉臂耶部書	一七部
法密部書	四二部	說一切有部書	六七部
因明論	三六部	聲論	一三部
凡五二〇夾		六五七部	

有原本的翻譯，比諸無原本的翻譯，第一有審擇之餘地，第二有覆勘之餘地。其進步之顯著，固無待言。即譯事之組織，亦與時俱進。其始不過一二胡僧隨意約一信士私相對譯。其後漸為大規模的譯場組織。此種譯場，由私人

或私團體組織者，有若東晉時廬山之般若臺，懸選所組織，僧賢爲主譯。有若陳代富春之陸元哲宅，有若陳，隋間廣州之制旨寺。其以國家之力設立者，有若姚秦時長安之道遙園，北涼時姑臧之閑豫宮，東晉時建業之道場寺，劉宋時建業之祇洹寺，荊州之辛寺，蕭梁時建業之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古雲館，扶南館，元魏時洛陽之永寧寺及汝南王宅，北齊時鄴之天平寺，隋時長安之大興善寺，洛陽之上林園，唐時長安之弘福寺，慈恩寺，玉華宮，薦福寺等，其最著也。

在此種譯場之下，每爲極複雜的分功組織。其職員略如下：

一譯主 如羅什，覺賢，真諦，菩提流支，闍那崛多，玄奘，義淨等。

二筆受 如甄承遠，法和，道合等。

三度語 如顯識論之沙門戰陀。

四證梵 如毗奈耶之居士伊舍羅。

五潤文 如玄奘譯場之薛元超，李義府等，義淨譯場之李嶠，韋嗣立等。

六證義 如婆沙論之慧嵩，道朗等。

七總勘 如梁代之寶唱，僧祐，隋代之彥琮等。

每譯一書，其程序之繁複如此，可謂極謹嚴之態度也已。

四 翻譯文體之討論

翻譯文體之問題，則直譯意譯之得失，實爲焦點。其在啓蒙時代，語義兩未嫻洽，依文轉寫而已。若此者，吾名之爲未熟的直譯。稍進，則順俗曉暢，以期弘通；而於原文是否脗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爲未熟的意譯。然初期譯本尙希，儼不擇食；凡有出品，咸受歡迎。文體得失，未成爲學界問題也。及茲業寔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於是求真之念驟熾，而尊尙直譯之論起。然而矯枉太過，詰籒爲病；復生反動，則意譯論轉昌。卒乃兩者調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體出焉。此殆凡治譯事者所例經之階級，而佛典文學之發達，亦其顯證也。

譯業起於漢末，其時譯品，大率皆未熟的直譯也。各書所評諸家譯品略如下：

安世高 世高出經，費本不詳。天竺古文，文通尙質，倉卒尋之，時有不達。（出三藏記卷十，引道安大十二門經序）

天竺音訓 訛差，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最譯之首。安公（道安）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梁高僧傳卷一安世高傳）

支婁迦讖 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某某等經，似謬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同上支謙傳）

竺佛朔 漢靈時譯道行經。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實，深得經意。（同上）

支曜康互 漢靈獻間譯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同上）

據此諸評，則初期譯家，率偏於直譯，略可推見。然其中亦自有派別。世高支謙兩大家譯本，今存藏中者不少。內有偽託

試細辨駁，則高書實比識書爲易讀。識似純粹直譯，高則已略帶意譯色彩。故梁傳又云：「高所出經，辯而不華，質而不野。讀者靡不忘倦。」道安入本欲生經序云：「斯經似安世高譯。義妙理婉，每覽其文，欲罷不能。」出三藏集記卷七竊嘗考之：世高譯業在南，其筆受者爲臨淮人嚴佛調。支謙譯業在北，其筆受者爲洛陽人孟福、張蓮等。好文好質，隱表南北氣分之殊。雖謂直譯意譯兩派，自漢代已對峙焉可耳。

支謙、法護，當三國西晉間，譯業宏富，所譯亦最調暢易讀。殆屬於未熟的意譯之一派。梁傳稱：「謙辭旨文雅，曲得聖義。」又引道安言，謂「護公所出，綱領必正，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支敏度稱「謙以季世尙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然約而義顯，可謂深入。」出三藏集記卷八引合首楞嚴經部兩公文體，可見一斑。然而文勝之弊，已與相緣。故僧叙論謙譯思益經，謂「恭明謙之字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豔。」羅什譯思益經天所問經僧叙序僧肇論舊譯維摩詰經，謂「支謙竺法護所出，理滯於文。」羅什譯維摩詰經僧肇序支敏度亦謂「支恭明、法護、叔蘭，先後所譯三本，雜摩或辭句出入，先後不同；或有無離合，多少各異；或方言訓詁，字乖趣同；或其文梵越，其理亦乖；或文義混雜，在疑似之間。」出三藏集記卷九引支敏度合維摩詰經序意譯之敝，漸爲識者所洞矣。

翻譯文體之討論，自道安始。安不通梵文，而對於舊譯諸經，能正其謬誤。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尋比文句，析疑甄解。後此羅什見之，謂所正者皆與原文合。歷代三寶記卷四彼蓋極富於理解力，而最忠實於學問。當第二期譯事初起，極力爲純粹直譯之主張。其言曰：

「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梵本難鑿者也。又羅支越，斷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若夫以詩爲煩重，以尙書爲質樸，而刪潤合今，則馬鄭所深恨者也。」摩訶鉢羅若波羅蜜抄經序，出三藏集記卷九引

「昔來出經者，多嫌梵言方質，改適今俗，此所不取。何者？傳梵爲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十四卷本般若沙序

「譯人考校者少，先人所傳，相承謂是。……或殊失旨，或粗舉意。……意常恨之。……將來學者，審欲求先聖雅言者，宜詳攬焉。諸出爲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比丘大減序，出三藏集記卷十二引

「葡萄酒被水，」「竅成混沌終」之兩喻，可謂痛切。蓋譯家之大患，莫過於麁雜主觀的理想，潛易原著之精神。陳壽謂：「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而相出入。」見宋贊寧高僧傳三集卷三，謂三國志述臨國其文如此。今本無此語，亦並無臨

况傳。蓋彼時譯家，大率漸染老莊，其說以文飾佛言。例如四十二章經此經香疑出支護手，詳中國佛敎史。非惟文體類老子，教理亦多沿襲。此類經典，攙雜我國固有之虛無思想，致佛敎變質，正所謂被水之葡萄酒也。以忠實之道安，觀

此固宜駁疾。故大聲疾呼，獨尊直譯。其所監譯之鞞婆沙，「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遊字。時改倒句，餘盡實錄。」原序

「時竺佛念筆受諸經，常疑此土好華，每存葺飾。安公深疾，窮校考定，務存典骨。許其五失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出三藏集記卷九引僧伽羅刹集經後記，作者失名。其嚴正強硬態度，視近一二年來時賢之鼓吹直譯者，蓋有過之無不及矣。

安公論譯梵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者：(一)謂句法倒裝。(二)謂好用文言。(三)謂刪去反覆詠歎

之語。(四)謂去一段落中解釋之語。(五)謂刪去後段覆牒前段之語。三不易者：(一)謂既須求真，又須喻俗。(二)謂佛智懸隔，契合實難。(三)謂去古久遠，無從詢證。見大品般若經序。以原文繁重不具引，僅撮其大意如上。後世談譯學者，咸徵引焉。要之翻譯文學程式，成爲學界一問題，自安公始也。

鳩摩羅什者，譯界第一流宗匠也。彼爲印度人，深通梵語，兼嫻漢言。其所主張，與道安稍異。彼嘗與僧叡論西方辭體，謂：

「天竺國俗甚重文製……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
梁高僧傳卷二本傳

推什公本意，殆持「翻譯不可能」之論。但既不獲已而乞靈譯事，則比較的偏重意譯。其譯法華，則「曲從方言，趣不乖本。」國譯經法雜錄要序其譯智度，則「梵文委曲，師以秦人好簡，裁而略之。」僧叡法華論序其譯中論，則「乖闕繁重者，皆裁而釋之。」僧叡中論序其釋百論，則「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不野，簡而必詣。」僧肇百論序據此可見什公所譯，對於原本，或增或削，務在達旨。與道安所謂「盡從實錄，不令有損言遊字」者，殊科矣。吾以爲安之與什，易地皆然。安惟不通梵文，故兢兢於失實，什既華梵兩曉，則游刃有餘地也。什譯雖多剪裁，還極矜慎。其重譯維摩「道俗虔虔，一言三復。陶冶精求，務存聖意。文約而詣，旨婉而彰。」僧肇維摩經序其譯大品般若：「手執梵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與諸宿舊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

譯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者，卽而書之。故異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僧叡大品經序》由此觀之，則什公意譯諸品，其慘淡經營之苦，可想見耳。

贊寧云：「童壽，卽羅什譯法華，可謂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語趣。」《宋高僧傳》卷三「天然語趣」四字，洵乃精評。羅什諸經論出，然後我國之翻譯文學，完全成立。蓋有外來「語趣」輸入，則文學內容爲之擴大，而其素質乃起一大變化也。絕對主張直譯之道安，其所監譯之增壹阿含、鞞婆沙、三法度諸書，雖備極矜慎，而千年來鮮人過問。而什譯之大品、法華、維摩，以及四論、中百、十二門、大智度，不特爲我思想界開一新天地，卽文學界之影響亦至鉅焉。文之不可以已如是也。

道安大弟子慧遠，與羅什並時，盡讀其新譯，故其持論，漸趨折衷。其言曰：「譬大羹不和，雖味非珍；神珠內映，雖寶非用。『信言不美』，有自來矣。」此言直譯之缺點。若遂令正典隱於榮華，玄樸虧於小成，則百家詭辯，九流爭川，方將爾淪長夜，不亦悲乎？此言意譯之缺點……則知依方設訓，文質殊體。以文應質，則疑者衆；以質應文，則恍者寡。」法僧論抄序 此全屬調和論調，亦兩派對抗後時代之要求也。

此後關於此問題之討論，莫詳於隋代之彥琮、唐僧傳。卷二本傳 稱其「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要略曰：「若令梵師獨斷，其微言罕革；華人參制，則餘辭必混。意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此旨要趨重直譯也。又言「譯才須有『八備』：（一）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二）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三）答曉三藏，義

貫兩乘，不苦闡滯。(四)旁涉墳典，工綴典詞，不過魯拙。(五)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六)耽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銜。(七)要識梵言，方闡正學，不墜彼學。(八)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一)(五)(六)之三事，特注重翻譯家人格之修養，可謂深探本原，餘則常談耳。然琮之結論，乃在廢譯。意欲人人學梵，不假傳言。故云：「直發梵響，何待譯言？本尚虧圓，譯豈純實？」更極言學梵文之必要。云：「研若有功，解便無滯，匹於此域，固不爲難。難尙須求，況其易也？……向使……縱去俗衣，尋教梵字……則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據此，則彥琮實主張「翻譯無益論」之人也。以吾觀之，梵文普及，確爲佛教界一重要問題。當時世鮮注意，實所不解。但學梵譯漢，交相爲用，謂譯可廢，殊非自利利他之通軌也。

道宣之傳玄奘也，曰：「自前代以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唐高僧傳卷五本傳蓋前代譯師，無論若何通洽，終是東渡以還，始學華語，辭義扞格，云何能免。口度筆受，終分兩橛。例如羅什，號稱「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深密經傳卷二本傳然據筆受大智度論之僧叙，則謂：「法師於秦語大格……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進欲停筆爭是，則校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手穿鑿之譏。」出三藏集記卷十一引大智度論序則扞格情形，可以想見。幸而肇敏諸賢，既精教理，復擅文辭。故相得益彰，庶無大過耳。又如真諦晚年，始得與法泰對翻譯大乘，俱舍兩論，諦歎曰：「吾早值子無恨矣。」唐高僧傳卷一法泰傳是知前代任何名匠，總須與筆受者啻駟相依。故原本所含義譯，

少亦須假途於兩人以上之心理，始得現於譯本。夫待譯乃通，已爲間接，此則間接之中又間接焉。其間所失，宜幾何者？故必如玄奘，義淨，能以一身兼筆舌之兩役者，始足以語於譯事矣。若玄奘者，則意譯直譯，圓滿調和，斯道之極軌也。

五 譯學進步之影

欲察譯學之進步，莫如將同本異譯之書爲比較的研究。吾今選出一書爲標準，卽大般若經之第四分，前代通稱小品般若者是也。此書前後所譯凡九本，五存四佚。今將現存五本以（甲）（乙）（丙）（丁）（戊）符號表其名如下：

（甲）道行般若經 後漢支婁迦讖譯

（乙）大明度無極經 吳支謙譯

（丙）摩訶般若鈔經 苻秦曇摩婢譯

（丁）小品般若經 姚秦鳩摩羅什譯

（戊）大般若經第四分 唐玄奘譯

右五本出現之時期，自漢至唐，相去八百餘年，其譯人皆各時代之代表人物。（甲）本之支婁迦讖，與安世高齊

名，稱譯界開創二傑。(乙)本之支謙，則「意譯派」第一宗匠也。(丙)本曇摩婢口譯，竺佛念筆敍，然實成於道安指導之下。(丁)本之鳩摩羅什，(戊)本之玄奘，則前後兩譯聖，稍治斯學者所能共知矣。吾昔曾將此經第一品，分五格鈔錄，比對其異同。不惟可以察文體之嬗易，即思想之變遷，亦歷歷可尋；實一種極有趣之研究也。惜不得梵文原本，與通梵者商榷其得失耳。今摘錄數段供參考：

書中發端，記佛命須菩提為諸菩薩演說般若波羅蜜。時舍利弗竊念：「須菩提是否能以自力演說，抑承佛威神力？」須菩提知其意而語之，其語五本異譯如下：

(甲本)	(乙本)	(丙本)	(丁本)	(戊本)
<p>啟佛弟子所說法所成法，皆持佛威神。 何以故？佛所說法，法中所学，皆有法。法中終不共教，展轉相成。法中終不共證。</p>	<p>啟佛弟子所作，皆乘如來大士之作。所以者何？從佛說法，故有法學。賢者子賢者女，得法意以為證。其為證者，所說所壽所言，一切如法無謬。所以者何？如來說法，為斯樂者族姓子傳相教，無所謬。</p>	<p>啟佛弟子所說法所成法，皆承佛威神。 何以故？佛所說法，法中所学，皆有證以知，俱能有所成，展轉能相成教。</p>	<p>佛諸弟子，敢有所說，皆是佛力。所以者何？佛所說法，於中學者，能證諸法相。證已有所言說，皆與法相不相違背。以法用力故。</p>	<p>世尊弟子敢有宣說顯了開示，皆承如來威神之力量。何以故？舍利子！佛先為他宣說顯了開示法要，彼依佛教，精勤修學，乃至證得諸法實性；後轉為他有所宣說顯了開示。若與法性能不相違，皆是如來威神加被，亦是法性等流。</p>

何以故？時而說法莫不喜樂者，自恣著男子善女人而學。

其間小節可注意者，如甲（乙）（丙）本，皆將「敢」字放在句首，當是純襲印度語法，丁（戊）本便不爾。如「善男子善女人，」（乙）本作「賢者子賢者女，」乍視覺極刺眼。如「如來」（丙）本譯音作「怛薩阿竭，」此字在後來譯本中，已成彊語。然此皆無關宏旨，可勿深辯。以全段文意論：吾輩讀（甲）（丙）本，幾全不解；讀（乙）本似略解；讀（丁）（戊）本則全解。蓋（甲）（丙）皆屬初期之直譯派；而其主譯者皆外人，不嫻漢語。（乙）本屬初期之意譯派；（丁）本屬後期之意譯派；其主譯者雖皆外人，而略嫻漢語。（戊）本則中國人主譯，後期之「意直調和」派也。其尤當注意者，五本中皆有「證」字，吾輩讀後兩本，知其為「證悟」之「證」；然讀前三本，則幾疑為「證據」之「證」。「兩義相去，何霄霄壤？」又（丁）本言「諸法相，」（戊）本言「諸法實性，」自是此段中主要之語。然（甲）（丙）兩本皆不見此字，知是對譯者傳譯不出，因而沒卻；此初期直譯之弊也。（乙）本作「法意，」雖未闕漏，然籠統含混矣；此初期意譯之弊也。（丁）（戊）兩本，皆能譯矣，然用字精確之程度則又有別。「法相」就現象言，「法性」就本體言。兩者雖非一非異，然般若屬龍樹派思想，應云「法性」；若言「法相，」則與無著派思想混矣。故（戊）本所譯，自優於（丁）本也。又（丁）（戊）兩本，意義皆瞭然；（丁）本字數，遠簡於（戊）本。（丁）本意譯之模範；（戊）本直譯之模範也。

（甲本）

（乙本）

（丙本）

（丁本）

（戊本）

菩薩當念作是學入中心

又菩薩大士行明度無極，

須菩提白佛：菩薩摩訶薩

復次，世尊：菩薩行般若波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修

不當念是菩薩。

當受學此如學此者不當念我是道意。

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學其心不當念我是菩薩。

羅蜜時應如是學不念是菩薩心。

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學謂不執著大菩提心。

可以故有心無心。

所以者何是意非意淨意光明。

何以故心無心心者淨。

所以者何是心非心心相本淨故。

所以者何心非心性本性淨故。

舍利弗謂須菩提云何有心無心。

賢子慈童子曰云何有是意而意非意。

舍利弗謂須菩提云何有心無心。

舍利弗言何法為非心心為心非心性。

舍利子問善現言何等名為心非心性。

須菩提言如是亦不有心亦不無無心。

善樂曰謂其無為無雜念也。

須菩提言從對雖有心心無心如是心亦不知者亦無造者以是亦不有心亦不有無心。

須菩提言不壞不分別。

善現答言若無變壞亦無分別是則名為心非心性。

此段問答大可見譯筆工拙及譯意顯晦之差。須菩提語(戊)本「謂不執著大菩提心」一句(甲)(丙)(丁)三本大同小異皆云「不念是菩薩」此直譯而不達意也。(乙)本改為「不當念我是道意」意譯的色彩頗重然

益難解矣。(戊)本云「心非心性本性淨故」又云「若無變壞亦無分別是則名為心非心性」其意蓋謂吾人常識所謂心者皆指有變壞有分別者也般若之心無變壞無分別是心而非心也此「心而非心之性」其本性清淨如此剖讀語意甚瑩。(丁)本所譯亦庶幾矣但以心性為心相耳前三本則缺點甚多。(甲)本殆筆迹者完全不解以影響語擔塞。(乙)本驟讀似甚曉暢實則純以老莊學說誣佛說此意譯家之大病也。(丙)本純粹直譯其一從對雖

有心」一語，他本皆不譯。竊疑此語甚要，蓋指吾人常識有對待之心也。但其以「無壹者」翻「無變壞」以「無知者」翻「無分別」則拙晦極矣。

(甲本)	(乙本)	(丙本)	(丁本)	(戊本)
<p>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色不當於中住痛癢思想生死，識不當於中住。</p> <p>何以故？住色中爲行色；住痛癢思想生死，識中爲行識。設住其中者，爲不隨般若波羅蜜教。</p>	<p>菩薩修行明度無極，不以色住；於痛，想行，不以識住。</p> <p>所以者何？若止於色，爲造色行；止痛，想行，爲造識；非爲應受。</p>	<p>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色中不當住痛癢思想生死，識不當於中住。</p> <p>想色住，爲行生死識；想痛思想，生死，識住，爲行生死識。設住其中，不隨般若波羅蜜教。</p>	<p>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應色中住；不應受，想行，識中住。</p> <p>何以故？若住色中，爲作色行；若住受，想行，識中，爲作識行。若行作法，則不能受般若波羅蜜。</p>	<p>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蜜多時，不應住色，亦不應住受，想行，識。</p> <p>所以者何？若住於色，便作色行，非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住受，想行，識，便作受，想行，識行，非行般若波羅蜜多。</p>
<p>何以故？行識故，是爲不行般若波羅蜜。不行者，菩薩不得「薩婆若」。</p>	<p>明度無極，不以造行爲應受。受此，其不具足明度無極，終不得「一切知」。</p>	<p>不爲應「薩婆若」。</p>	<p>不能習般若波羅蜜，不具足般若波羅蜜，則不能成就「薩婆若」。</p>	<p>所以者何？非作行者，能攝般若波羅蜜多。不攝般若波羅蜜多，則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修習……不能圓滿……則不能得「一切智智」不能攝所攝有情。</p>

讀此段，最令吾輩注目者，則術語釐定之不易也。即如佛典中最重要之五蘊所謂色，受，想，行，識者，實幾經變遷，乃定為今名。

梵名	今義	(甲)(丙)本	(乙)本	(丁)(戊)本
Rupa	物態	色	色	色
Vedana	感覺	痛癢	痛	受
Sanna	記憶	思想	想	想
Sankhara	意志	生死	行	行
Vinnana	認識	識	識	識

舊於此五名，或譯以一字，或譯以兩字，既已參差不類，且痛癢生死等名，亦不包舉，且易滋誤混。支謙全易以一字譯，大體甚善矣，然省「痛癢」稱「痛」，「愈益難解。羅什以後，受想行識，斯為定名。區區三字，積數百年之進化；其慘淡經營可想也。又如 Prajna-paramita (甲)本譯音為「般若波羅蜜」而偏重意譯之(乙)本，則以「明」譯「般若」，以「度無極」譯「波羅蜜」，因名「明度無極」，而(丙)(丁)(戊)三本皆譯音不譯意。又如 Sarvajna (甲)本譯音作「薩芸若」，(丙)(乙)本從之；(乙)本譯義作「一切智」，(戊)本從之，而加一字為「一切智智」。此皆關於術語之應比較研究者。至於意義暢達之程度，則試以(戊)本作標準，持以對核前四本，其遞次進步之跡

甚明

(甲本)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一切字法不受。是故三昧無有邊無有正。
(乙本)	是名曰「菩薩大士諸法無受之定。」邊曠趣大而無有量。
(丙本)	是菩薩爲行般若波羅蜜，復不受三昧字，廣大所入。
(丁本)	是名「菩薩諸法無受三昧。」廣大無量無定。
(戊本)	是名「菩薩於一切法無攝受定。」廣大無對無量決定。

就此一句論，(乙)本之意譯，可謂極適極妙，雖(丁)(戊)本亦不能出其右，而(甲)(丙)兩本之直譯，真使人墮五里霧中也。

然直譯而失者，極其量不過晦澀詰籍，人不能讀，枉費譯者精力而已，猶不至於誤人。意譯而失者，則以譯者之思想，橫指爲著者之思想，而又以文從字順故，易引讀者入於迷途。是對於著者讀者兩皆不忠，可謂譯界之盜賊也。試更就前經刺舉數段爲例：

(戊本)(玄奘譯)

(一)諸色離色自性受，想，行，識，隨受，想，行，識，自性……能相亦離所相，所相亦離能相……

(二)分明執著故，於「如實道」不知不見，不信諦法，不覺實際。

(乙本)(支謙譯)

(一)其於色也，休色自然，於痛想，行，休識自然……於智休止，智之自然者休矣；想休止，相之自然者休矣。

(二)以專著故，而不知此無所用聰明之法。

右第一段依奘譯，論心理作用，本極複雜，依謙譯，則「自然」兩字盡之矣。第(二)段依奘譯，謂以平等智觀察諸法實相，依謙譯，則灰身滅智而已。此與前文所舉奘譯之「無變壞無分別」，謙譯作「無爲無雜念」，正同一例。

此皆襲用老莊語，欲人易入，而不知已大失原意。正道安所謂「葡萄酒之被水」者也。贊寧云：「房融潤文於楞嚴，宜當此誚。」宋高僧傳卷三：「須知前代佛典，其愈易讀者愈蹈此病。彼人人愛讀之楞嚴，識者已譏之矣。」寧又云：「楞書勿如無書，與其典也寧俗。」同上。此二語真譯界永世之藥石，鼓舌操觚者所宜日三復也。

六 翻譯文學之影響於一般文學

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納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強，此定理也。我民族對於外來文化之容納性，惟佛學輸入時代最能發揮。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變化，即文學界亦然。其顯績可得而言也。

(第一) 國語實質之擴大

初期譯家，除固有名詞對音轉譯外，其抽象語多襲舊名，吾命之曰「支謙流」之用字法。蓋對於所謂術語者，未甚經意，此在啓蒙草創時，固應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則覺舊語與新義，斷不能適相脗合，而襲用之必不免於籠統失真。於是共努力從事於新語之創造。如前所述道安，彥琮之論譯例，乃至明則撰翻經儀式，玄奘立「五種不翻」，贊寧舉「新意六例」，其所討論，則關於正名者什而八九。或綴華語而別賦新義，如「真如」「無明」「法界」「衆生」「因緣」「果報」等；或存梵音而變爲熟語，如「涅槃」「般若」「瑜伽」「禪那」「剎那」「由旬」等。其見於一切經音義，翻譯名義集者，既各以千計。近日本人所編佛教大辭典，所收乃至三萬五千餘語。

此諸語者非他，實漢晉迄唐八百年間諸師所創造，加入吾國語系統中而變爲新成分者也。夫語也者所以表觀念也；增加三萬五千語，即增加三萬五千個觀念也。由此觀之，則自譯業勃興後，我國語實質之擴大，其程度爲何如者？譯家正名之結果，更能令觀念增其正確之程度。嘗讀符秦譯之阿毗曇八禪度論，其第一篇第三章題爲人跋渠，第二篇第三章亦題人跋渠，及唐玄奘重譯此書名爲發智論，其第一篇之人跋渠，則改題爲補特迦羅納息；第二篇之人跋渠，則改題爲有情納息。「跋渠」「納息」皆譯音，即他經所譯「品」字之義。考第一篇原文爲 *Pudgara Varga*，第二篇原文爲 *Qatva Varga*，據玄應音義卷二十二釋「補特迦羅」云：「梵本補，(Pu)此云數，特伽，(da)，此云取羅，(e)此云趣。數取趣，謂數數往來諸趣也。」此殆近於所謂靈魂者，而其物並非「人類」所專有。唯識流記卷一釋「有情」云：「梵言薩埵，(Sattva)有情識故，能愛生故。」此殆指凡含生之類而言，故舊本亦譯爲「衆生」。然則此兩字皆不能以舊語之「人」字函之明矣。而初期譯家，口筆分功，不能相喻。聞梵師所說，義與「人」近，則兩皆以「人」譯之。讀者爲舊來「人」字觀念所囚，則於本意絕不能了解。且彼中兩語，我譯以同一之詞，則兩觀念之區分，無由辯晰。逮新譯出，斯弊乃蓋。蓋我國自漢以後，學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創作，雖值一新觀念發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觀念遂淹沒於囿圈變質之中。一切學術，俱帶灰色，職此之由。佛學既昌，新語雜陳，學者對於梵義，不肯囿圈放過，搜尋語源，力求真是，其勢不得不出於大膽的創造。創造之途既開，則益爲分析的進化。此國語內容所以日趨於擴大也。

(第二) 語法及文體之變化

吾輩讀佛典，無論何人，初展卷必生一異感；覺其文體與他書迥然殊異。其最顯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謙流之譯本(二)既不用駢文家之綺詞麗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繩墨格調。(三)倒裝句法極多。(四)提挈句法極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釋語。(六)多覆牒前文語。(七)有聯綴十餘字乃至數十字而成之名詞。——一名詞中，含形容格的名詞無數。(八)同格的語句，鋪排鉅列，動至數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詩歌交錯。(十)其詩歌之譯本，為無韻的。凡此皆文章構造形式上，畫然關一新國土。質言之，則外來語調之色彩甚濃厚，若與吾輩本來之「文學眼」不相習；而尋翫稍進，自感一種調和之美。此種文體之確立，則羅什與其門下諸彥實尸其功。若專從文學方面校量，則後此譯家，亦竟未有能過什門者也。

尤有一事當注意者，則組織的解剖的文體之出現也。稍治佛典者，當知科判之學，為唐宋後佛學家所極重視。其著名之諸大經論，恆經數家或十數家之科判；分章分節分段，備極精密。隨安言諸經皆分三部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此為音科判者之始。以後日趨細密。推原斯學何以發達，良由諸經論本身，本為科學組織的著述。我國學者，亦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之，故條理愈剖而愈精。此種著述法，其影響於學界之他方面者亦不少。夫隋唐義疏之學，在經學界中有特別價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種學問，實與佛典疏鈔之學同時發生。吾固不敢遙指此為翻譯文學之產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響，則可斷言也。而此為著述進化一顯著之階段，則又可斷言也。

自禪宗語錄興，宋儒效焉，實爲中國文學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謂爲翻譯文學之直接產物也。蓋釋尊只有說法，並無著書。其說法又皆用「蘇漫多」。弟子後學汲其流，則皆以喻俗之辯才爲尙。入我國後，翻譯經典，雖力謝彫飾，然猶未敢逕廢雅言。禪宗之教，既以大刀闊斧，抉破塵網；卽其現於文字者，亦以極大膽的態度，掉臂游行。故純粹的「語體文」完全成立；然其動機實導自翻譯。試讀什譯維摩詰等編，最足參此間消息也。

(第三) 文學的情趣之發展

吾爲說於此。曰：「我國近代之純文學——若小說，若歌曲，皆與佛典之翻譯文學有密切關係。」聞者必以爲誕；雖然，吾蓋確信之。吾徵諸印度文學進展之跡而有以明其然也。夫我國佛教，自羅什以後，幾爲大乘派所獨占，此蓋人所能知矣。須知大乘在印度本爲晚出；其所以能盛行者，固由其教義順應時勢以開拓，而借助於文學之力者亦甚多。大乘首創，共推馬鳴。讀什譯馬鳴菩薩傳，則知彼實一大文學家大音樂家；其弘法事業，恆借此爲利器。試細檢藏中馬鳴著述，其佛本行讚，實一首三萬餘言之長歌。今譯本雖不用韻，然吾輩讀之，猶覺其與孔雀東南飛等古樂府相彷彿。其大乘莊嚴論，則直是「儒林外史」之一部小說；其原料皆採自四阿含，而經彼點綴之後，能令讀者肉飛神動。拙著佛典解題於此二書別有考證批評。馬鳴以後成立之大乘經典，盡汲其流；皆以極壯闊之文瀾，演極微妙之教理。若華嚴，涅槃，般若等，其尤著也。此一段，吾知必爲時流談佛者所大駭怪；但吾並不主張「大乘非佛說」，不過承認大乘經典晚出耳。其詳見拙著中國佛教史。此等富於文學性的經典，復經譯家宗匠以極優美之國語爲之逐寫。社會上人人嗜讀；卽不

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於其詞績。故想像力不期而增進，詮寫法不期而革新，其影響乃直接表見於一般文藝。我國自搜神記以下一派之小說，不能謂與大莊嚴經論一類之書無因緣。而近代一二鉅製水滸，紅樓之流，其結體運筆，受華嚴涅槃之影響者實甚多。即宋元明以降，雜劇傳奇彈詞等長篇歌曲，亦間接汲佛本行讚等書之流焉。吾知聞吾說者必大訶斥，謂子所舉各書，其中並不合佛教教理，其著者或且於佛典並未寓目；如子所言，毋乃附會太甚。此等訶辭，吾固承認也。雖然，吾所篤信佛說「共業所成」之一大原理，謂凡人類能有所造作者，於其自業力之外，尤必有共業力爲之因緣。所謂共業力者，則某時代某部分之人共同所造業，積聚遺傳於後；而他時代之承襲此公共遺產者，各憑其天才所獨到，而有所創造。其所創造者，表面上或與前業無關係，即其本人亦或不自知；然以史家慧眼燭之，其淵源歷歷可溯也。吾以爲近代文學與大乘經典，實有如是之微妙關係；深達文心者，當不河漢吾言。

吾對此問題，所欲論者猶多未盡；爲篇幅及時日所限，姑止於此。讀斯篇者，當已能略察翻譯事業與一國文化關係之重大。今第二度之翻譯時期至矣。從事於此者，宜思如何乃無愧古人也。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 蔣方震——改造第三卷第十一號

翻譯事業，於文化運動中，占一部分重要之位置，殆無疑義。比年以來，對於此事業之本身，漸有發表其研究態度者，如本年小說月報中諸作，此爲一種自覺心之表示。蓋一年來——沈淑之文化運動中——唯一好現象也。

雖然，吾今者乃不願以一己之經驗或意見，與當世士夫相討論，若以直譯當如是如是，意譯當如彼如彼；吾惟舉前人所已成之事實，已得之經驗，一一覆校之，而於其中，以綜合之眼光，抽出其重大教訓，以爲吾人之參考刺激模範。蓋吾以爲（一）今日爲解放時代，各人當各本其良心與能力，各自行其所爲是。（二）明明有事例可證，有多數共同之經驗可尋，更不必以玄想之態度，單獨之經驗，爲無謂之爭論。

西洋翻譯事業各時代亦各有其人物與特色，願吾獨舉文藝復興時代之一小部言之者，蓋不僅以翻譯事業以此時代爲最盛，尙有特別二事，與中國現代有共鳴之致，可以使吾人發生絕大之興趣，且可得重要之教訓是也。

（一）當時之翻譯事業含有主義運動之色彩。翻譯本爲一種手段，若僅爲吾人傳遞而已，則至於文字之正確精審已達最高點。社會上既無特別反響，而此事業之本身，亦決不會發展。惟其爲主義運動也，則爲有目的之手段，能於乾燥之事實上，加以一種活氣；枯窘之文字中，與以一種精神。自古翻譯事業之成功，未有不因其動機至強且烈，而能有濟者也。譬若渡江欲至金陵，志固不在江也。達之則生不達則死，夫然後擊楫中流，凡百困難，乃一掃以俱去。當時人文派既視古典爲人生最後最高之目的，故其讀古書也，能身入古人之環境，與之俱化。而同時對於教會之壟斷事業，竭力反抗，以人生平等之精神，行智識普遍之事業。翻譯事業之兩項先決條件，深入顯出，自然包含於

其自行創造之環境與生活之中，此則勢不能爲不負責任之遞傳者，而爲一種有主義之提倡者，理固然也。由此例以推今日之中國，則可知前次翻譯，別無一種主義以爲之骨。而現在已漸入於主義運動時代，則不僅此事業之發達可以預言，而將來如何如何之翻譯，必成功，如何如何之翻譯必失敗，亦可以瞭若觀火矣。

(二)當時之翻譯事業與國語運動互相爲表裏。自教權之衰而各民族自覺之情操日以著。國語運動者，此情操發展第一之蕊也。當時若英若德若法無不有此類運動，吾人於此乃有最感興味之二點：(一)唯翻譯事業卽爲國語運動也。故其態度之表面似爲模倣，而其內在之真精神則爲創造。故當時翻譯不僅傳述主義，而技術上亦放一種異彩。(二)則國語運動卽藉翻譯事業而成功也。當時俗語本極貧弱，宮廷語又失之纖巧與彫琢；自翻譯事業之盛，而國語之內容乃豐富乃正確，其文體乃自然乃流利，而所謂文學的國語者乃根本成立。由此例以推中國，則可知今日之國語運動與翻譯事業成連雞之勢，其事蓋非偶然。而創造之精神，殆將藉傳述之形式以益著，其偉大與光榮之未來，誠有令吾人躍然奮起者矣。

語學不精，藏書又少，欲於故紙堆中搜尋材料，頗不易易。乃以德法二國之文學史爲宗，舉其最顯著之兩事業以爲例。非所以考古，乃欲藉古以證今也。

路德，宗教家也；然無論何種德國文學史上皆爲此宗教家別立一章目。何以故？以其曾經翻譯聖經故。哈納有言：「談德國新文學者當自路德始。」此卽其批評其譯本聖經之語也。路德之於德語，德人比以但丁之於伊語，莎士比亞爾舍之於英語而尤過之。蓋以翻譯事業而完成創造國語之責任者，世界文學史上路德一人而已。

路德既與伏姆之宗教會議歸而入瓦得堡，(Wartburg) 乃著手翻譯聖經，先譯新約，於千五百二十二年九月出版；繼乃續譯舊約，於千五百三十二年始完成全書，於三十四年出版於威得堡，此後時復訂正，再版及十次以上。

聖經之德譯不自路德始，亦不自路德終而路德之譯本乃獨爲空前絕後之作者，何也？吾今爲便利計，分數點觀察之：

(甲) 路德自身之人格與原書精神上之關係。路德有言：「天下最易了解而無俟乎說明者，莫如聖經。」茲言也，表面上似反駁當時教會之曲解聖經者，其實路德言此乃另有一種直覺意味。彼自二十歲始獲見全部聖經於大學院，後乃求之於希伯來，求之於希臘各原本；彼一生之生活，心目中固無時不在聖經也。其早年經極度之煩悶，而一旦入於靈感之悟，其對於聖經已有一種忘我即靈情移入之境。天下惟入之深者，乃出之顯，談玄理而倍屈教者，必其玄之度有未至也。故「最易了解」一語，殆足以表示路德直覺中「我卽聖經」之一種氣概，故其言曰：「翻譯非盡人所能，必其敬虔真實勤勉恭謙，有學問而富於經驗，且爲真正之基督教徒者始克從事。」此則彼自

述其地位與人格，迨與後世以翻譯者至高之模範也。

(乙)路德之主義與其翻譯之關係。吾敢謂路德翻譯聖經非其事業，乃其生命，非其事業之一部，乃其生命之全體。是何也？蓋宗教改革之精神，乃在使人人直接於上帝，而不受教皇教會之虛偽的間接介紹。其攻擊教會不過為達其平等直接之一種手段，係一種破壞事業，而非積極建設事業也。以言建設，則必使人人得直接以聞上帝之音。當時聖經悉為教會所壟斷，教皇之愚民作用也，其播諸民間者，不過斷章短簡，且印刷未興，傳抄不易。自非學者，能通拉丁希臘文字而入教會所掌之大學者，并聖經之面而不可得見，遑論意義。若是乎，則此種宏通教旨之翻譯，乃正為新教建設之唯一生命。路德之譯書，即路德之創教也。嗟夫！天下焉有視一種事業為其生命之源泉而猶不成功者哉！

(丙)選材之慎，用力之勤，態度之謙。就原本言，聖經以拉丁文為普通，即教會所認定本也。而路德於新約則求之希臘，於舊約則求之希伯來，彼以為拉丁之譯本已與原書相差，且拉丁文體不適於德語，故舊德譯本之自拉丁者語意粗雜，不獨不足以引德人之心，且義多有未明者。故路德乃求之真正之本，而費力尤多。其於獲得真義之誠既如此，就使用之德語言，則彼於方言淆亂之中，擇其比較通行之索遜官話為本，而更取材於民間，使其內容益豐富，方式益自由，遂以成國語。彼其言曰：「我想說德國話，並不想說拉丁希臘話。」又曰：「我不用我自身特別之方言，我用國內一切人無不了解的公共德國話。」又曰：「你們不當從拉丁文中尋出德國話來，問這個字怎樣說

法；你們應當從家庭裏的老媽，街道上的小孩，市場裏的平民裏去學德國話。」

至於用力之勤，態度之謙，則彼又自言：「我努力想用純潔明瞭的德語，但有時要想得一語，常常要費到十四日乃至三週四週的時間，有時還仍舊找不到適當的譯法。」又曰：「硬叫希伯來人說德國話，真是不容易的事。教他們（指語）棄了本國的習慣來學粗暴的德國話，他們很不願意，好像要對於他們謀反一般。還好像一隻鴛，教他棄其從前的美音，來學杜鵑的唱。」又說：「約伯同他不肯聽從他的朋友一樣，也不肯聽從我的翻譯。」又曰：「我很自幸，假如我不從事於翻譯，或者我就自認爲學者，至於死而不悟。」又曰：「我死之後，校長，教師，書記或將各人各自翻譯其聖經，而我之譯本，我之著作，注譯，或將不用；人世間事固日進不已，而唯新之是適也。」

（丁）天才之原動。以本國極顯出之文，譯外國極深入之理，自非天才固不易及。其最著者，如舊約中之韻文，路德以輕清之散文譯之，而仍不失其詩味是也。瞿提有言：「後人雖有試以韻語譯之者，然詩味則仍以路德散文爲最美。」此誠天才之不可及矣。雖然，彼有其原動也，原動唯何？曰：情熱是已。路德自言：「吾最善之文，未有不出於憤激者，當我欲爲詩欲書欲說教，必於我憤激之時，然後我之血乃活動，吾之智乃銳入，而一切障害悉去。」蓋惟其情厚，故其詞舉言也者，情之動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也。得已而己，故其詞支，其意晦。路德不然，其勢如緊張之脈搏，其義直貫中心，其詞不支蔓，不晦澀，故老婦能解。其眼光注於活動之一般人民，筆鋒有情感，則其挾羣衆以趨，爲詩爲文，其理一也。

德國之國語，以路德之譯書而告成功。然吾人當知路德所據之基礎有較吾人今日爲困難十倍者。亞格利各喇 (Agricola) 述當時情形有言：「吾德人蓋絕對未嘗注意於其語言，德語蓋幾廢矣。真能爲德語者，寥寥若晨星。」而關於德語之聖典文類及本國語之聖典傳播，加耳四世既於千三百六十九年特頒禁令，而政治界宗教界常反覆申明，懸爲厲禁，如梅因之僧正於千四百八十六年定印刷翻譯聖經以破門之罪是也。以視吾國今日，既擁有龐大之既往，而國語且經官廳承認者，何可同日語也。嗚呼！豈非可慚者哉！

路德翻譯之精神，蓋非導德人以入古典希伯來；乃使古時之希伯來人變爲時代之德人。其事業之影響，能使國民情操漸趨一致，後人以爲日耳曼民族統一事業，路德其首功云。可謂民到於今受其賜也，嗚呼！偉矣！

三 法國安岳 (Amyot) 之柏呂大克 (Pitaeque) 翻譯事業

十七八世紀法國乃執全歐文化之牛耳，其源何自乎？曰：自文藝復興。夫文藝復興始於伊，不始於法。顧十六世紀伊開其花，而十七八世紀法獨收其實者，何也？說者曰：伊之人文派重模仿，復古也，而忘其千餘年自身之歷史，故其著述今人幾不能舉其名，留諸口頰者，僅僅一二著者之人名已耳。法國人文派重翻譯，翻譯者，融化也，爲我有也，創造也。故其譯述迄今猶有奉爲圭臬者，而勢力之影響於國民者益深且大。故論當代之翻譯事業者，必首法國。

吾嘗謂法國王政之發達與古典文學之成功，二者殆有若兄弟焉。互爲提攜而同出於一母。其母惟何？則國民

之自覺情操是已。法以北性而受南化，故以其鄉土觀念之強而被之以南方世界思想之衣，調和融會而近代之所謂「愛國」二字之意義出焉。故法國之人文派，一方雖全身傾倒於希臘古哲之前，而一縷自覺之靈，乃隨其傾倒之致而同時發展。倚賴其表面，獨立其精神也。而獨立之與會因倚賴而益濃。此種心理過程蓋有非俗眼所能皮相者矣。此種獨立情操蓋為翻譯事業盛大之主因。故當十四世紀之末卽有以俗語 *Vulgare* 譯拉丁文者，其後兩世紀之間，名著之出版者繼續不斷……然讀當時之翻譯必首舉安岳，蓋不僅譯事以安岳集大成，抑其書與國民精神教育上及國語之成立上有至大之關係故也。

(甲) 柏呂大克之原書與法國國民性之關係。柏呂大克之著作，不直接表示其關於政治宗教精神上之意見，而以旁觀者之態度觀察描寫敘述人類之真性情，其爲文不拘形式，而善用烘托對稱之筆。其敘偉人之事跡不於其大事而於其小節，而各種個性乃躍然紙上。彼於其英雄傳之首篇卽曰：「余非作歷史，余乃作傳記。何則？人之善惡良否與其觀之於其卓越之功業，無寧觀之於其些小之行動，簡短之發言，忘情之諧謔；更足以見其真性格也。名工畫像於眼旁之皺紋則用其全力，而於其全身體段則不過得其大略而已。余之志亦猶是也。」彼能形容個性，而同時能使讀者激發其名譽心與毅力。彼於亞力山大傳中，特記其致亞力斯多德一書曰：「如足下以口授鄙人之哲學而公諸天下，則鄙人此後將何以自勝於人？余與其以土地之廣，權勢之尊與人競，無寧欲以優越玄妙之學術勝人。」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亞力山大王，而乃斤斤與老儒生爭一篇之哲學講義，則可見英雄之遐想自有

其遠者，高者，深者，乃於其一生功業上另加一種異彩者也。此種敘述態度與精神，蓋於法國國民性與時代潮流有吻合者。蓋法人於理性特具一種明晰之致，故觀察事物易立於旁觀態度。自然派文學極盛於法亦以此故。而當時道德派之議論漸占勢力，蒙旦中庸之說發自道德心理方面者，實爲古典文學之先河，而其原則摛自柏氏也。蒙旦常評安岳之譯本曰：「苟無此書，拔吾儕於泥污之中，則吾儕其休矣。」讀其英雄傳之記載，能知於各異之時代各異之性格中，另有一種甚深不可動之內在根柢。蒙旦因之，乃因其「我中有人」之義，而發揮其個人主義，而成一種「美的豐富的真實之描寫」文字，蓋最足代表當時之趣味也。柏氏之書之影響，今僅舉簡單之事實可以知之。蓋法國名人之可以轟動世界者，若盧騷若羅蘭夫人若拿破侖皆以英雄傳爲愛讀必攜之書，而史家亦認其爲受直接影響者也。

(乙)譯者之地位與著者之關係。安岳以苦學生學僕資格而得學位，研究古學既深，馬格利公主乃用爲教授，其教拉丁希臘文者十二年之久，乃絡繹從事譯述。後至意大利，則專以收集柏氏之遺著爲事，史家稱其爲譯書之代表者。蓋謂其能舉法國固有之精神與古典深入而同化也。蓋安岳之譯書，亦有與路德相似者，則不使當時之法人爲希臘化，而能使希臘之古人爲當時之法國化也。蒙旦有言：「吾儕當與安岳以最高之勝利，蓋不獨其語言之純潔與自然爲當世第一，即其用力之勤與理解之深亦無人能及之者。」近世苟言柏呂大克者，即聯想及安岳，二人殆有不可離之勢矣。

(丙)安岳之譯文與國語運動的關係。先是人文派多欲以俗語表示其高尚之思想，而常感困難。洛拔奧利浮登 (D. Robert Olyetan) 常於譯本聖經中言之最詳，且痛論方言之不一致。迨昂社詩人發表一文曰：「法蘭西文學之辯議，」而國語運動之輾轉乃張。彼其意以為俗語之貧弱與官語之纖巧皆不足以當國語。雖然，此用者之過，而非法語本身不良之故也。故吾儕當取古典之精神而使現代語言改良，而加之豐富，使足以表現複雜繁多之現代思想與情感。而安岳之譯文乃適與此理想相合。蓋柏呂大克之著既屬史類，則凡人類所有之事物皆在所必備，實一種百科全書也。而安岳以自由之筆說明其種種蕃變之事故，一方既掃除其拘泥之形式，一方又增補其貧弱之名詞，而凡政治教育哲學科學音樂上種種名詞，悉移植於法語之中。彼嘗自述其選詞之法曰：「吾擇其詞之最適於說明某種事項者用之，其為詞也，必入諸文而和，合於耳而順，必常出諸善言語者之口，是則法國字而非外國字也。」故安氏之文，平直簡易而又可聽，人不能知其文為安岳所作，抑柏呂大克所作也。Valgins 贊之曰：「真正法語之一切倉庫及寶藏。」可謂當矣。

安岳之書雖為一般所歡迎，然亦未嘗無攻擊之者。千六百三十五年 Meville 博士於其翻譯論中，曾言安岳之譯本與原字不合者有二千條之多。蓋安氏本意譯求達旨而已。或加說明，或加註釋，且當時所苦者正在為古文字所索縛，故拘拘於原文之字句者視為與誤譯者為同等之無價值。後世以直譯眼光批評，宜其不侔矣。然安岳之價值曾不因此而少損。

四 結論

以上之例，雖不過二，然吾竊以爲對於今日之譯書界已爲之吐萬丈之氣焰而與以絕大之推進力矣。何以故？

(一) 吾儕今日之翻譯爲一種有主義之宣傳運動。

(二) 吾儕今日之翻譯負有創造國語之責任。

(三) 翻譯事業之成功者在歷史上有永久至大之光榮，其成功條件：

(甲) 譯者，著者，讀者，有一種精神上密切關係。

(乙) 譯者視翻譯爲一種生命主義之事業。

(四) 無論何種至善之翻譯，必有一二不滿之批評，然於譯者本身之價值決不因批評而增損。

歷史上翻譯事業之進步，亦若有一定之行程焉。大約發軔時代必爲侷屈之短篇文字，此殆小社會中感於必要而後起也。由短篇之直譯進而爲長篇之意譯，是爲一進步。蓋初則僅限於少數人，繼乃進求擴充，有外延及於羣衆之勢也。此時之譯必其文順而旨乖者多；反動繼之，乃再尊直譯，是爲又一進步。蓋昔僅求其義之通，今則求真之念切，外延事業乃轉而至於內斂也。由此時代更進一步，則並意譯直譯之名詞而消之，而譯事乃告大成。蓋當時不僅譯者進步，即羣衆亦隨之而進步而相忘於無形也。試舉一例：吾人今日讀日本新進作家之文，幾有不能辨其爲

譯爲著者矣。而三十年前若「經濟」「社會」「金融」「天演」「進步」等名詞入諸文，鮮有不觸目者，今則習爲口頭禪，而成通俗語矣。此亦譯者個人與讀者羣衆雙方各自接近之證也。豈獨名詞，卽語法文體亦何獨不如是，特未習者，每覺其不願耳。

吾人於此，但當懸「嚼飯哺人」與「葡萄酒被水」之二戒，對於此有光榮之未來，猛進可耳。惟最後一言，願吾人自以爲警者，則譯者當自己尊重其人格與其事業是已。

實例之部

逸譯類 上——對譯

金滕篇今譯 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上編

一 原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壇，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悠俟，能念予！」

人。」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命之曰鸛鳴。王亦未敢誚公。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穫！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一一 譯文

滅商之後二年，王得了病，很不舒服。二公^①說道，「我們替王敬謹地下筮吧？」周公道，「這還是不能感動我們的先王的。」^②

於是他拚了自己的身子做了抵押：^③在一個場上築成了三座壇；^④再在南面起了一座壇，朝着北方，周公站在上邊，頂了璧，^⑤捧了珪，告給太王，王季，文王。

史官便取了冊子，開讀祝文道，「你們的長孫某人犯了很厲害的病。倘是你們三王在天，因為有了疾病，要使他擔當扶持的責任的，^⑥那麼，就可把巨來替代了他。我又是會說話，又是有心計，^⑦又是多材多藝，^⑧能穀服事鬼神。你們的長孫，他並不是多材多藝的，他哪裏能穀服事鬼神呢。」

「你們在上帝的宮裏受了命，^⑨把四方完全保護了，所以能穀安定你們的子孫在下面，四方的人民沒有敢不敬畏的。唉，只要上天降下的大命不致失掉，我們先王的神靈也就永遠有了着落的地方，^⑩指宗廟了！」

「現在我在大龜上面接受你們的命令。你們如果許我，我就把璧和珪獻與你們，回去等候你們的命令。若是你們不許我，我就要把璧和珪拿開了。」

於是他分配了三人卜了三個龜，結果是一致地得到了吉兆。開了鎖鑰，把卜兆的書翻出一看，乃是王和周公一併得到了吉兆。周公道，「好了，^⑪王的病是不要緊的了！我小子新受了三王的命令，也可以永久替國家謀畫。現在我等候着罷，三王是一定肯關心我的。」

他回去，把這篇祝文的冊子安放在金質封固的櫃子裏。明天，王就好了。

後來武王死了，管仲和他的幾個弟弟在國內放出謠言道：「周公對於這個小主人要不懷好意了！」

周公聽得了，對二公說道：「我現在若不去，我怎能對得住我們的先王呢！」他避到東方住了二年，幾個造謠言的罪人終於破獲。過了幾時，他做了一首詩送給王，題目是鷓鴣。王也奈何他不得。

那一年的秋天，禾黍生長得很好，還沒有收穫，忽然地起了大雷電，又是大風，把許多禾黍盡吹倒了，很大的樹木也拔了起來。國內人民驚慌得很。王和大夫都戴了皮弁祭天的禮帽，來打開金質封固的櫃子，取看裏面藏着的書，於是得到了周公把自己做抵押請替代武王的記載。

二公和王把這件事詢問許多史官和各種執事之官。他們回答道：「是的。但這是周公的命令，[⊕]我們那裏敢直說呢！」王把住了書，滴着淚說道：「我們用不着敬謹地占卜了！以前周公替王室出了許多力，我這個幼年人全然沒有知道。現在上天發動了威嚴，來表明周公的德行，我小子應當親自去迎接；這在我們國家的禮制上也是相宜的。」

他出了郊，天下雨了，風也倒吹了，禾黍都豎了起來了。二公吩咐國內人民，凡是被吹倒的大木所壓着的禾黍，

都扶了起來，把穗子拾取了。這一年的收成依然是個大熟。

①「二公」向來均解作太公望、召公奭（史記已然）。但沒有確據，所以在譯文中仍書二公。

②「未可以威我先王」的威字，鄭玄釋為震，偽孔傳釋為近，均覺未似。尚書宣讀引戴尙衡說云：「孟子趙注：『威威然，心有動也。』惟卜未足以動先王，故特為壇。」今從之。

③「公乃自以為功」功，舊釋為「事」。史記功字作「實」。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實，讀周鄭交實之實。」故今釋為抵押。

④「壇」舊說為「除地」，則是動詞。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引鄭玄注禮記祭法「除地曰壇」，「除地作「餘地」，則是名詞。以金縢與祭法兩文核之，以作名詞解為長。江云：「餘地者，謂去草萊，辟餘空地為廣平之場。壇，即場也，于其中築土而築之為壇。」今譯文從之。

⑤「植璧秉珪」的植字，舊釋作置。史記植字作「戴」。今從之。

⑥「丕子」舊釋作「大子」。俞樾經平議云：「丕字，史記作質。質子者，諸侯疾病之名。禮記曲禮篇正義引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質子，子民也，言盛民不復子之也。」是質子之義本為不子，故此經作丕不與不古通用也。……凡人有病，則須子孫扶持之。周公事死如生，故仍以人事言。」今從之。

⑦「予仁若考」史記作「旦巧」。考，巧，古字通。俞樾經平議云：「仁，當讀為倭。……倭從仁聲，故得假仁為之。予仁若考者，予倭而巧也。……周本紀『為人倭巧』，亦以倭巧連文，是其證也。古人謂才為倭，故自謙曰『不倭』。倭而巧，故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也。」

⑧「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舊于考字絕句。經平議云：「古『能』而『二』字通用。……『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者，若，而也，能，亦而也，猶曰『予倭而巧而多材多藝』也。此能字與『能事鬼神』之能不同。故下文曰『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多材多藝上不更著能字，可知兩能字不同也。』

⑨「乃命于帝庭」的乃字，舊解皆謂指成王。我覺得不對，乃字為第二身代名詞，册說之詞既對三王說，則乃字應即指三王，與上文「乃元孫」同例。故今譯為「你們。」

⑩「公曰體」的體字，舊解作卜兆之體。經平議云：「體乃發語之辭，慶幸之意也。詩淇風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辭詩作履，幸也。』然則體亦履幸也。」故今譯為「好了。」

⑪「噫公命」之噫，舊解皆為歎聲。王鳴盛尚書後案釋為「抑」。故今譯為「但。」

楚狂接輿等章話解 陳濬——論語話解卷九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解】孔子到了楚地，有一狂士名叫接輿，口中唱歌，在孔子車前走過。那歌詞說道：「鳳皇呵，鳳皇！你底德行如何也衰了？鳳皇本應有道時出現，如今天下無道，爲何要出見？豈不是德衰廢從前已往底錯處，是不能諫阻了；將來日子還長，就此回頭還來得及。歇了罷，歇了罷！於今出仕底人是最危險底。」孔子聽他歌意，知他是要勸我隱居，因想把自己救世底心事向他談論。遂下了車，要與他說話。誰知接輿見孔子下車，連忙飛跑躲避，竟不得與他說話。孔子也就沒奈何了。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解】孔子從楚國回轉，走到蔡國地界，遇見兩個人，一名長沮，一名桀溺，他二人作伴耕田。孔子從路旁過，因要

渡河，尋不着渡口，使子路下車去問他二人，請他指示渡口所在。子路先問長沮。長沮道：「那手執耜繩在車上底人是誰？」子路道：「是孔某。」長沮道：「這就是魯國孔某麼？」子路道：「正是。」長沮道：「我聞孔某周流列國，時常在外，自然是知道渡口底了，何必問我呢？」子路又問桀溺。桀溺道：「你是誰？」子路道：「我名字叫作仲由。」桀溺道：「你是魯國孔某徒弟麼？」子路道：「不錯。」桀溺道：「如今天下已亂，可比江河，水勢滔滔滾滾直往下流，到處皆然，再不得回頭了；又誰能改變得這天下呢？那孔某到處奔波，今日與這國人不合，避往那處，明日與那國人不合，又避到這處，這叫作避人。我二人隱居自樂，不與世上俗人往來，這叫作避世。你與其從孔某作個避人底士，徒勞無益；何如從我們作個避世底士，倒還覺得自在些哩？」桀溺說完，一面撮土護種，作個不歇，也不告他渡口所在。子路無奈，走回，把二入底話告訴孔子。孔子聽了，心中悵然不樂，因說道：「天生我爲人，那些飛鳥走獸，與我不是一類，斷不能與他同聚一處底。我若不與世人相親，還有誰可親呢？既與世人相親，自然痛癢相關，豈能坐觀世亂，忍心不救呢？若是天下有道，人人得所，我也落得安居自在，不必到處奔波，想要與他改亂爲治了。」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解】子路從孔子出行，因事落後，遇着一個老者，把拐杖負着竹器，往田間去。子路問他道：「你方纔可見我夫子麼？」那老者答道：「你這人棄了農業，只管從師遠游，四體懶惰，既不肯勤勞，五穀種類也不能分別，我知道誰是你夫子哩？」說完，就把拐杖立在地中，自己下田去草。子路看他光景是個隱士底模樣，心裏敬他，於是拱手站立在旁等候。那老者把草去完，見天色已晚，就留子路到他家中住宿，殺一隻雞，煮幾升黍米飯款待子路，又叫兩個兒子出來見客，情意甚好。當晚子路就在老者家中過夜。次日天明，子路辭了老者，一路前行，趕上孔子，把昨夜事告說一遍。孔子道：「這人是個隱士，須要勸他出來纔好。」使子路回轉再去見那老者。子路連忙轉去，及到他家裏，那老者早已預先走開往別處去了。子路因述孔子底意思，告他家中人說道：「人生在世，五倫中君臣算一大倫，這是義理當然底。若不肯出仕，便是沒有了這義。卽家中長幼禮節，這也是五倫中一事，斷不可廢棄底；難道君臣分義，不是五倫中事，如何可以廢棄得呢！那不肯出仕底，只爲要自身清潔，卻不知已亂了大倫。君子所以出仕，原是要行君臣大義，盡我救世底心腸；若論如今時勢，正道必不能行，君子早已曉得了。」

庖丁解牛今譯 傅東華

一 原文 節 莊子養生主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一一 譯文 節 國文講話見小曰明說

文惠君有一個廚子，有一天替文惠君解剖一頭牛，只見他拿手碰着，拿肩擗着，拿腳踩着，拿膝蓋頭兒抵着，莫

不指揮如意，又聽得那刀聲霍啣霍啣的，好像應着音樂的節奏一般。文惠君覺得奇怪極了，便道：「哈哈！技術竟有好到這麼樣的嗎！」那廚子放下了刀，回答文惠君說：「臣所愛好的是大道，已經不止是技術了。當初，臣剛學剖牛的時候，眼睛裏見的無非是牛；過了三年，就看不見全牛了。到了現在，臣已是拿『神』去接觸，不拿眼睛看的了；五官的感覺已經停止，就只運用着『神』的機能了。而其實呢，這也並沒有什麼奇怪。臣只不過依照那牛的天然腠理，從大關節裏插刀進去，向大空隙裏開剖進去，一切都隨牛身上固有的徑路而走，便是經脈和筋節也不會碰到一根，更不要說是繫結骨了。大約手段高明的廚子，每年得換一把刀，那不是剖牛，是割牛；平庸的廚子就得每個月換一把刀，那更不是剖牛，只是劈骨。現在臣這把刀，已經用了十九年了，剖過的牛已有幾千頭了，但是還像剛從磨刀石上拿起來一般。這道理也不難明白：牛的關節裏是有空隙的，刀鋒是沒有多厚的；拿沒有多厚的刀鋒插進節間的空隙，自然寬寬做做的容有伸刀的餘地，此所以這把刀用了十九年，還像剛從磨刀石上拿起來一般呢。」

新臺今譯 郭沫若——卷耳集

原文 詩邶風

新臺有泚，

河水瀰瀰。

譯文

黃河呀，淚漫漫，

河上的新臺空自燦爛。

燕婉之求，

籩蔭不鮮。

* * *

新臺有酒，

河水洗洗。

燕婉之求，

籩蔭不殄。

* * *

魚網之設，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鳩胸漢。

* * *

黃河呀，淚滔滔，

河上的新臺空自光耀。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鳩胸老。

* * *

奮起漁網想打魚，

誰知打得一個雁鵝！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囊駝！

【解】此詩古人解作刺衛宣公之詩。毛傳：「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娶之，國人畏之而作是詩。」我看倒不如解作普通的

對於媒妁結婚的怨詩。

遼譯類 下——異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節錄

一 姚秦鳩摩羅什譯

——見前擬製例模擬類體格之擬——

二 唐玄奘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逝多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於日初分，整理常服，執持衣鉢，入室羅筏大城乞食。薄伽梵於其城中行乞食已，出還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於食後時，敷如常座，結跏趺坐，端身正願，住對面念。時諸苾芻來詣佛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三匝，退坐一面。具壽善現亦於如是衆會中坐。爾時衆中具壽善現從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攝受，攝受諸菩薩摩訶薩；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付囑，付囑諸菩薩摩訶薩。世尊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應云何住？云何修？云何攝伏其心？」作是語已，爾時世尊告具壽善現曰：「善哉！善哉！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攝受，攝受諸菩薩摩訶薩；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付囑，付囑諸菩薩摩訶薩。」

訶薩。是故善現，汝應諦聽，極善作意，吾當爲汝分別解說，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應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攝伏其心。」
具壽善現白佛言：「如是，世尊，願樂欲聞。」佛言：「善現，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應當發起如是之心，所有諸有情有情攝所攝，若卵生，若胎生，若溼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乃至有情界施設所施設，如是一切，我當皆令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雖度如是無量有情令滅度已，而無有情得滅度者。何以故？善現，若諸菩薩摩訶薩有情想轉，不應說名菩薩摩訶薩。所以者何？善現，若諸菩薩摩訶薩，不應說言有情想轉，如是命者想，士夫想，補特伽羅想，意生想，摩納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轉，當知亦爾。何以故？善現，無有少法，名爲發趣菩薩乘者。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不住於事應行布施，都無所住應行布施，不住於色應行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應行布施。善現，如是菩薩摩訶薩如不住相應行布施。何以故？善現，若菩薩摩訶薩都無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東方虛空可取量不？」善現答言：「不也，世尊。」佛言：「善現，如是如是，若菩薩摩訶薩都無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亦復如是。善現，菩薩如是，如不住相應行布施。」

〔一〕室羅筏，梵語也，亦云舍婆提，此云開物，國名也。〔二〕慈，讀密切；鷄，楚俱切，草名；含五義：一，體性柔軟；二，引蔓旁布；三，馨香遠聞；四，能療疼痛；五，不背日光。以比丘之德似之，故名比丘爲慈鷄。

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今語 董璠據鳩摩羅什本

我會聽得這樣說：①有一個時期，釋迦佛在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裏，②和大比丘們③一千二百五十個人在一起。

那日，釋迦佛到了喫飯的時候，穿好法衣，捧了飯鉢，④進舍衛大城去討飯。在那大城裏挨門討過，回到給孤獨園，喫罷了飯，收了法衣飯鉢，洗了洗腳，鋪好了座墊，就盤腳坐下來。

那時候佛弟子須菩提長老在大衆裏，就從自己的座位上立起來，袒露着右邊的胳膊，右腿跪在地上，兩手當胸合攏，恭敬作禮，向釋迦佛啓白說道：

「少有的世尊啊！⑤您是最會護持垂念一切發大心願的菩薩的，⑥您是最會付授叮嚀一切發大心願的菩薩的。如來啊！善男子和善女人如果要發『無上的正確平等的最正當普遍的覺悟心』，⑦應該怎樣操守？怎樣降伏這心呢？」

釋迦佛說：

「妙哇！妙哇！須菩提，正如你所說：如來是最會護念一切發大心願的菩薩的，是最會叮嚀一切發大心願的菩薩的。你現在要仔細聽着，我給你說。善男子和善女人如果要發『無上的正確平等的最普遍正當的覺悟心』」

時，他們應該照這樣操守，照這樣降伏他們的心……」

「是，如此，世尊！我真歡喜高興，願意聽您的。」須菩提說。

於是釋迦佛告訴須菩提說：

「一切發大心願的菩薩，應該照這樣降伏他們的心，他們要知道所有世間一切有生命的衆生之類：如卵生的，胎生的，溼生的，化生的；如有色界裏的生物，無色界裏的生物，無思想的生物，如並非是有思想的生物，也非是無思想的生物等等，我都能使牠們走進『無餘涅槃』的境界裏，而令牠們歸入寂滅。這樣，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的衆生，實際卻是並無一個生物歸入寂滅的。什麼原故呢？須菩提，若是曾發過大心願的菩薩，有了我的觀念，人的觀念，衆生的觀念，永生的觀念，^①就不能算是曾發過大心願的菩薩。

「再說，須菩提，發大心願的菩薩，在生活環境上，應該全無拘執，毫無所謂的實行佈施的行爲。^②那就是說，不應拘執看得見的才行佈施，不應拘執聽得到，嗅得着，嘗得着，摸得着，能生關係的，才行佈施。^③須菩提，發大心願的菩薩，應該照這樣佈施：不拘執任何的觀念。什麼原故呢？如果發大心願的菩薩，不拘執任何的觀念實行佈施，他們的福德，真是不可思量啊！須菩提，在你的意思覺得怎麼樣？比如地球以東的虛空，有多少里遠，你可以思量麼？」

「不能啊世尊！須菩提回答說。

「須菩提，地球的南邊，西邊，北邊，周圍，上邊，下邊，下邊的虛空有多遠，你可以思量麼？」

「也不能啊！世尊！」須菩提回答說。

「須菩提，發大心願的菩薩，他們不拘執任何觀念而行佈施，那種福德的廣遠，也正如此不可思量。須菩提，發大心願的菩薩，但應照着他們所受的教誡操守。」

◎印度書籍源自吠陀時代，即多以「義諦詞薩」(Tibhāṣā)一詞開首。意即「如是我說」或「如是我聞」也。◎金衛國在中印度，王名波斯匿。祇樹國係波斯匿王之祇陀太子佈施樹木，國相給孤獨長老佈施園地，故名祇樹·給孤獨園。◎「比丘」或譯「苾芻」，華言「乞人」。此用爲佛弟子受具足戒行之專稱。◎梵名「鉢多羅」，大於盞盃之食器。亦稱「應器」，謂依法受人之飲食佈施也。◎佛具十號，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尊，爲舉世共尊也。◎「菩薩」爲梵語「菩提薩埵」之簡稱。「菩提」，華言「覺悟」。「薩埵」，華言「有情」。合言已覺悟之有情者。◎「阿」，華言「無」。「得多羅」，華言「上」。「三藐」，正等也。「三」，徧也。「菩提」，覺也。合而言之，無上的，正等徧徧的覺悟心。◎「涅槃」，梵語本作「波利呢縛喃」，或譯「般泥洹」，華言滅度。即入於不生不滅意。「無餘涅槃」，亦稱「究竟涅槃」，謂生死永寂之中，德無不備，障無不盡，故又稱圓寂。滅度者，滅著而登涅槃岸，永離生死而得樂也。◎我相，存能度所度之念；人相，存所度衆生之念；衆生相，存益養高下之念；壽者相，存身常住世之念。四相不除，不得成就「無緣大悲」。無緣大悲者，即遠離功利觀念之同情心也。◎佈施，梵云「檀那」。捨已施人也。義有二端：一曰財施，一己所有資身之具乃至身命悉以施與，是也。二曰法施，依於善法，自以觀行獲善知識，以清淨心爲人演說是也。◎色，聲，香，味，觸法，名曰六塵。眼，耳，鼻，舌，身，意，名曰六根。在外曰塵，在內曰根。根緣塵境所生顯現，即謂之法。

老人節德國斯託爾姆著 Imrense

一 唐性天譯意門湖

那天下午正當晚秋時節，有個衣冠楚楚的老翁，獨自順着街踱過去，好似散步後回家來的光景。他那舊式的扣鈕皮鞋已經滿破了塵土，臂上掛了一條鑲金的手杖；他那二隻黑沈沈的眼睛，雖罩着雪白的眉毛，卻顯出他過去的少年光彩。他睜睜眼兒，緩緩的向四圍瞭望，間或嚮那暮色深沈中的城市。——他正在街上緩步的時候，市上許多人都停着眼看他銳利的眼睛，但是和他行禮的，卻非常的少，因此就知道他是個外鄉人。他走到一所三角頂的房子面前，便站住了，回過頭來看看城市。然後走進屋廊裏舉起手來敲門，裏面的管家婦，隨將窗前綠色的帘子打開。因為那個窗子正朝屋廊，所以那位管家婦的面貌，可以看見。這老翁用杖一揮，帶着南音說道：「還沒有點燈麼？」管家婦放下帘子，這老翁走過寬闊的過堂，進了上房，那裏面是很大的橡樹櫥，列在牆壁旁邊，櫥上排着各種磁器，走過了對門，就有一部梯子通後幢房屋的樓上。他就緩步兒走上去了，打開房門，走進一個大小很適宜的房。原來這房子非常幽雅，左邊的牆前，完全是書櫃書箱，那右邊的壁上掛滿了風景畫和人物畫，旁邊一張鋪着綠桌衣的桌子上，有許多翻開的書本，桌子前面就是一把安樂椅，椅上有一個紅天鵝絨的靠枕。他就將帽子和手杖放

在一邊，就在這椅上躺下，伸開兩手，像是散步後借此來休息的。——那時候天色是一些一些的暗起來了，最後中窗門透進來一條匹練似的月光，照到掛着的牆畫上。這光線慢慢兒向旁邊移過去，老翁的眼睛自然的隨着轉，現在照到一個黯黑的小像架上，聽到老翁輕輕的說道：「愛利撒！」他說這句話，時間已經變換了，就是他又在他的青年時候。

二 郭沫若錢君胥合譯茵夢湖

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徐走下城市。他似乎是從散步回來，因為他一雙古式革靴已經布滿了塵漬。一枝金頭手杖挾在肘下。兩眼作暗黑色，彷彿還留着那全盤消逝了的少年時代，雪白的鬚毛卻與之呈異樣的對照。他平靜地把兩隻黑眼環顧周圍或俯瞰着前面的斜陽光中的城市。——他幾乎好像個外鄉人，因為過路的人，大都為他的眼神所懾，雖說不得不注目他，但是招呼他的人卻很少。他後來在一所高屋子門前站定，再把下面的城市展望了一回，便推門進去了。門鈴一響，面着大門的一扇窺窗上的綠色窗帷捲開，露出一個老嫗底面孔。那老人將手杖招了一下，口中微微操着南方語音，說了一聲：「還沒上火！」主婦又將窗帷放下了。老人進了門，走過一間中堂，堂中壁次有些白木的大龕，陳設着磁瓶；又走過對面的門，纔走進一處小小的中庭，從此處有一道狹隘的階梯引到後面的樓房。他緩緩地步上樓梯，推開一扇門，跨進一間不大不小的屋子裏去了。屋中幽靜，半壁幾爲

書櫥擱架所佈滿，對面懸着幾幅人物山水畫軸；翠帷桌面上，擺着幾冊開了卷的書，桌前一把朱紅天鵝絨綑的大靠椅。——老人將帽杖放在屋角，隨身坐靠椅上，拱着手，好像在養神。——他這麼坐着的時候，天色已漸漸暗下來了；一縷月光從玻璃窗射到壁上的畫軸，光之一抹緩緩地在壁上移動，他一雙眼睛不知不覺地也就跟隨着牠。這縷月光移到一幅質素的黑框中裝定着的肖像上來了。「麗沙白！」老人低低地叫了一聲；他叫出了這一聲的時候，時代一變：他回到少年時代去了。

三 朱僕譯滿溟湖

一日深秋向晚，一老人衣裳楚楚，徐徐走下街去。他似乎從散步歸來，因為他一雙舊式的扣鞋，已經滿被塵漬。他挾着一枝金頭的竹杖，雙眼沈黑，彷彿那全盤消逝的青春整個在裏邊隱逸；雪似的霜鬢恰與之成對照，他安閒地四顧，有時俯瞰前面斜陽中展着的城市。——他彷彿近乎個外鄉人，因為過路的人，雖也有許多不自覺地不禁看到他嚴肅的目光，可是向他招呼的卻只有少數。末了他在一所高大的三角頂房子前站住，回首再望一次城市，便走進門去。一陣鈴響，面門開着的一扇窗上的綠帷牽開，現出一個老婦的面容。老人用手杖向她招呼一下：「還沒有點燈！」他說時微帶點南方的口音。裏邊老主婦又把窗帷放下。老人於是走過寬廣的門道，進了中堂，兩側有些櫟木的大櫃，上邊陳設着磁瓶；又走過對面的門，進了一間小小的過道，有一條窄的樓梯，可以走到後室的樓上。

他緩步上去，推開上邊一扇門，走進一間不大不小的屋子裏去。裏邊十分幽靜，一壁滿是書架書廚，對面懸着幾幅人物和風景畫片，綠帷桌上，一本本的書零亂地攤着，桌前有一把沈重的靠椅，上邊覆着紅的天鵝絨的枕头。——老人將帽和杖放在屋角，坐靠椅上，合着手，彷彿散步倦了後在休息。——他這樣坐着，天色漸漸暗了下來，一縷月光從玻璃窗上射入，照到壁上的畫片，那一縷亮光緩緩地移動，老人的目光也不自覺地跟着移動。光線射到一幅樸素的黑框中的小照上來了。「伊黎沙白！」老人低低叫了一聲——當他叫了這一聲之後，時光變了；他回到他幼年的時代。

哀希臘歌 英國拜翰著

一 馬君武譯 君武詩集

此詩共十六章，從啓超曾譯其二章於新小說。梁氏非知英文者，賴其徒羅昌口述之。予以乙巳冬詢羅一省慈母，雪深風急，茅屋一椽，間取妻偷詩讀之，隨筆遂譯，遂盡全章。嗚呼！妻偷哀希臘，吾今方自哀之不暇爾。

希臘島，希臘島，詩人沙浮安在哉！愛國之詩傳最早。戰爭平和萬千術，其術皆自希臘出；德婁飛布兩英雄，溯源皆是希臘族。吁嗟乎！漫說年年夏日長，萬般銷歇殿斜陽。

莫說沈佶二族事，繁華一夕盡消沈。萬玉哀鳴俠子瑟，羣珠亂落美人琴。迤南海岸尚縱橫，應愧於今玷盛名。俠

子美人生聚地，悄然萬籟盡無聲。吁嗟乎！琴聲搖曳向西去，昔年福島今何處？

馬拉頓後山如帶，馬拉頓前橫碧海。我來獨爲片刻游，猶夢希臘是自由。吁嗟乎！聞立試向波斯塚，寧思身爲奴隸種？

有王危坐石巖倚，臨深遠望沙拉米。海舶千艘紛如蟻，此國之民彼之子。吁嗟乎！白日已沒夜已深，希臘之民無處尋。

希臘之民不可遇，希臘之國在何處？但餘海岸似當年，海岸沈沈亦無語。多少英雄古代詩，至今傳誦淚猶垂。琴荒瑟老豪華歇，當是英雄氣盡時。吁嗟乎！欲作神聖希臘歌，才薄其奈希臘何！

一朝宮社盡成墟，可憐國種遂爲奴。光榮忽傍夕陽沒，名譽都隨秋草枯。豈無國士生列島，追念夙昔傷懷抱。我今漂泊一詩人，對此猶慚死不早。吁嗟乎！我爲希臘幾頓蹙，我爲希臘一痛哭。

止哭收淚挺身起，念汝高曾流血死。不信赫赫斯巴達，今日無一忠義士。吁嗟乎！三百勇士今何之，退某倍黎草離離。

不聞希臘生人聲，但聞鬼聲作嘲鳴。鬼曰：生者一人起，我曹雖死猶助汝。吁嗟乎！希臘之人口盡瘡，鬼聲相答海天陰。

叩絃爲君歌一曲，沙明之酒盈杯綠。萬鎗齊舉向突厥，流血死耳休來復。吁嗟乎！願君傾耳聽我歌，君不應兮奈

君何。

君今能作霹靂舞，霹靂軍陣今何處？舞儀式兩有名，軍式已忘舞儀存。吁嗟乎！試讀先人卡母書，誰則教君今爲奴？

且酌沙明盈酒杯，惱人時事不須提。當年政治從多數，爲憶阿明克朗詩。吁嗟乎！國民自是國權主，紛紛暴君何足數。

暴君昔起遮松里，當時自由猶未死；曾被波斯百萬師，至今人說米須底。吁嗟乎！本族暴君罪當誅，異族暴君今何如？

勸君莫放酒杯乾，白卡之岸蘇里巖，上有一綫成海灣，斗李之母生其間。吁嗟乎！其間或布自由種，誰實獲之希臘統？

勸君莫信佛郎克，自由非可他人託。佛郎克族有一王，狡童心深不可測。可託惟有希臘軍，可託惟有希臘刀。勸君信此勿復疑，自由託人終徒勞。吁嗟乎！突厥之暴佛郎狡，希臘分裂苦不早。

沙明之酒千鍾注，天女聯翩齊起舞。眼波如水光盈盈，但將光綫射傾城。吁嗟乎！爲奴之民孰願汝，我竊思之淚如雨。

置身蘇靈之高山，四圍但見綠波縵。波聲哭聲雨不止，一曲歌終從此死。吁嗟乎！奴隸之國非所庸，一擲碎汝沙

二 蘇曼殊譯 曼殊全集卷一

巍巍希臘都生長奢浮好。情文何斐靈，茶輻思靈保。征伐和親策，陵夷不自葆。長夏尚浴浴，積陽照空島。
宰詞與諦詞，詞人之所生。壯士彈坎侯，靜女揄鳴箏。榮華不自惜，委棄如浮萍。宗國寂無聲，乃向西方鳴。
山對摩羅東，海水在其下。希臘如可與，我從夢中覩。波斯京觀上，獨立向誰語？吾生豈爲奴，與此長終古！
名王踞巖石，雄視迦邏濱。船師列千艘，率土皆其民。晨朝大點兵，至暮無復存。一爲亡國哀，淚下何紛紛！
故國不可求，荒涼問水濱。不聞烈士歌，勇氣散如雲。琴兮國所寶，仍世以爲珍。今我胡疲茶，拱手與他人。
威名盡墜地，舉族供奴畜。知爾憂國士，中心亦以惡。而我獨行謠，我猶無面目。我爲希人羞，我爲希臘哭。
往者不可追，何事徒頻蹙？尙念我先人，因茲糜血肉。冥冥萬里間，三百斯巴族。但令百餘一，搆造披麗谷。
萬籟一以寂，仿佛聞鬼喧。鬼聲紛颯颯，幽響如流泉。生者一人起，導我赴行間。槁骨徒爲爾，生者默無言。
徒勞復徒勞，我且調別曲。注滿杯中酒，我血勝鄴水。不與突厥爭，此胡本遊牧。嗟爾俘虜餘，酌酒顏何惡！
王迹已陵夷，尙存羽衣舞。鞞盧方陣法，知今在何許？此迺爾國故，廢散隨塵土。偉哉佉摩書，寧當詒牧圉！
注滿杯中酒，勝事日以墮。阿卍有神歌，神歌今始知。會事波利葛，力能絕天維。雄君雖云虐，與女同本支。

羯島有暴君，其名彌爾底；闊達有大度，勇敢爲世師。今茲丁未造，安得君如斯；東民如連鎖，豈患民崩離。
注滿杯中酒，條然懷故山。峨峨修里巖，湯湯波家灣。緊彼陀離種，族姓何斑斑。儻念希羅噶，龍胤未凋殘。
莫信法郎克，人實誑爾者。鋒刃藏禍心，其王如商賈。驕似突厥軍，黠如羅甸虜。爾盾雖彭亨，擊碎如破瓦。
注滿杯中酒，毳下舞婆娑。國恥棄如道，亂散猶娥娥。明眸復善睐，一顧光婁離。好乳乳奴子，使我涕滂沱。
我立須寧峽，旁皇雲石梯。獨有海中潮，伴我聲悲嘶。願爲摩天鶴，至死鳴且飛。碎彼娑明杯，俘邑安足懷。

三 胡適譯 嘗試集

哀希羅噶，英國詩人裴倫所著。裴倫（George Gordon Byron）生於西曆一七八八年，死於一八二四年，死時纔三十六歲，而著作等身，詩名蓋世，亦近代文學史上一怪傑也。其平生行事詳諸家專傳，不復述。

此歌凡十六章，見裴倫所著長劇「唐渾」(Don Juan)中。託爲希羅噶詩人弔古傷今之辭，以激勵希人愛國之心，其詞至慷慨哀怨。「唐渾」一劇，讀者今已甚寡。獨此詩傳誦天下。當希羅獨立之師之興也，裴倫馳其僅以文字鼓舞希人，遂要家助餉。渡海投獨立軍自效。未及與戰而死。巴爾幹半島之人，至今追思之不衰。今希羅已久脫突厥之羈絆。近年以來，尤能自振拔，爲近東大國。雖其文明武功遠猶未逮當日斯巴達雅典之盛，然裴倫夢想中獨立自主之希羅，則已久成事實。惜當年慷慨從軍之詩人，不及生見之耳。

此詩之入漢文，始於梁任公之新中國未來記小說。惟任公僅譯一三兩章。其後馬君武譯其全文，刊於新文學中。後蘇曼殊復以五言古詩譯之。民國二年，吾友張振來美洲留學，攜有馬蘇兩家譯本。余因得盡讀之。頗歎君武失之訛，而曼殊失之晦。訛則失真，晦

則不達，均非善譯者也。當時余許張君爲重譯此詩，久而未能踐諾。三年二月一夜，以四小時之力譯之。既成復改削數月，始成此本。更爲之注釋，以便讀者。蓋詩中應用史事，非注，不易領會也。

裴倫在英國文學上，僅可稱第二流人物。然其在異國之詩名，有時竟在莎士比亞兒輩之上。此不獨文以人傳也。蓋裴倫爲詩，富於情性氣魄，而詩詞鍊句，頗失之粗率。其在原文，斑斑易見。而一經翻譯，則其詞句小疵，往往爲其深情奇氣所掩，讀者僅見其所長，而不覺其所短矣。裴倫詩名之及於世界，此亦其一因也。

(五年五月十一夜。)

嗟汝希臘之羣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詩媛沙浮嘗詠歌於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今惟長夏之驕陽兮，紛燦爛其如初。我徘徊以愛傷兮，哀舊烈之無餘！

(註)沙浮，古代女詩人。生西曆前六百年。 Phoebus 日神也。 Delos 地名，相傳日神月神皆生於此。此與日神並舉，當指月神也。

悠悠兮我所思，荷馬兮阿難。慷慨兮歌英雄，纏綿兮彼幽歡。享盛名於萬代兮，獨岑寂於斯土。大聲起乎仙島之西兮，何此邦之無語。

(註)荷馬(Homer)生於 Selys 故曰 Selyan。阿難(Ananion)生於 Teos 故曰 Teian。荷馬之詩歌英雄，阿難之詩敘兒女。實開二天詩派云。神話，西海盡頭，有仙島，神仙居之。此蓋用以指西歐諸自由國，或專指英倫耳。

馬拉頓後兮山高，馬拉頓前兮海號。哀時詞客獨來游兮，猶夢希臘終自主也。指波斯京觀以爲正兮，吾安能奴僕以終古也！

(註)西曆前四百九十年波斯人西侵，雅典人大敗之於馬拉頓。

彼高崖何巖巖兮，俯視沙拉米之濱；有名王嘗踞坐其巔兮，臨大海而點兵。千櫓兮照海，列艦兮百里。朝點兵兮，何紛紛兮，日之入兮無復存兮！

(註) 馬拉頓之敗，波人墜之後十年——四八〇年——新王 Xerxes 大舉征希臘，大艦千二百艘，小舟三千艘，軍威之盛爲古史所未有。雅與人禦之，戰於沙拉米，波斯大敗，失巨艦無算，餘艦皆遁。明年，復爲斯巴達援師所敗。

往烈兮難追；故國兮汝魂何之？俠子之歌久銷歇兮，英雄之血難再熱兮；古詩人兮高且潔兮，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雖舉族今奴虜兮，豈無遺風之猶在？吾慨慷以悲歌兮，耿愛國之魂磊。吾惟餘頹顏爲希人羞兮，吾惟有淚爲希服澗。

徒愧報曾何益兮，嗟零涕之計拙；獨不念我先人兮，爲自由而流血。吾欲訴天關兮，遠我斯巴達之三百英魂兮！尙令百一存兮，以再造我瘦馬披離之關兮！

(註) 瘦馬披離，關名。西曆前四百八十年希臘列國協商以此爲列國樞紐。及波斯軍來侵，斯巴達勇士三百人守此關，破，三百人皆死之。

沈沈希臘猶無聲兮，惟聞鬼語作潮鳴兮。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吾曹雖死終陰相爾兮！」嗚咽兮鬼歌，生者之瘠兮奈鬼何！

吾嗚嗚兮終徒然！已矣兮何言！且爲君兮彈別曲，注美酒兮盈尊！姑坐視突厥之跋扈兮，聽其宰割吾胞與兮，君

不聞門外之簫鼓兮，且赴此貝凱之舞兮！

(註)原文第三四句疑指突厥人屠殺寧詞城事。此城即詩人荷馬生長之地也。貝凱之舞者，希人宗教儀節之一種，巫覡舞，男女聚樂，以娛神焉。

汝猶能辟歷之舞兮，辟歷之陣今何許兮？舞之靡靡猶不可忘兮，奈何獨忘陣之堂堂兮？獨不念先人佐摩之書兮，寧以遺汝庸奴兮？

(註)辟歷 (Pyrrhus) 爲 Darius 之王，嘗屢立戰功，此舞即其所作戰陣之樂。佐摩者，神話相傳爲腓尼西之王，遊希臘之梯伯部，與龍鬥，屠龍而拔其齒，種之皆成勇士，遂爲其地之始祖。佐摩自腓尼西輸入字母，遂造希臘文。

懷古今徒煩冤，注美酒兮盈尊！一醉兮百憂，阿難醉兮歌有神。阿難蓋代詩人兮，信嘗事暴君兮，雖暴君兮，猶吾同種之人兮。

(註)阿難見於希王 Polycrates，古之暴主也。

吾所思兮，米爾低兮，武且休兮，保我自由兮。吾撫昔而涕淋浪兮，遺風誰其嗣？曷誠能再造我家邦兮，雖暴主其何傷？

(註)馬拉頓之役，米之功最大，此章懷古而歌今之無人也。按此章及上章皆憤極之詞。其時民族主義方大熾，故詩人於種族一方面尤再三言之。民權之說，幾爲所掩，讀者不可驟謂要倫初不言民權也。

注美酒兮盈杯，悠悠兮吾懷。湯湯兮白階之岸，崔巍兮修里之崖。吾陀離之民族兮，實肇生於其間；或猶有自由

之種兮，歷百劫而未殘。

(註)希人分兩大族，一爲伊俄寧族 (Iarians)，一爲陀離族 (Darians)。陀離族稍後起，起於北方，故有白階修里云云。修里山在西北部，希人獨立之役，修里之人最有功云。

法蘭之人烏可託兮，其王貪狡不可度兮。所可託兮希臘之刀，所可任兮希臘之豪。突厥懷兮，拉丁狡兮，雖吾盾之堅兮，吾何以自全兮？

(註)希臘之謀獨立也，始於十九世紀初葉。其時神聖同盟之約墨猶未乾，歐洲君主相顧色變，以爲民權之恢復張矣，故深息，或且陰沮尼之，法尤甚焉。此詩所以戒希臘人士也。

注美酒兮盈杯，美人舞兮低徊。眼波兮盈盈，一顧兮傾城。對彼美兮，淚下不能已兮。子兮子兮，胡爲生兒爲奴婢兮？

置我乎須寧之巖兮，狎波濤而爲伍；且行吟以悲嘯兮，惟潮聲與對語。如鴻鵠之逍遙兮，將於是焉老死奴隸之國非吾土兮，——碎此杯以自矢！

改製類 上——易體

迷途

一 原製——論語楚狂接輿等章

——見前卷譯類對譯——

二 新製 一——節鏡花緣八十三回說大書佐酒爲歡 李汝珍

綠雲道：「紫芝妹妹向來說的大書最好，並且還有寶兒教的小曲兒，紫瓊姊姊既飲兩杯，何不點他這個？」紫芝道：「如果善席肯飲雙杯，我就說段大書。」衆人道：「如此極妙，我們就飲兩杯。」丫環把酒斟了。

紫芝取出一塊醒木道：「妹子大書甚多，如今先將『子路從而後』至『見其二子焉』這段書說給大家聽。」於是把醒木朝桌上一拍道：「列位靜聽，在下且把此書的兩句題綱念來：遇窮時師生錯路，情殷處父子留賓。」又把醒木一拍道：「只爲從師濟世，誰知反宿田家？半生碌碌走天涯，到此一齊放下。雞黍殷勤款洽，主賓情意堪嘉。山中此夕莫嗟訝，師弟睽違永夜。」

又把醒木一拍道：「話說那子路在楚蔡地方被長沮桀溺搶白了一番，心中悶悶不樂，迤邐行來，見那道旁也

有耕田的，鋤草的，老的老，少的少，觸動他一片濟世的心腸，腳步兒便走得遲了。擡起頭來，不見了夫子的車輛，正在慌張之際，只見那道旁來了一位老者：頭戴范陽氈帽，身穿藍布道袍，手中拿着拄杖，杖上掛着鋤草的傢伙。子路便問道：「老丈，你可見我的夫子麼？」那老者定睛把子路上下一看道：「客官，我看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識不得芝麻，辨不得菘豆，誰是你的夫子？」老者說了幾句，把杖來插在一邊，取了傢伙，自去耘田去了。」

又把醒木一拍道：「列位，大凡遇見年高有德之人，須當欽敬；所以信陵君爲侯生執轡，張子房爲圯上老人納履，後來與王定霸，做出許多事業。那子路畢竟是聖門高弟，有些識見的人，聽了老丈言語，他就又手躬身站在一旁。那老者耘田起來，對着子路說：「客官，你看天色晚下來了，舍間離此不遠，何不草榻一宵？」子路說：「怎好打攪？」於是老者在前，子路在後，逕至門首，進至中堂，宰起雞來，煮起飯來，喚出他兩個兒子，兄弟後，彬彬有禮，見了子路，唉！可憐子路半世在江湖上行走，受了人家許多怠慢，今日饋饌雖然不豐，卻也殷勤款待，十分盡禮，不免飽餐一頓，蒙被而臥。正是：山林惟識天倫樂，廊廟空懷濟世憂。畢竟那老者姓甚名誰，夫子見與不見，下文交代。」衆人聽了一齊讚好，把酒飲了。」

三 新製二——迷途 徐碧暉——論語四十九期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論語微子篇）

子路坐在車前挽着轡繩，馬車緩緩地向前走。擡頭一望，前面林箐密集，濃蔭蔽天，子路心裏想：「大概已入楚境了。太陽已沈西，暮靄蒼茫，一陣烏鴉在林間呀呀的亂叫，驚醒了車中低頭微睡的孔丘，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低低地說道：

「由呀，莫走錯了路！」

孔丘一邊向車窗外一看，林木陰森，天已薄暮，心中不覺悽然，憔悴的淡黃的臉兒更見蒼老了，灰暗色的長鬚經晚風一吹，完全凌亂了，孔丘伸出枯瘦的手慢慢地撫着。子路終是個慣於走江湖的人，一點也不覺得什麼，只是拉緊了轡繩走出樹木深處，斜陽的殘照正掩映着瘦馬馱着車兒在荒崗上走着。

子路忽見前有一個亂髮垂肩，衣衫襤褸的人蹣跚而來，心裏一想，正好請教這位老兄，前面究竟是那裏，子路就跳下車來，前去站在路旁等着。

這位原來是楚國的狂人接輿，面容黝黑，目光炯炯的，口中念念有詞，經過子路旁邊，子路正想作揖，開口問話，他就連睬也不睬地過去了。經過了孔丘坐着的車子前面，擡頭看見孔丘枯寂地坐在車上，愁容滿面，不覺失聲大笑，口中唱起歌來：

「風兮，風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丘在車中很清晰地聽到這一節歌辭，就顛顛地跨下車子，想叫住他對他說個明白；只見那個人已走遠

了，轉入林中去，歌聲還隱約的可以聽到，但是歌辭已聽不清楚了。

子路正氣憤憤地回來，看見夫子在晚風中茫然地站着，連忙加速地跑到車前，陪着笑臉兒扶了孔丘上車去。盡力鞭着氣喘喘的馬兒向前跑，不覺走了幾里路，前面河渠縱橫，水波汨汨地在流着，車兒不好再前進了。小河的兩岸田疇交錯，還有幾個農夫在低着頭耘田。子路心中也有點着急，不知那一條路是向楚國京城去的，已弄得麻
麻糊糊。

孔丘在車中揭起了車幃向子路道：

「由呀，下去問問看罷，渡頭在那裏？天已晚了，不好走錯了路！」

子路只好把車停下，把轡繩交給夫子，跳下車來，東張西望，看見不遠的兩個農夫，一個拿着鋤頭掘土，一個跟着下種子。子路就跑去作揖道：

「兩位老兄，到京城去的渡頭在那裏？」

這兩位原來是在政界裏失了意，下野隱居在這鄉下的一位頗長瘦削的名長沮，一位氣宇軒昂的名桀。溺完全是鄉間農民打扮，短褐藍袴，赤着腳，看見衣冠楚楚的子路，儒雅之中略帶着幾分剛強之氣，知道有點來歷，回首遠望那斜陽反照裏的車兒，長沮就遙指着那車上坐着的人問道：

「那位掌車的是誰？」

「那是當代聖人孔丘。」子路不曉得他倆是誰，傲岸地回答。

「是不是魯國的老傢伙孔丘？」

「是呀。」

「那麼連年東奔西走，還認不得魯國？」

子路真是氣極了，如果不在這異鄉日暮窮途，把他倆打了一頓再說，但是想起年邁的夫子在途中，鬧出亂子來，害了夫子有什麼變故是不好惹的。只好吞聲下氣想轉問旁邊這位鄉下老兄，可是桀溺不待他問就說：

「你是誰？」

「我是他老人家弟子仲由。」子路的態度比前謙虛得多了。

「那麼就是跟孔丘的一班壞東西罷！」

「是……。」子路忍着低低地應一聲。

「天下來來往往的都是這一班混蛋，誰會把天下弄得好呢！你與其跟這班忘八走，還不如跟那自耕自食的隱士過一生罷。」

子路知道不是路，不待他話說完轉身就走。

長沮桀溺也不管他，依舊繼續在他們田裏播種。

子路垂頭喪氣地回去，只好將這一番話照實告訴他的夫子，心中十分悵惘。孔丘正襟危坐，不覺失望地嘆了一聲：

「呀，這班避世的人簡直與山林裏底鳥獸一樣自鳴高雅，我不與那班人拚命，出來幹一下子還有誰呢？假使天下大治，那麼老丘也早可以退休了。」

子路只是不響，也有點埋怨他的夫子皮氣太古怪了。現在弟子全都散盡了，只賸了他還跟着夫子跑，到處遭人白眼，心中也悔不該當初自告奮勇，伴夫子跑到這遠遠的楚國來，前途依舊茫然。

「由呀，還是再去問問看，天色已經不早了。」孔丘再敦促子路去走一輪。

子路是個急性的人，從不肯低首求人的，又被長沮桀溺搶白了一番，心中鬱鬱不樂。經孔丘再三的催促，只好再走了一回，低着頭在樹林與田野間亂走，一邊心中思量着夫子到了楚國若依舊撞壁怎麼辦呢？不覺走錯了路，不知路之遠近，已記不起來時的路徑，子路也慌了，怕的是天已晚了，晚風冷峭，年邁的夫子獨自在車上，有點放心不下。愈慌愈找不出路，四圍已昏黑下來，看不見半個人影。

正慌張之際，看到前面田裏還有一位白髮的老人，道貌岸然，穿一件短短的道袍，手裏拿着掛竹籃的杖，子路趕去拱手問道：

「老伯會看到我的夫子嗎？」

這位老人定睛把子路上下打量一回，說道：

「客官，我看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認不得芝麻，辨不得菜豆，誰是你的夫子？」

老人把杖一插，兀自地芸草去了。

子路知道這位老人是楚國的賢明的隱者，一定卓識高遠；天已昏黑了，夫子再也找不到，肚裏又餓得可以，還是讓夫子在車上過一夜再說，只得屈身伏地求老人收留了。老人就停下來，扶起子路說：

「天已晚了，此地四無人居，只有舍下離此不遠，還是在敝廬過一宵罷。」

子路才放了心，跟了老人走不了幾十步，進了這老人的茅廬裏去。

子路在房中坐定，只見短檐紙窗，圖書滿架，陳設頗爲素樸簡陋，卻含有淡泊明遠的風趣。老人叫出他的兩個兒子拜見子路，彬彬有禮；一面吩咐他倆去殺了雞，燒了白米飯款待子路。子路趕了一天的路，未曾飽喫一頓，沿途又遭人侮蔑，現忽受此老人殷勤款待，不覺忘記一路勞頓，連夫子留在途上也忘掉了，飯後在老人房中不覺頽然入眠。

第二天清早，子路急急起來，拜別了老人，繞過了老人的茅廬的後面渡過了一條清溪，遠見夫子的車兒就在那田間，慌忙跑過去，揭開車帷，夫子還躺在車上昏昏的睡着呢。

虬髯客

一 原製——虬髯客傳 杜光庭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

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

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

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

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公不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屢。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

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欲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妾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卻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恐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

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明發，何日到太原？」靖計三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轡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異常異。虬髯默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

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弈而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

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彙議從容。無前卻也。」言畢，吁嗟而去。

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乃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箱中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楊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饌，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東堂昇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籀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於此世界求事，當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贈，以佐眞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天下。

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眞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一一 新製——虬髯翁雜劇 凌濛初——盛明雜劇二集

正名 李衛公家綠省氣力 唐天子江山爭不得
非道人望氣太原郡 虬髯翁正本扶餘國

第一齣

(雜扮道士上) 家舍從來方外地，袈裟重染陌路塵。道人原不求名利，名利何嘗緊道人。自家海上埋名一箇道人，少習孤虛旺相之術，頗讀諱釋押闕之書。俺前日雲遊到中國，推算定數，不日將亂，主有真天子出世，尋訪多時，遇着俺張兄虬髯翁，他龍行虎步，是個王者之相，兼他英豪無雙，又加俺機謀莫測，那怕大事不成，一面屯集糧草，招納賢豪，光景已有八九分了。只是近日望氣，見太原地面祥雲籠罩，紫霧騰湧，此中若更有真人，這事可不決撤了也！俺因此別了張兄，一路訪問消息，約他在汾陽驕相尋，俺須索走一遭去。(下)

(沖末同上) 自家姓李名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也。這娘子姓張，元是楊越公家紅拂妓，只因俺越公府中獻策，他識得俺是個好漢子，選優作男妝，賺出侯門，奔俺寓所。俺思想若待納他來，越公見俺甚是欽重，功名唾手可得，怎的撒下去了？若待不納來，惹着俺的本事，那處不討得些榮華富貴，到爲些小事情辜負這娘子識英雄的心事，況且那顯得俺男兒漢志氣。因此上換了衣裝，連夜逃遁。俺曾在太原見州將李世民是個真命天子，一向要去輔佐他，恰好俺的故友劉文靖也在他門下，今同了娘子投奔他處，圖個出身，可不是好。一路行來，此乃靈石地方，有一座酒務兒在此。娘子俺每買早飯喫了去。(旦) 官人見的是。(沖) 酒保那里，咱每買早飯喫的。(內應) 官人娘子請坐，早飯就來。(沖) 娘子！你自梳頭，咱喂那馬兒去。(虛下)

(正末扮虬髯翁騎上) 三尺龍泉萬卷書，老天生我意何如。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則俺虬髯翁便是。俺自姓張，人見俺赤髯如虬，順口兒呼俺爲虬髯翁，咳！這些人那曉得行運來。

變調例 實例之部 改製類上

【仙呂點絳脣】俺則爲四海煙籠，九重翠蓋將傾敗；捷足高才，此際可便難寧耐。

【混江龍】鐵圍般世界，沒些兒福分怎應該。想當日也是刀尖兒上衣食，馬背兒上生涯，費多少苦爭惡戰，帶些兒鬼使神差，我至得稱孤道寡施張盡，全是那渴飲飢餐捋來。到今日江山坐享，竟不念父祖裁劃，一意兒七差八拗，儘情兒數黑量白；造迷樓，分明是高築起是非堆，開汗河，分明是生掘着兵戈海；弄的個人人思亂，處處生災。

【油葫蘆】因此上俺蓋世英雄大會核，心內揣，乘機兒出落那棟梁材，看霎時把錦繡乾坤改；索先期把神巧機關待，將蒼龍闕信步登，上天梯平地擺。作醜諷介少不得大將軍八面威風大，聖天子顯那的百靈來。

【天下樂】怎肯做一事無成兩鬢衰，時也波哉不再來！那些兒留得個青山在，躡着腳干甚忙，空着手使甚乖，怎做的井底蛙窺大海。

說話之間已到了靈石地方也！叫店家看了醜兒，咱待歇息一會兒。（作見旦梳頭介云）呀！呀！好一個女子也。

【哪叱令】顛不刺見來，少這般稔色；總莊家扮來，是豪門氣色；（作欲枕斜眠介）且從容睡來，看他每意色。（沖末上見介背云）這漢子好無理怎的偷觀俺這家，待去與他鬧一回。（作拔劍走近）且搖手，沖末復納劍退立看介。（旦作梳頭完走向末問介）妾身借問客官上姓。末作起答介）俺姓張。（旦）慚愧也妾身也姓張，五百年前共一家，妾身合爲妹子，哥哥受了禮者。（拜末末露答介）末）好熟莽，俺認了親；嘶呼喚，咱占了采；管不是以下裙釵。

（旦）妹子敢問哥哥第幾？（末）第三。（旦）是三兄。（末）妹子第幾？（旦）最長。（末）笑舉手介云：今多幸逢一妹。（旦）招沖末介）李郎，來見三兄。（沖

末見末介（沖）兄長上姓？（末）俺自姓張，人見俺赤髯如虬，則叫俺做虬髯翁。兄長上姓（沖末）小生姓李名賁（末）這名兒聞得好熟也。

【鶻踏枝】暢奇哉，好開懷！恁灌耳雄名，奕世良才，廝仰望多年，也那數載。這相逢，夙世應該。

【寄生草】向胡牀環坐罷，把家常漫問來。這裏的是甚麼肉？（沖）是羊肉，將次熟了。（末）俺餓了，可取些胡餅來喫。（沖取餅介）餅已在此，

羊肉也熟了。（末拔劍切肉介）切羊羔也用的着青鋒快，啖胡餅也充的俺飢腸。少香醪也難着俺豪人耐。（沖酒肆就在四邊，叫店家取來就是。雜送酒上）官人每酒在此。（沖送末介）張兄請酒。（末接酒，指且問沖）李郎貧士，何以致斯異人？（沖）踏躑躅，卻是一片有心人。他是越公府中侍兒，因俺獻策，越公他夜奔寓所，就納了他，走離西原。（末）呀！元來如此。俺正待解金貂，海樣酒腸寬，會知你探驪珠，色膽天來大！

（末）俺有些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否？（沖）是甚麼東西。（末）出人頭心肝介。

【醉中天】賢夫婦，休驚怪！把薄味獻將來，且細切精批。兀那喫劍材，索強似街頭賣，又不必加着葱蒜，任噉嚼吹毛般快。好滋味也，也是恁苦盡甜來。

（沖且）此是何人，張兄取其首來？（末）

【一半兒】風魔九伯一鴛胎，卻使盡心機用盡乖。俺和他十載冤仇天也似大，今日個趁懷，俺將他一半兒供餐一半兒捧。

俺看李郎儀容氣宇，真是個好漢，而今將到那里去？（沖）將到太原去。（末）李郎也！

【金盞兒】你濟川材自遠方來，那太原中定有個人兒在。（沖）則有一人，俺道他是異人，其餘將帥而已。（未）是甚般年歲，甚門宅，（沖）是州將之子，年二十歲了。（未）恁知他是何姓字，知他有甚安排？（沖）是隋之同姓，折節下士，英勇無比。（未）這家貴門何術到？你英雄見有裁劃。

（沖）俺有故人劉文靖，在他門下，尋他引見就是。（未）既是這等，李郎到太原可在汾陽橋會俺。（沖）兄要見他怎麼？（未）咳！李郎，李郎，恁看俺怎生不要見也！

【煞尾】當不得圖讖應奇占，分野呈祥靈。俺則怕冤家路窄，多是龍華會裏來，只讓得捷足高才。（拂髯介）好難捱，滿部榮惹，莫不做枉費工夫破鐵鞋，則在汾陽橋左側耐心兒相待。李郎，休失了信也！月明千里，則望你個故人來。（作騎驢下）（沖）且）誰想旅店之中，遇着這般異人也，咱每也執料行路去來。（下）

第二齣

（道士上）事有足駭，物有固然，俺在汾陽橋相候張兄，怎的還不見到也。（未騎驢上）則俺此驢，自別了李郎一妹，已到太原地方，則索向汾陽橋候他。

【正宮端正好】則爲湧祥光，騰紫氣，好着俺英雄每心下猜疑；逢人沿路探消息，恨不得踹遍了天涯地。

（見道士）呀！道兄早在此了也。（道）張兄一路，有何消息？（未）

【滾繡球】則俺旅店內歇征鞭，早又酒鐘頭逢豔質。（道）這個說他怎麼？（未）他識英雄，莽然擇配，便脫豪門，之子于歸。他的丈夫喚名李靖，（道）是有個李靖。（未）恁夫妻好見機，嘶喚罷歡然相對，更兼他道信真實。（道）他怎麼說來？（未）他說道：侯門

年少兵龍種，餘下多材只虎威，那樣蹺蹺。

（蓮）這等俺門所聞亦相同了，而今何計得見他？（末）

【倘秀才】有一個劉文靖和他密契，近日的在侯門如魚似水。俺相約汾陽候這回，少不得風動竹故人歸，定知一個端的。

（沖）則俺李靖同渾家來到太原，已尋人家安下了，不免赴張兄之約往汾陽橋走一遭。（見介）（末）李郎信人，可與道兄廝見咱！（沖）此位何人？（末）此間道兄善氣，前日言太原有王氣者便是。李郎既到，可同尋劉文靖去。（沖）小弟隨行，行行去去，此間已是，待小弟先教報門，門上人何在？（張干上）是那個？（沖）可對劉爺說有故友李靖同客拜訪。（張）曉得，待俺報去。向鬼門道裏介）雜扮劉上）自家劉文靖是也。門上報說李藥師同客相訪，許久不見李藥師，正要見他。（出見介）呀！果是李藥師，甚風兒吹得來也。此二位何人？（沖）此二兄善相，煩兄引見公子。（末）

藥師同客相訪，許久不見李藥師，正要見他。（出見介）呀！果是李藥師，甚風兒吹得來也。此二位何人？（沖）此二兄善相，煩兄引見公子。（末）

【接續球】比蒯通有智謀，比唐舉有眼力，待見個龍師火帝，怎生般八面之威。（劉）恰好有棋枰在桌兒上，請一位與小弟對局。叫張干快請公子出來看棋。（末）道兄善棋，可就對局。（道）劉相讓對弈介）（末）這殘棋有密機，但願你點籌的無心對壘，當局的沒量相持，鎮神頭您便難衝起，大鐵網須教莫打圍，索甚便宜。

（李公子上）自家李世民是也。劉先生飛書報道有客相訪，就請看棋，那相訪的聞說都是好漢，俺一心則待見他，不著衫履，就是湯婆見他去來。到了也，列位請了，早知列位到來，則合迎接，接待不周，勿令見罪。（道末作爲看介）（末）

【叨叨令】似這般揚揚神采相類，昂昂氣宇誰能配？長揖罷，嚇得俺身軀退；瞥眼間攪得俺心窩碎。（道作拍桌覆棋介）云）一局都輸了也，着誰人救來。（末）眼見得輸了也麼歌，眼見得輸了也麼歌，這局中還放甚麼雌雄對。

(沖對末云)張兄看得公子何如？(末)是真天子了。還有甚麼得講！(沖對劉云)此二兄說公子是真天子之相。(沖)惶愧也。景某何足道哉！(劉)二兄亦非常人，其言定不妄矣。(末)沖道辭介。咱們告退了也。(李劉)三兄爲何就行？(末)沖道)還有小事，改日再來。(李劉)既是三兄要行，恕不送了也。咱們同後堂去來。(下)(遂)張兄，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圖之可也。(末)道兄，俺豈不曉得也！

【滾繡球】一向的眼望捷旌旗，則待要耳聽好消息，怎知道恁般地位，霹空裏落了便宜。這是非好臉賊；下梢頭干瀆開氣，到不如早賦歸兮。一向的包藏隱謎三更棗，到今日斷送前程一局棋。不由人足跌胸毬。

(對沖云)李郎你同一妹可入西京尋武忠坊曲板門小宅，便是俺家。俺見李郎相從一妹甚是蕭條，欲令俺新婦認認從容，不可忘了。(沖)要兄雅意，敢不記懷。(末)

【尾聲】你個窮秀才偷香竊玉家徒壁，帶個女子孟嘗跨鳳乘鸞甚處棲？好向西京叩曲扉，勿惜崎嶇怯路岐，待取光臨蓬華輝，雖沒有玉鳳金龍旖旎奇，霧帳霞綃鋪設齊，也是俺數載經營家道微。今日個平地添來失路悲，俏一似直上高樓去了梯，待邀你個相知到家內也，曉得俺半世癡心落得一個悔。

(同送下)(沖)誰想張兄見了李公子恁的不快也，且到渾家下處，打點入西京去來。(下)

第三齣

(扮張千上)自家張三郎家中一個張千便是，則俺家三郎分付在門首等候李郎一娘子，怎的還不見來？(沖旦上)俺兩人行了數日，又到西京，一路問來，此間已是武陵坊了，不免上前斷問咱。張來的可是李郎一娘子麼？(沖旦)俺們正是，你爲何曉得？(張)三郎若俺在此等候多時了，請到裏面待俺報復去。(沖旦)進介。外面好不大的房子也。(張)向鬼門道裏介。有李郎一娘子來了也。(末)改妝上。則俺此齣便是，自見李公子之後，相約李郎一妹到此，道纔張千稟道，李郎一妹來了也，只索上前相見去。

【中呂粉蝶兒】誰着先鞭把熱心兒一時都變。聞知道來了英賢，待把那一生心千年計等閒受禪，更兼有兄妹排連，和個好相識愈加權忤。

（見介）果是李郎一妹到也。

【醉春風】俺和你旅店乍相逢，豪門圖識面，怎知道殘棋一局太熬煎，嚇的人來喘喘；今日個特地跟尋，則待要儘心訴告，你可也放情繾綣。

請將姪子出來，見李郎一姪子者（外旦扮亂鬚姪子見介）早知李郎一姪子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周，弗令見罪。（沖旦）輕這潭府，唐突不勝。（末）下次小的每快排飯相待者。

【迎仙客】想俺也居陋淺，欠周全，無非是鳳脂麟脂無別件，簫管吹，樽榼獻，雖則是簡褻了蕭史嬋娟，也則索多把茶蘇勸。

（沖旦）俺夫婦二人驟然來此，又蒙如此盛宴，請弗過讓。（末）下次小的每，將箱籠儘數搬出來，擺在牀上者（沖旦）相語介道是甚麼意思（末）李郎一妹你疑慮也。

【紅繡鞋】這是俺家私一線，也是你夙世前緣，儘將來相贈好擎天。也你猜金谷聖，也不是洛陽田，這箱籠多是算家財文數卷。

此數十箱文簿點給，皆是俺寶貨泉貝之數，悉以充贖；李郎一妹可受了者（沖旦）張兄說的是甚麼話也，世間那有此事來（末）李郎一妹你兀自不知俺心事也。

【十二月】俺則爲四海價苦爭惡戰，不日嘸沫垂涎。今日個兀自有真人注選，還誰去拍掌撐拳！俺自有前程路遠，

罵了呵，怕落了杯圈。

合家入等都來認了主人翁者。（衆跪拜介）（沖）小生有何德能，張兄如此相待，何以克當也，請問張兄搬了家，而今將到那裏去？（末）

【堯民歌】這機關到口尙難傳，功名到手在天邊，東南有路好周旋。他時記取此時言：十年，十年，若有遠方的異姓宣，就便是魚龍變。

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便是俺得志之日；李郎一妹，瀝酒相賀便了。李郎一妹勉之扶真主，立功業，俺帶一奴隨行，俺從此道矣。（沖且）怎舍的就去也，俺夫婦相送一程。（末）不必相送，反致惹人耳目，則記瀝酒東南便是情分。（沖且）就是張兄決意如此，俺們不必強他，只整備打點東西聲音也。俺們前後執料去來。（下）（末）別了李郎一妹了也，帶了張干，俺和娘子下海去來！張）若說下海，俺不去，怕海龍王問俺要寶。末）胡說！你那有甚麼寶？（張）你的寶都姓李了，俺肚子底下還剩得一雙夜明珠。（末）胡說！快隨我來，想俺好下不得這口氣兒也。

【耍孩兒】太平車載不起沖天怨，一霎兒把剛腸悶軟。錦江山眼盼盼難留戀，似這般退後趨前。非是俺肯輸心，臂鷹手輕藏彈，都則因怕失手釣熬鉤，別上牽。爲此深籌算，又不是有家難奔，怎弄個有命難全。

【三煞】若甘心肯伏降，那侯封也自羶；則強強從來受不得人輕賤，況藏弓烹狗爲常事，若祝華呼嵩更赧然；似這樣真無見，可不道無爲牛後，寧作雞前。

（道帶兵將上云）則俺帶了海船上兵將去接張兄，遠遠來的是了也。接介（分付兵將起立介）（道末相見介）（末）道兄怎知畢竟走此一著也。

【二敘】明晃晃列隊伍，齊嶄嶄排戰船，這處那處，那那營三窟藏機變，倘若死爭蝸角，有些兒氣，則怕那空讓漁人兩得便，退一著誰能辨總一般也，稱孤道寡，少不得也勅誥傳宣。

渡海去也。

【三敘】看汪洋，掬不來；那羞慚，難洗滌。這是生險，生亮天公變。俺則去圖他海外鐵圍界，拚得個去了城南金谷園，非是俺難留戀，怕的是死替人掙着世界，生捉鬼畫上凌煙。

已過了這邊也。

【尾聲】跨長鯨，涉大川，望中華則一圈，則俺猛回頭單留的紅熱面。兀良那一帶祥雲，還罩着太原中地兒上卷。

第四齣

（黃門官上）長安多少富家，不識明星直到老。自家扶餘國一個黃門官是也。早朝時分，吾王升殿，只得在此伺候。靜鞭三下響，吾王早上。（末扮國王帶昭容內官上開）則俺亂髮鬚自從別了李耶一妹，撇了中華，到得海外，恰好扶餘國內亂，乘機奪取，數日之間，傳檄而定。事成之後，道兄別了俺到十洲三島靈遊去了，及至訪問中華消耗，果是李世民成了大事。咳！還虧得主的意見不差，得有今日也呵！

【雙調新水令】擬旒端冕自稱王，索強如下場頭封侯拜將。江山原坐享，黎庶盡心降。四境封疆，卻也自居人上。

（黃門朝見介）

【駐馬聽】想當日海宇分張，儉情的已作彌天望。干戈擾攘，狠心兒下手便爲強。眼睜睜向分野見稂莠，意懸懸從棋局知趨向。若當日個無諱讓，好險也這分爭定不肯空消帳。

（官兒上）自家扶餘國中一個通事官員便是，有中原檄文到來，朝見晉王咱（朝見介）顯 晉王千歲，臣 啓 晉王，中原大唐檄文到來，獻上晉王御覽。未看讀介）大唐兵部尚書兼左僕射平章事掛征軍印大元帥李，呀！通事官兒你曉得他的名字麼？（官）是曉得！單名着一個靖字。（未）咳！李！李！你的官爵可也不小了也。

【鴈兒落】俺道你男兒當自強，可也平掙個頭廳相。不則那暮登天子堂，又早坐金頂蓮花帳。

【得勝令】那一個女裙釵，老不尋常，這一個莽秀才，麤地做新郎，兩下裏都一樣胡突帳，到今日纔還他個回味香。思量！那一日將家業輕輕讓，心腸，這是俺結英豪海上方。

且看檄文如何說。（念介）「爲協 倉 叛 賊 事，高 麗 負 固，抗 我 王 師，海 外 諸 國 有 能 歸 順 天 朝，一 心 協 助 者，功 成 之 后，通 貢 頒 朔，加 號 冊 封，須 至 檄 者。」俺理會得也！俺報書上則寫道「扶 餘 新 主 張」，他自然曉得俺成事了也。快傳旨軍政司撥海船千艘，水軍三萬，助大唐征高麗去者！

【沽美酒】些娘的，高麗王硬着膽，要爭強，怎不怕那平定 乾坤架海樑。俺助陣的旌旗搖晃，暗裏箭，最難防。

【太平令】也只爲李元帥朋情來往，致的個唐天子臣伏戎羌。俺則記不起年時那樁，回文上還他的當，則寫道扶餘 國立王，姓張，囑咐你李 郎，好詳，須知俺改腔換裝，再傳示鴈行，女 娘；則索纒着酒向那東南勾帳。

【清江引】想當日看殘棋不氣長，一霎兒提和放；兩地幹功名，都遂平生望，方信道好男兒道路廣。

改製類下——製意

荆軻

一 原製——刺客列傳節錄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六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

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荆卿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卿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荆卿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卿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卿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荆卿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卿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卿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

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光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

出見田光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騏驎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

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卿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涕泣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卿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

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一復爲羽聲，既訖，士皆擗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秦舞陽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撻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

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成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

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

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

「爲非人也。」

二 新製——荆軻 顧一樵——岳飛及其他

劇中人

荆軻

狗屠

高漸離(善擊琴者)

樊於期(秦將)

酒店母女

田光(處士)

秋紋(美女)

美女三四人

秦太子丹

御者

秦鍾馗(十三齡童)

秦王政

蒙嘉(秦王寵臣)

秦廷侍臣數人

夏無且(秦王侍臣)

第一幕

地點 燕市某酒肆

時間 秦王政二十年甲戌初夏

酒店母女在場母事悉任女拭桌檯。

夏無且 廣闊之部 女製檯下

女（望天空，時紅日已上三竿）媽媽，菜快做好了，你看時候已經不早，他們也快來了。

母（端着熱騰騰剛盛出的一大碗肉放在一邊）天氣漸漸熱起來了，菜稍爲涼一涼好按酒。（望一望初夏的陽光）對了，時候已經不早，他們快來了。巧兒，他們說還是常來的三位先生一起喝酒吧，那麼還在那邊常坐的桌子上擺起盅筷來吧。

女（取盅筷擺放）媽媽，他們總是三個人在一起，殺狗的張三爺同彈琴的高大爺我都從小就認識，倒是那位什麼慶卿，很有些奇特。

母聽說荆卿是齊國人，有人又說是衛國人，他自己好像說是從魯國來，我也莫明其妙。那天私下向張三叔打聽，張三叔說這位荆卿書又讀得多，劍又舞得好，真是在我們全燕國都找不出這樣一個人呢！

女（詫異，露景仰意）媽媽，我一向只看出這位荆大爺喝起酒來洪量不凡，正不曉得是這樣一個人呢。

母巧兒，正是，你怎麼不知道？你聽人家都稱呼他荆卿，不說荆大爺，荆二爺的。他們說這是尊稱，我也弄不清楚。

〔荆卿狗屠歡笑上〕

狗屠 王大嫂，狗肉煮好了吧？這隻狗肥胖得很，多加些作料，一定很好的。

母 張三叔，剛煮好盛了出來，正候着你們來呢。

狗屠（鼻嗅幾嗅）對了，不差，香極了！香極了！

荆軻（笑）哼，老張，你天天喫狗肉，怎麼還餓得……

女（將一大碗狗肉端將過來放在桌子中心）

狗屠 好，好，好，巧姐兒，快給弄一壺酒來先喝着。

〔女取酒下〕

荆軻 高漸離怎樣還沒有來，他從來不晚到，我們何妨等他一等。

狗屠（已經動手用筷子夾了一大塊肥肉）

荆軻 哼，你真是見了狗肉，就不由得自己作主。

狗屠（肥肉已經放到口邊，忽暫停，作答）哈哈！荆卿，你別說我了，你還不是見了酒壺就由不得自己作主！（說

完，趕快把肉放進口去，塞了一滿嘴）

荆軻（視狗屠狂笑）

〔女持一酒壺上〕

荆軻（接酒壺自斟一杯，一飲而盡，飲盡復狂笑）

〔高漸離攜筑上〕

荆軻 漸離，怎麼來晚了，莫非半路上遇見了什麼天仙美女，又害你彈了一回曲子？

高漸離（坐定）那裏彈曲子剛纔走過城心，中街有一大羣書獃子聚在那裏鬧作一團……

狗屠 管他們做什麼！他們祇會聽得好聽，連打架都打不起來呢。

荆軻 那麼，這班只曉得死讀書，連打架都不會的人，到底在鬧些什麼呢？

高漸離 你們猜鬧些什麼。有些說秦國出兵山東，伐齊攻楚，燕必不免，非趕緊想法「合從」不可。有些說約三晉，連齊，再媾匈奴，秦，方可挽救於萬一。有些說「合從」之計，曠日持久，現在韓王被虜，兵臨趙都，禍在旦夕，惟有激勵士氣，以死報國。他們你一句我一句，故此鬧作一團，倒好像真正秦兵打來了一般。

荆軻 秦國實在太霸道了！（長嘆一聲，連飲三杯，飲罷忽放聲狂笑，顧狗屠說）老張，怎麼聽呆了？咱們還是喫狗肉要緊。

狗屠（忿忿）正是，狗肉好多了，那些無法無天的秦國人還配不上動我老張的屠刀呢！

荆軻 漸離，趕快痛飲幾杯再說，現在時勢亂得這樣，我們更應該喝一個痛快淋漓。秦國強橫，又那裏嚇得了酒燒熱了的心腸！

高漸離（連乾數杯）好酒好酒！

狗屠（向高）今天狗肉特別有味，香極了，你也多喫些。

〔巧姐又換了兩壺酒來，便下〕

荆軻 好，正用得着。（狂飲）

〔三人對飲，高漸離始擊筑〕

荆軻 （拍案起立，驚叫一聲，走數步，立定，起始放歌）

盤有狗肉，

樽有美酒；

英雄滿座，

聽我狂歌。

白雲漫漫，天日無光，

誰人知道我心傷？

酒入了愁腸，

洗到塊血，

燒熱了我的胸膛。

朋友啊，

我的血在沸騰，

我的劍在哀鳴——

趁滿腔熱血，

變國例 實例之部 改製類下

學文示例

竟談上誰家的門庭？

〔拔劍起舞〕

像不絕的西風，

掃落葉，

捲殘雲，

仗這霜芒利劍，

殺盡天下的奸雄！

〔衆鬪起合呼〕

殺盡天下的奸雄！

〔荆軻就座〕

朋友們：

有酒須當醉，

更進一杯！

狗屠 好，痛快痛快！（轉身見巧姐兒）怎樣，你也聽呆了？（稍停）噲，要真是外國人打來怎麼樣？

女 真的嗎？外國人要打來麼？我既不會喝酒，又不會放歌，那便如何是好？

荆軻、（忍不住笑起來）哈哈，聰明孩子，原來喝酒放歌還有這等好處！

女 反正我怕……

〔樊於期上〕

樊 有酒賣沒有？（口音稍異）

女 （驚起）分明是外國人口音，我怕……

〔女下〕

荆軻 （突如其來地問）將軍是否從秦國來？

樊於期 （驟驚，旋即鎮靜）我本秦人，亡命來此。請問足下怎樣知道那麼清楚？

荆軻 哈哈，我不過聽說有一位樊於期將軍，從秦國來，剛纔聽出口音，故此冒昧一問罷了。

狗屠 （拔刀）什麼？秦國來的奸細？待我結果他的性命。

高漸離 老張，慢來。秦王無道，樊將軍因得罪逃到我們燕國來，我們只是同暴君作對，正應該同樊將軍表同情，怎樣反而害他？

樊於期 我本來是亡命的人，因慕燕太子丹賢，特地來歸。蒙太子丹寬洪收容，真是難得。當我渡過易水的時候，我已經把我的頭顱獻給貴國的人了，素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所以我寧可死到這裏來。高漸離 但是將軍總要仔細纔好。剛纔聽說秦王重價贖將軍首，真得留神你的頭顱纔好。

荆軻 噯呀，好一個秦王！

樊於期 唉，我現在還能活着，無非仗着太子丹和燕人的高義，我又何必怕呢！
狗屠 對了，不必怕，我不殺你。（將刀放下）好朋友，我們一起喝酒怎樣？

〔四人皆入座〕

〔巧姐正探望〕

狗屠 巧姐兒再添付盞筷，多提幾盞酒來。

〔巧姐上便下〕

〔四人對飲〕

樊於期 （指筑）這是什麼樂器？

高漸離 這叫做筑。

樊於期 很像琴呢。請問怎樣彈法？

高漸離 用竹打着就是了。（說完便擊起筑來）

狗屠 荆卿，再喝幾杯怎樣？

荆軻 （連飲數杯，猛擲杯，悲歌）

我痛恨強秦，
我痛恨強秦，
張開血盆似的巨口，
要把六國一氣儘吞。

誇什麼豪傑之士！
說什麼血氣之倫！
眼看着：

秦兵像疾風暴雨，
吹到了易水之濱。
要劫掠燕人的子孫，
要盤踞燕人的祖墳！

樊將軍，
你來自西秦，

秦王一心一意只貪求，
黑重賞賂你的頭。
好朋友，

樊國例 實例之部 改製類下

學文示例

更盡一杯忘憂酒。
剷除天下的凶邪，
果是誰的職守？

趁胸有餘燼，

趁血有餘溫，

朋友們，

且開懷痛飲！

且開懷痛飲！

〔歌罷樂止，荆軻高漸離對泣，旁若無人〕

樊於期（驚異問狗屠）怎樣他們忽然愁傷到這種地步？

狗屠 真是酒入愁腸化作淚，這也難怪他們！

樊於期（稍猶豫，旋與辭）那麼我可要先告辭了。（向荆卿高漸離致禮，荆卿高漸離不稍理，泣如故）

狗屠 我也已有醉意，一起走吧。

〔樊於期狗屠下〕

〔女閃出，見二人對泣，驚詫莫名其故〕

〔田光僕行上〕

女 田相公怎樣來了。

田 荆卿在這裏麼？

女 〔指荆卿〕是荆卿在這裏，剛喝了半天酒，恐怕醉了罷。

田 〔走近荆卿〕——目光發怔，若有猶疑狀，向女問——是荆卿麼？

荆卿 〔猛起立，拭淚，繼以狂笑〕——忽發覺——原來田處士來此，一起喝幾杯酒怎樣？

高漸離 田處士，久違了。今天喝多了，恕我下次再奉陪一醉。

〔高漸離下〕

〔女取酒上〕

荆卿 田處士我先敬你一杯。

田光 〔坐定，漸沈靜〕壯士我也敬你一杯，願此杯酒，滅彼朝食。（各飲盡）

荆卿 處士怎樣奮激起來，莫非秦兵犯境，危在旦夕麼？

田光 燕弱小不足抗，然而亡亦不足惜！獨恨暴秦之興，啓萬世之亂源耳。

荆卿 那麼計將安出？

田光 現在秦已虜韓王，南伐楚，北臨趙，「合從」也來不及了。唉（四顧左右）……當然燕秦不兩立……

荆軻（注請傾聽）

田光 荆卿，光與子相善，舉國盡知……光已老弱，無能爲力，太子丹竟以國家大計相商，光不揣冒昧，已經舉薦壯

士，請趕緊到太子宮中走一遭，何如？

荆軻 謹受教。

〔二人相對，半嚮不語〕

田光 事急矣，沒有犧牲，那有代價！

荆軻（思索）

田光（起立）壯士！請從此行見太子，勉圖大計怎樣？

荆軻 國家大事，驚下之才，恐不足任使。（露不欲即行狀）

田光（猶疑半嚮，旋若有所決）那麼，荆卿，請從此別！

荆軻 何爲乎匆匆？

田光 壯士勉之……（急拔劍）……荆卿別了，請告太子，國家大事，雖死不泄矣！（霎那間舉步作欲行狀，乘勢

自刎死）

荆軻 (驚愕, 不泣, 不笑)

(酒店母女趨出, 見狀驚疑)

荆軻 (拔劍雜舞, 狂笑)

(幕落)

第二幕

地點 上舍——荆軻居所

時間 同年初秋

荆軻、秋紋及美女三四人登場。

啓幕, 歡笑聲雜作。

荆軻坐軟椅上, 秋紋抱琴側坐。

秋紋奏琴, 諸美女起舞, 荆軻含笑擊拍。

荆軻 (歌)

空氣何芬芳,

細樂何悠揚,

我似醉醺了醇酒,

變調例 實例之部 改製類下

學文示例

在夢境裏面徜徉。

〔衆和〕

徜徉，徜徉，

原是幻夢一場！

你們的錯謬凌亂，

像是風裏蝴蝶。

你們的情影翩翩，

像是殘春花瓣。

〔衆和〕

花瓣，花瓣，

且看秋風黃葉！

柳在鼓琴，

我在低歌，

誰說良朋勝景，

任他零雨殘花？

〔衆和〕

嗚呼！
怕你壯年虛過！

空氣何芬芳，

細樂何悠揚，

我似醉醺了醇酒，

在夢境裏面徜徉。

〔衆和〕

徜徉，徜徉，

原是幻夢一場。

荆軻 好好！舞得好！你們也累了，歇一會吧。晚上我們在葡萄架下趁着月色擺起酒來，鬧一個整夜好不好？

秋紋 荆卿，你剛纔不說這兩天來心上不知着急什麼悶得慌麼？初秋的天氣，晚上葡萄架下着了涼不大好呢？我要喝酒還是上碧霞閣，那裏點起各色的燈來，襯着月色，也是最好不過的。

一美女 正是，秋紋姊的話一點不錯。今天清早我到後花園，已經覺着冷氣逼人，夜來想必更涼了。

荆軻 秋……秋天到了！（顧衆美女）好！那麼回頭再說吧。我這時候覺得有些不快，就在這裏午睡了。

〔衆美女下〕

秋紋 論理你也該多休息休息了。這兩天我看你神思怪不好的。

荆軻 唉！真是，秋天到了！

秋紋 （將欲退下）

荆軻 （瞥見秋紋欲下）秋紋，停一會走！我心裏悶得慌，你替我彈一曲秋聲歌怎樣？你總說到秋天纔肯彈，現在可以彈了。

秋紋 今天你不舒服，我不彈那個。那個調子太淒涼了。

荆軻 不要緊，我心裏不舒服，纔惦念着聽那個調子呢，（略啞音調）是不是這樣的？你彈着聽我唱怎樣？

秋紋 你還是休息休息再說吧，怎麼又要唱起歌來？

荆軻 不要緊，你說淒涼，我說纔悲壯呢。

秋紋 （彈琴）

荆軻 （歌）

聽，聽那颯颯的秋風，

鬼吟般吹入了困處！

秋紋，我們將像彩雲，

橫被衝散在那天空！

我愛你的琴聲哀怨，
像一顆顆淚墜玉盤；
我也愛秋風的蕭蕭，
像萬千士卒的鼓噪。

今朝呵，有琴歌相和，
且憐情的大家歡樂。
來日呵，我獨葬荒邱，
你獨看陌頭的楊柳！

秋天是流血的箭候，
秋天是離淚的辰光——
血染在樹樹的枝頭；
淚滴在情人的心上。

秋寂！且住了你的琴聲，
我不知何如這般惶惑。

變調例 實例之部 改製類下

聽，聽那颯颯的秋風，

鬼吟般吹入了園籬！

秋紋 說也奇怪，你今天的聲音怎樣震顯得那麼利害！我這幾天總覺得你心中有事，到底爲什麼，可否容我知道？

荆軻 （強作微笑）秦兵已經打到燕國南界，禍在旦夕，愁不能同卿等常歡樂耳！

秋紋 當今世事紛紜，竊強得勢，燕國弱小，早知不免。然而人間的歡聚，又豈在畫棟雕梁，車馬輕裘，世俗的繁華呢？

在深山的幽谷裏，竹林葱鬱着做了園籬，白雲繚繞着封了門牆，釀些新酒，採些鮮果，且歌且舞，拋棄了世俗，忘卻了人生，該是多麼有趣啊！

荆軻 我可以做雲間的白鶴，痛飲着酒般的朝露，澆滅我心頭的烈火。我也可以做山中的猿猴，飽啖些噀人的野果，填塞我滿懷的抑鬱。但是……但是……我怎樣孤零零獨自一個人活着呢！

秋紋 所貴爲君子歡者，在乎共患難耳。妾身久已心許，願結草廬，隨君子餐風飲雪，終此生耳！

荆軻 哈哈，秋紋，我荆卿一介無賴，蒙你以患難相許，能不感激？但是……但是……

秋紋 荆卿，國破家亡，弱女子亦能一死殉國，但是強秦正當盛時，死亦無益，何若相偕歸隱，共樂天日？春風秋雨，陰晴萬變，但在山中賞此奇景，也不冤枉。

荆軻 有美人如花般借隱山林，幾生修到，我荆軻豈不知享此清福！秦正強盛，諸侯皆不免，何況於弱燕？但是大丈夫

夫生當今世，豈能獨自逃到山野去儉生！我固知道雖死無益，但暴秦待勢，明知其不可遏，不免還得爲天地間存一些正氣罷了。

秋紋（受感動狀）那麼，荆卿你真將以死報讎麼？妾不肖，亦不敢存儉生之意，願先斬妾以誠儉生之士！

荆軻 深情若彼，義憤如此，秋紋呵，你真愧殺男子了啊！

秋紋（持劍呈荆軻，露十分堅決狀）

荆軻（按劍放一邊，笑着說）——哈哈，現在大局雖然不可收拾，但還有一線的希望呢！

秋紋（微改容，忽然高興地問）還有希望麼？一線希望在那裏？

荆軻 你知道曹沫劫齊桓公的故事麼？

秋紋 聽說過。那麼現在到底怎樣辦呢？

荆軻 現今唯一的方法，惟有持利刃劫秦王，在生死的關頭，迫着他答應完全歸還諸侯的侵地，那就好了。

秋紋 那這非天下第一勇士不能辦。

荆軻（忽驚，覺出言不慎，四顧）秋紋，我剛纔說什麼來的？

秋紋 我們剛說着雲間的白鶴，山中的猿猴呢。

〔半齣不語〕

〔一美女上〕

一美女 荆卿，太子請見。太子已經來了些時，只因姊妹們都在後面猜謎玩笑，沒有早通報。

荆軻 那麼就請太子到這裏來。

〔美女下〕

荆軻 秋紋，留神讓他們不必來侍候，我有要緊話同太子談呢？

〔秋紋下〕

〔燕太子丹上〕

燕太子丹 聽說有些不舒服，不知究竟覺得怎樣？

荆軻 哈哈，沒有什麼，大概是多喝了酒罷了。（荆軻談笑自若）

太子丹 （四顧）

荆軻 哈哈，今晚請太子留在上舍，一起痛飲幾杯怎樣？

太子丹 荆卿，國家將亡，禍在旦夕，那裏還有心腸置酒高會？

荆軻 （故作不知問）太子，到底大勢怎樣？爲什麼這樣驚惶起來？

太子丹 足下或有不知，秦兵且暮渡易水，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

荆軻 唉，臣荆軻豈有不知之理，就是太子不說，我也正打算着出發了。但是遠道至秦，無緣無故，又如何能見信於人？

太子丹 那麼請問有何方法？

荆軻 秦王緝購樊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加以燕國督亢一帶的地圖奉獻秦王，秦王一定高興，然後臣纔得有以報命哩。

太子丹 （躊躇）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再一思量。

荆軻 （思索）好好，我自自有道理。

〔太子丹與辭〕

〔荆軻送數步，復回，立定，取劍佩之身〕

荆軻 好好，我自自有道理。

〔荆軻疾走出〕

（幕落）

第三幕

地點 易水邊樹下，設席置酒。

變調例 實例之部 改製類下

時間 後一日午後。大風。

暴風起，落葉簌簌下。

燕太子丹高漸離狗屠匿轍上。

太子丹 今日之行，關係國家存亡，願荆卿此行，馬到成功纔好。

高漸離 秦王貪，今有所獻，其勢必得所願了。

狗屠 (說笑) 可惜秦王不像我那樣貪喫狗肉，否則我倒可以盡力呢。

高漸離 (向狗屠丟眼) 太子，請問到底預備獻些什麼？

太子丹 吾燕督亢的地圖已經預備了一張，打算由荆卿獻去。(取圖出示)

狗屠 那麼，利器呢？

太子丹 丹已求得利匕首，藏在圖後，包管可以成功。

〔荆卿持一小木匣上〕

〔太子丹起立相迎，各復就坐〕

太子丹 這是地圖。(授荆)

荆軻 好一幅地圖，白白獻於秦王。

狗屠 我想光是地園，誰相信你畫的對不對呢？

荆軻 對了，所以我纔主張把樊將軍的頭顱一起獻了呢！好好一個頭顱，那自然是千真萬確了。

太子丹 荆軻！這個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總不忍殺無家可歸投到我門下的可憐人。

狗屠（若有所憶）哦，樊將軍（問高漸離）就是我們那天在此喝酒遇見的不是險些兒我的屠刀無情砍下了他的頭顱嗎？

荆軻（舉木匣——言時露微笑）不勞你的屠刀了，樊將軍首已經在我手裏！

〔園座喫驚〕

太子丹 噯呀，怎樣竟把樊將軍殺了呢！

高漸離 我原曾經警告他來的。那樣的頭顱是已經有相當的代價的。爲了大局計，原也只好借重，難怪荆卿孟浪呢？

荆軻 頭顱在此，但是我又何嘗殺了將軍！

狗屠 不殺怎樣頭顱會自己跑到你的手裏來呢？

荆軻 待我慢慢講來：就是昨天太子走後，我私自去見樊於期。我問他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又重賞購將軍首，究竟作何打算於期仰天太息，流淚回答說：「痛心徹骨之事，時刻在念，但計不知所出耳！」接着我把到秦國去的

計畫大略告訴了，樊將軍即刻偏袒搃腕，慨然允諾，而將軍之頭顱，便隨將軍之寶劍下矣！

太子丹（感動，掩面哀哭）

高漸離 樊將軍死得好！

〔狗屠方開步〕

〔忽秦舞陽上，旁若無人。〕

狗屠（嘻皮笑臉說）噲！小孩子，來此作甚？

秦舞陽 我雖則祇活了十有三歲，倒是殺人不眨眼。你可少鬧一點！

狗屠 我已經殺了半生的狗，哈哈！

秦舞陽 快讓我進去，否則我秦舞陽可不答應。

太子丹 原來秦舞陽到，快請進來就座，先喝杯酒再細談。（介紹秦）這位便是秦舞陽，少年英勇，特地請他爲荆

卿副好，我們一起痛飲三杯。

〔衆舉杯〕

太子丹 願天棄暴，滅彼強秦！（各飲一杯）

〔太子丹取匕首出，向衆舉匕首〕

願此利刃，發彼元兇（又一杯）

願壯士馬到成功（又一杯盞）

〔御者上〕

御者，稟太子車馬齊備，恭候出發。

太子丹（問荆軻）荆卿，預備出發怎樣？

荆軻（不答）

〔衆相對各不語〕

御者 稟太子紅日漸漸西沈，出發還請從早爲妙。

太子丹 荆卿有意出發了麼？

荆軻（若無聞）

太子丹 紅日已將西垂，荆卿豈有意哉？可否請得先遣秦舞陽走？

荆軻（忽震怒，起立，厲聲叱太子）爲什麼太子把這一去不回的任務派給一個孩子呢？！提着匕首到不測的

疆秦去，明知其不生還；我之所以留者，爲着等一個壯士同行耳。今太子既然催促，請從此辭好了。（起立作準備

出發狀）

〔御者下〕

〔荆軻拔劍繞場，舞數匝〕

〔舞時高漸離擊筑聲作〕

荆軻

（歌）（歌時賓客白衣冠陸續上，聞聲皆垂淚涕泣）

燕太子，請從此辭！

我此去拚着一死，

把萬惡的秦王刺，

雪我燕人的恥。

一年來承你知遇，

把我當上卿尊禮；

刺了馬肝來佐酒，

我今朝也肝膽披瀝！

我荆軻清貧如洗，

孤伶伶無處無處，

人生難得一知己，

願把此生獻給你

宮殿裏美女如雲，
誰個比得我秋紋？
數月來低唱淺唱，
今朝竟孤雁失羣！

秋紋！是國事迫緊，
太子的義高情深，
我挺身獨入西秦，
從此永訣了秋紋！

我這病的故園！

我拜別你的命歸山河！

誰說敵人的罪惡，
不是男兒的死所？

我不管事敗功成，

變翻例 實例之部 改製類下

學文示例

把頭血且灑處，
讓秦王雄心沒退，
嗅嗅燕人的血腥！

別了，別了，朋友們，

且時候我的好音。

漠漠河邊秋月夜，

莫忘了爲我招魂！

太子丹 壯士請了前途珍重！

荊軻 (就車而去，隨行高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第四幕

地點 秦威湯宮殿上。

時間 同年秋。

暴風雨，雷電時作。

秦王及侍臣在場。

蒙嘉（伏他啓奏）啓奏大王：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大喜）哈哈！原來如此好，召燕王使者進見罷了。

〔蒙嘉下，引荆軻秦舞陽進〕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進）

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階色變）

荆軻（呈樊於期頭函）

秦王 好一個賊臣！

〔羣臣在殿下私議〕

一侍臣 這小孩子臉色有些奇怪呢！

又一侍臣 你看他渾身戰慄得那樣。

荆軻 (顧笑舞陽前謝) 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 把地圖呈上來。

荆軻 (取圖奏之)

〔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荆軻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長不易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殿上侍臣以手共搏之。〕

一老侍臣 殿下諸臣手無寸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那便如何是好！

夏無且 (以藥囊擲荆軻)

侍臣 王負劍……負劍……

〔秦王以劍推之於背，遂拔以擊荆軻；荆軻負傷，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

荆軻 (倚柱而笑，旋怒目厲聲) 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秦王，盡還諸侯侵地，而所以報燕太子丹耳。唉！我荆軻縱不得除此強暴，但爲天地存一息正氣，雖死何恨！哈哈！哈哈！(狂笑)

〔侍臣上擁荆軻下〕

秦王 (顧侍醫，忽狂呼) 怎樣又來了呢！這一次我可逃不了啊！

夏無且 大王心神恍惚，恐怕遇了邪祟，還請早些退息，待下臣配一服九龍去邪安神藥，一會兒就呈上來。（作欲行狀）

秦王（若有所見，惶懼）

〔半空忽現荆軻，怒目含笑。羣臣皆愕視。秦王畏縮萬分，伏地側目上視，嚇得呆了一般〕

〔隱約聞擊筑聲〕

（幕徐閉）

民國十三年雲南起義紀念前二日晚始草，翌日夜半完稿。篇中短歌，梁實秋作。

大澤鄉

一 原製——陳涉世家 節錄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八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傭耕之壠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發閩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

製體例 實例之部 改製類下

四〇九

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

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銓、鄆、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大澤鄉 茅盾——茅盾短篇小說集第二集

算來已經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這秋季的淋雨還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風，呼呼地吹得帳幕像要倒坍下來似的震搖。偶而風勢稍殺，嗚嗚地像遠處的悲笳；那時候，那時候，被蓋住了的猖獗的雨，聾便又突然擡頭，騰騰地宛然是軍鼓催人上戰場。

中間還夾着一些異樣的聲浪：是尖銳的，淒厲的，有曲折抑揚，是幾個音符組成的人們說話似的聲浪。這也是兩三天前和大風大雨一同來的，據說是狐狸的哀噪。

軍營早已移到小丘上。九百戍卒算是還能夠晒一堆乾燥的稻草，只這便是那兩位終天醉成泥貓的顛覆軍官的唯一的路略。

軍官呢，本來也許不是那樣顛覆的傢伙。縱然說不上身經大小百餘戰，但是他們的祖若父卻是當年鐵騎營中的悍將，十個年頭的縱橫奮戰掃蕩了韓，趙，魏，楚，燕，齊，給秦王政掙得了統一的天下；他們在母親肚子裏早已聽慣了鼙鼓的聲音，他們又在戎馬倉皇中長大，他們是將門之後，富農世家，披堅執銳作軍人是他們的專有權，他們平時帶領的部卒和他們一樣是富農的子弟，或許竟是同村的兒郎，他們中間有階級的意識作聯絡。然而現在，他們卻只能帶着原是「閭左貧民」的戍卒九百，是向來沒有當兵權利的「閭左貧民」，他們富農素所奴視的「閭

左貧民，」沒有一點共同階級意識的「部下」

◎落在這樣生疏的甚至還有些敵意的環境中的他們倆，恰又逢到這樣悶損人的秋霖，不知不覺便成爲酒糊塗；說是「泥貓」實在已是耗子們所不怕的「泥貓」。

半夜酒醒，聽到那樣胡笳似的風鳴，軍鼓似的雨響，又感着砭骨似的秋夜的寒冷，這兩位富農之子的軍官恍惚覺得已在萬里平沙的漠北的邊疆。聞說他們此去的目的地叫做什麼，漁陽？漁陽？好一個腹口的名兒！知否是大將軍蒙恬統帶三十萬兒郎到過的地方？三十萬雄兵都不會回來，知否是化作了那邊的青燐蔓草嘍！

想不得！酒後的愁思，愈抽愈長。官中的命令是八月杪到達防地，即今已是八月向盡，卻僅到這大澤鄉；而又是淫淫秋雨阻道。誤了期麼？有軍法！

聽說昨天從魚肚子裏發見一方素帛，硃書三個字：陳勝王！

陳勝？兩屯長之一。是叫做陳勝呀。一個長大的漢子，總算是「閭左貧民」中間少有的堂堂儀表。「王」怎麼講？

突然一切愁思都斷了線。兩軍官臉色變白，在淒暗的燈火下擡起頭來，互找着對方的眼光。壓倒了嗚咽的風聲，騰騰的雨鬧，從遠遠的不知何處的高空闖來了尖厲的哀噪。使你窒息，使你心停止跳躍，使你血液凝凍，是近來每夜有的狐狸叫，然而今番的是魔鬼的狐狸叫，是要撕碎你的心那樣的哀噪。斷斷續續地，是哭，是訴，是吆喝。分明

還辦得出字眼兒的呀。

「說是『大楚與』囉？」

「又是『陳勝王』？」

面面觀着的兩軍官的僵硬的舌頭怯生生地吐出這麼幾個字。宿酒醒了，陳勝的相貌在兩位軍官的病酒的紅眼睛前閃動。是一張多少有點縐紋的太陽曬得焦黑的貧農的面孔。也是這次新編入伍，看他生得高大，這纔拔充了屯長。敢是有幾斤蠻力，不懂兵法？

想來陳勝倒不是怎樣可怕，可怕是那雨呀！雨使他們不能趕路，雨使他們給養缺乏；天哪，再是七日七夜的雨，他們九百多人只好餓死了。在餓死的威嚇下，光景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罷？

*

*

*

*

第二天還是淋雨。躲在自己帳裏的兩位軍官簡直不敢走動。到處可以碰着懷恨的瘴視。營裏早就把魚鼈代替了米糧。雖然是一樣的裝飽了肚子，但喫得太多的魚鼈的兵士們好像性格也變成魚鼈化了。沒有先前那麼溫順，那麼沈着。騷動和怨嗟，充滿了，每個營房。

「怎麼好？走走不得，守住這里讓水來淹死！」

「替天喫魚要生病的哪！」

索他們很奇怪地確信着掙斷這鐵索的日子已經到了。不是前年的事麼？東都地方天降一塊石頭，上面七個字分明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平舒華山之陽，素車白馬獻璧的神人不是也說「明年祖龍當死」麼？當死者，既已死了；「地分」，應驗該就在目前罷！

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樂，這些現做了戍卒的「閭左貧民」便覺到只有爲了土地的緣故纔值得冒險拚命。什麼「陳勝王」，他們不關心；如果照例得有一個「王」，那麼這「王」一定不應當是從前那樣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自己有地自己耕。

風還是虎虎地吹着，雨還是騰騰地下着。比這風雨更洶湧的，是九百戍卒的鼓噪，現在是一陣緊一陣地送進兩位軍官的帳幕。

覺得是太不像樣，他們兩位慢慢地踱出帳幕來，打算試一試他們的「泥貓」的威靈了。

他們擺出照例的巡視營帳的態度來。這兩位的不意的露臉居然發生了不意的效果，鼓噪聲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點一點低下去了。代替了嘴巴，戍卒們現在是用眼睛。兩位軍官成了眼光的靶子。可不是表示敬意的什麼「注目禮」而是憎恨的，嘲笑的，「看你怎麼辦！」本來未始不準備着接受一些什麼「要求」，什麼「訴說」，或竟是什麼「請示進止」——總之，爲了切望減少孤獨之感便是「當面頂撞」也可以歡迎的他們倆，卻只得到

了冷淡和更孤獨。他們不是兩位長官在自己部下的營帳內巡視，他們簡直是到了異邦，到了敵營，到了只有閃着可怖的眼光的山壩中。

是黃河一樣的深恨橫斷了部下的九百人和他們倆！沒有一點精神上的聯系。九百人有痛苦，有要求，有期望，可是絕對不願向他們倆聲訴。

最後，兩位軍官站在營外小丘頂頭，裝作瞭望地勢。

大澤鄉簡直成爲「大澤」了。白茫茫的水面，籠露出幾簇茅屋，三兩個村夫就在門前支起了魚網。更有些水柳的垂條，賣弄風騷地吻着水波。剛露出一個白頭的蘆花若不勝情似的在水面顫抖着。天空是鉛色。雨腳有簞子那樣粗。好一幅江村煙雨圖呵。心神不屬地看着的兩位軍官，猛覺得有些異樣的味兒兜上心窩來了。是淒涼也是悲壯！未必全是癡狀的他們倆，從剛纔這回的巡視看出自己的地位是在「死線」上，「死」這有力的符咒在他們靈魂裏發動了另一種的力量；他們祖若父血液中的階級性突然發酵了。他們不能束手困在這荒島樣的小丘上讓奴隸們的復仇的洪水來將他們淹死！他們必得試一試最後的掙扎！

「看出來麼？不是我們死，便是他們滅亡！」

「先斬兩屯長！」

「卽無奈何，九百人一齊坑啣！」

先開口的那位軍官突然將右臂一揮，用重濁的堅決的聲調說了。

「誰，給我們掘坑？」

不是異議，卻是商量進行手續，聲音是兇悍中帶沈着。

「這茫茫的一片水便是坑。」

跟着這答語，下意識地對腳下那片大水望了一眼，軍官之一是得意地微笑了；然而笑影過後，陰森更甚。睨着眼睛，發怒似的咬着嘴唇，然後輕聲問：

「我們有多少心腹？」

呵，呵，心腹？從來是帶慣了子弟兵的這兩位，今番卻沒有一個心腹。戰國時代作了秦國的基本武力的富農階級出身的軍人，年來早就不夠分配；實在是大將軍蒙恬帶去的人太多了。甚至像「屯長」那樣的下級兵官也得不到用階級不同的「閭左貧民」裏的人了。這事件的危險性現在卻提出在這兩位可憐的軍官面前要求一個解答。

「皇帝不該徵發賤奴們來當兵的。」

被問住了，掣不出回答來的那位軍官恨恨地說，頓然感到祖若父當日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永遠成爲過去了。

「何嘗不是呵！自從商君變法以來，我們祖宗是世世代代執干戈以捍衛社稷的，作軍人是光榮的職務，豈容「閻左」的賤奴們染指！始皇帝賓天後，法度就亂了。叫賤奴們也來執干戈，都是賊臣趙高的主意，哪！趙高，他父母也是賤奴！」

「咳，『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這就是！」

因爲是在大澤鄉的小丘上，這兩位軍官敢於非議朝政了。然而話一多，勇敢樂觀的氣分就愈少。風是颼的更大了。總有七分溼的牛皮甲，本來就冰人，此時則竟是徹骨的寒冷。忍着凍默然相對，仰起臉來讓涼雨灑去了無賴的悲哀罷！鄉關在何處？雲山渺遠，在那兒西天，該就是咸陽罷？不知咸陽城裏此時怎樣了呵！羽林軍還是前朝百戰的兒郎。但是「閻左」賤奴們的洪水太大了，太大了，咸陽城不免終究要變成大澤鄉罷！

回到自己帳幕內的兩位軍官仍和出去時一樣地苦悶空虛，惘然若喪。他們這階級的將要沒落的黑影，頑固地罩在他們臉上。孤立，危殆，一場拚死活的惡鬥，已是不成問題的鐵案；問題是他們怎樣先下手給敵人一個不意的致命傷。

——先斬兩屯長？

——還有九百人呢？

——那權且算作多少有一半人數是可以威脅利誘的罷。
——收繳了兵器，放起一把火罷。

當這樣的意念再在兩位軍官的對射的目光中閃着的時候，帳外突然傳來了這麼不成體統的嚷鬧：

「守在這里是餓死……到了漁陽……誤期……也是死……大家幹罷，纔可以不死……將官麼……讓他們醉死！」

接着是一陣哄笑，再接着便是嘈嘈雜雜的聽不清的話響。

兩軍官的臉色全變了，嘴唇有些抖顫。交換了又一次的眼色，咬嘴唇，又剔起眉毛，統治階級的武裝者的他們倆全身都漲滿了殺氣了，然而好像還沒有十分決定怎麼開始應付，卻是陡地一陣夾雨的狂風揭開了帳門，將這兩位太早地並且不意地暴露在這鬧的羣衆的眼前了。面對面的鬥爭再沒有拖延緩和的可能！也是被這天公的多事微微一怔的羣衆們朝着帳內看了。是站着的滿臉通紅怒眉睜目的兩個人，但只是「兩個」人！

「軍中不許高聲！左右！下擾亂營房的人！」

拔出劍來的軍官大聲吶喊，衝着屯長之一叫做吳廣的走過來了。

回答是幾乎要震塌營帳那樣的羣衆的怒吼聲，也有了兵器在手的「賤奴」們今番不復馴順！像野熊一般跳起來的吳廣早搶得軍官手裏的劍，照準這長官擱腰一揮。剩下的一位被發狂似的部下攆住，歪牽了的嘴巴只

洩出半聲哼。

地下火爆發了！從營帳到營帳，響應着「賤奴」們掙斷鐵鍊的巨聲。從鄉村到鄉村，從郡縣到郡縣，秦皇帝的統治區域都感受到這大澤鄉的地下火爆發的劇震。即今便是被壓迫的貧農要翻身！他們的洪水將沖毀了始皇帝的一切貪官污吏，一切嚴刑峻法！

風是凱歌，雨是進擊的戰鼓，瀰漫了大澤鄉的秋涼是舉義的檄文；從鄉村到鄉村，郡縣到郡縣，他們九百人將盡了歷史的使命，將燃起一切茅屋中鬱積已久的怒火！

始皇帝死而地分！

申駁例

理論之部

論說 劉勰——文心雕龍卷四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敍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彙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餘文則與敍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彙名法，傅嘏王粲，稜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法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

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殷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

◎「伐」原作「代」，從孫詒讓改。

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迹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爲式矣。

說者，悅也。免爲口舌，故言咨悅；憚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降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紆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譬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鄧君既斃於齊，鏃劍劍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博會，杜欽文辨，樓護唇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無會，弛張相應，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

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鄒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

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燁以譎誑」，何哉？

贊曰：理形於言，彼理成論。詞深入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遜。說爾飛鉗，呼吸沮漚。

墨守與異義 王葆心——古文辭通義卷十八

——解釋文之作法——

一 墨守學派與異義學派

何休爲墨守學派之先導，其旨有宗主而無不同。漢儒之篤守本師之家法，宋、元諸儒之尊崇朱學，皆屬此派。其時無自由言論之恣肆，用能永久不敝。故爲解釋文者，王深寧有自漢儒至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之說，何基有謹守精玩之說，張藹庵說明人自正嘉前有道一同風之美，張裕釗與鍾文丞論漢學謂必樹一人者爲之宗以靖天下之紛紜，於是學者得有所歸。皆篤守一定宗主之謂也。楊方達爲臧琳傳稱其一治經必以漢注唐疏爲主，曰此

本原也。」其說本朱子，則又定立宗主中之標準也。唐以後疏家皆用此例：其所解釋，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復旁搜。卽解釋文中墨守一定宗主之法，殊篤實可風也。

許慎爲異義學派之先導，其旨有不同而無宗主，卽夏侯勝傳所謂「所問非一師」，儒林傳所謂「各持所見」者也。蘇子瞻嘗譏解釋家執一訓以求通之病，陸務觀有慶曆後排繫詞毀周禮疑孟子之說，王深寧亦謂自七經小傳出而解經始尙新奇，皆主持異義之流也。無邪堂答問釋金仁山論孟集注考證，義理精密，不爲苟同，是尤爲善用異義之學者，與好新又別。詩書春秋，門戶詬爭，箸書詰難，漢至今猶未已，皆沿此旨者。故焦里堂家訓謂執一害道，爲其所深惡。其意蓋在多探異已也。近世義疏家甄采異說極詳，亦是此意。皆解釋文中以不司爲宗言之說也。

二 行墨守亦有異義

陳蘭甫稱有宗主亦有不同，爲鄭康成家法，其法中正無弊。純常子枝語云：「陳蘭甫師言年三十時讀湯至『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慨然汗下，於是學術一變，務求心得，不敢趨棄成說，亦不敢輕徇時趨。按此陳氏自述其學之有宗主亦有不同也。姚姬傳序金蕊中禮箋謂其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謂爲通人之用心。据此則欲免焦氏所謂執一之失，與朱子所謂好新之失，須於解釋文中知其得復知其失，然後乃合。無邪堂答問謂：「前人說未盡者，沿經時或引申或補義。」案引申卽宗主也，補義卽不同也。近人稱解釋文期於公平，如鄭君家法則公平矣。蓋一於謹守，與好爲異同，均所謂偏見之流，非解釋

文之善者，鄭虔文，江枯風行狀稱其詩學女爲，「於詩義或折衷舊說而疏其未通，或參悟本詩而抒所獨見，皆有神解至理。論者謂漢儒病於泥，宋儒病於疏，惟君無病焉。」此亦兼明二者，而又兼舉二者之流失者也。段玉裁序娛親雅言，謂「學者記所心得，無忘所能，可以自課，顧爲之者其弊有二：一曰好爲異說，一曰勦說雷同。」此亦舉二者兼糾其失者也。好新者固非，知謹守而不知精玩亦非也。無邵堂答同謂「學者圍於凡近固不可，驚於新奇尤不可……治經者當以經解，不當以經注我。」亦猶爲議論文當就古人以論古人，不當以我論古人也。卽屬此旨。

李兆洛治經堂續經解序曰：「治經之途有二：一曰專家，確守一師之法，尺寸不敢違越，唐以前諸儒類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後諸儒類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專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適志，是謂得之。』心得是也。能守專家者，莫如鄭氏，康成，而其於經也泛濫博涉，彼此通會，故能集一代之長，能發心得者，莫如朱子，而其於經也搜求衆說，惟是之從，故能爲百世之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不約不足以成學；不博則約於何施！彼治專家而遂欲盡廢後來之說，矜心得而遂欲悉屏前人之言，皆專己守殘，自益其孤陋者也。」此亦以墨守與異義，區分唐前後經家大派別之說也。李氏詩古微序亦申是意，謂「無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於所不見也；衆喙若雷，此挽彼推，頽靡而已。守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於其所見也；盛氣所鑠，不顧迂錯，虛詭而已。」案所謂無獨是之見者，墨守之謂也；守獨是之見者，異義之謂也。異其所謂「專家」「心得」者，其名異，其意則一也。沈祥龍樂志錄筆記云：「文有心中創獲者，有引證考訂必太古人者。」在精思，在博學。二者亦資相參，精思而無學

文必空疎，博學而不思，文必浮雜。陸士衡文賦曰：「精鶩八極，心游萬仞。」曰：「傾擊言之瀝液，激六藝之芳潤。」是合二者而善其用也。」其言與李同旨。

李氏又嘗本盧抱經言以區別此兩派得失，謂其從盧游時而錢辛楣江良庭段懋堂皆集於吳郡，郵札往還，互相商榷，以治說文解字，錢主引申其義，江墨守，段則政治其失，而抱經以錢爲長，說見所爲說文述誼序。雖但主小學家言之，亦可通之說經。當知墨守與異義，各有偏短，又不可不以引申一法濟之也。案步算之家亦有此二派。焦循汪案別傳，蔡及李親精九數學，魏嘗言古人所已言而開發得其真，蔡嘗言古所未言而引申得其開。魏精質，如詩之有少陵也；汪超異，如詩之有太白也。

翁方綱經解目錄序曰：「有舍經從傳之說焉，有以經訓經之說焉，而各有弊。○是故通經之難，有旁推借證以爲通者，有墨守不變以爲通者，有融合隅反以爲通者，有闕慎以爲通者，有其語必博綜前說者，有其義不得不申己說者。」案此經解目錄，即通志堂經解目錄也。翁氏此序，於墨守與異義二法外，又博舉各法，尤開解經無限法門。

○案此處則節與原文不同。

又案李氏所謂心得一派，盛於宋儒。劉荀明本釋曰：「或問謝上蔡以講論經典二三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而不取正於有道者，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其流至於無父無君……學者所宜知也。』」此宋儒說經所以安穩處特多也。

陳蘭甫又有總要之說，曰：「經學有三派：墨守一家，力攻異說，漢儒何劭公之家法也；本朝王西莊之尙書疏，陳

顧甫之毛詩疏似之。宗主前人兼下己意，漢儒鄭康成之家法也。本朝孫淵如之尚書義，孔巽軒之公羊義似之。博采諸家，自成編簡，漢儒許叔重之家法也。本朝戴東原之禮學，王懷祖之小學似之。略舉一端，可資隅反。〔澹齋字按備案〕此說專就箋疏家言之，故如此分析。至魏默深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敘則稱「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墜於東京；東京典章制度之學，絕於隋唐；兩漢故訓聲音之學，熄於魏晉。今日復古之要，由詁訓聲音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至於西漢微言大義，實經術政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沽德澤外錄〕此則統括兩漢各經家流派言之，故分析又異。凡此皆為漢師儒之大分析，留心此事者首宜曉此也。

三 由墨守以詣異義

錢警石年譜嘗稱述衍石先生之言曰：「治經看一家之書，且守一家之說，不可自己有意見。今人善讀書者少，由於有意見，故『虛』字為讀書第一訣。虛，非謙之謂也。古人謂讀易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詩，乃虛字訣。夫以聖賢相承之故籍，數千年聚訟不決之疑，乃欲以一己之心思才力，一目讀下，便見黑白，安有是理！是以寧墨守，無輸攻。久之有得，或竟可以一言決千古，始非倖獲也。」田腴曰：「李君行說聖人之言易曉，看傳解則惑矣，讀書須是不要看別人傳解。此不然，須是先看古人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也。」案此由傳注而更進於擇善之說也。朱子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知其所

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汪中朱竹君先生政學記稱其平日所論教，謂治經當守一家之學。其語不及錢氏之圓活。蓋朱氏乃汪中江藩漢學墨守派之先導，故其言如此。鄙人從前主講義川書院，曾爲講業錄，立解經二法曰：「說經不可以成見臆說，橫駁古人，但當引仲古義而已。古義異同，或原家法，各有指歸，非熟涉門庭，深明小學，焉能擇羣說而折衷依據。此又當於引中古義中求一宗主。宗主非他，即取十三經注疏中諸家，易引申王注，詩引申毛傳，鄭箋，春秋左氏引申杜氏集解，禮記周禮儀禮引申鄭注，餘可類推。引申之法，將所宗主之注，字字徵引，不可輕改一字。就本文與經文悉心玩索，字字疏櫛而得其意，惟尙書孔傳乃偽書，不可依據，可取皇清經解中王氏尙書後秦，孫氏尙書，古今文注疏所輯古義引申之。然後取阮文達經籍纂詁，郝蘭皋爾雅義疏，王石臞廣雅疏證，段懋堂說文解字注諸書所列形聲訓詁，凡可證成經注之義者，皆析其義以申其說。有與此說異者，如有確見亦可改正。所引證據愈多愈妙，若止一二孤證，其義必不盡平實正大，則解經家所忌也。」所以必廣收證據者，蓋以杜穿鑿附會之弊。凡此諸說，由墨守之久，進而決疑，其所以能決疑者，卽由墨守而出，其次第秩然，用可殊也！

四 於墨守師授中仍存異義

彭氏潘淵筆記曰：「毛詩，漢時未立學官，案前書儒林傳，齊似平帝時曾立學官，後仍廢。漢儒說詩皆本魯齊韓三家，其異字異義之見於諸經注疏釋文史漢注漢石經殘碑說文而外，其分見於著述者，則若鹽鐵論列女傳說苑新序白

虎通義潛夫論風俗通義蔡中郎集琴操及文選注唐宋類書所引，其爲王伯厚詩考所未收者固已不少。而於一家之學，亦各有師承，不皆符合。許君說文自序言其稱詩毛氏，而所引與毛異者甚多，且有同稱一經而文異者。此蓋師讀相承，文字不無互異之故。卽大毛公親受業於荀卿，而荀子正名臣道諸篇所引六條皆殊毛義，足知師徒授受，亦有分歧，非全墨守。此說已見陸大昭詩古訓自序中。子案陸氏釋文條例云：『子思讀詩師資已別。』此其證也。自舉業家守一先生之言，見先儒古訓異於功令所頒者，輒驚若河漢，不知朱子作詩集傳，其闕意眇旨，博采韓詩序儀禮國語國策楚詞匡衡劉向諸說，詩考所謂『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者，釐然俱在。今人習讀而忘其說之所自，殆非朱子意也。學者網羅遺佚以扶微學，廣異聞，不必如曲徇漢學者，拘牽古義，穿鑿附會，亦烏可執一忘萬，以貽笑通儒乎？惟抉擇之間，要貴識力。如明人郭子章輩誤會豐坊偽撰之魯詩世學以炫異售欺，則有大不可者耳。案此說舉今人墨守一師之朱子，仍示以宜知一師中依然有異義者也。

論辨文之二主幹 曹冕——修辭學下編

一 能立

爲直接證明一問題，應依論理之法則，以求得各種證據，其法蓋有三階段：第一，直接觀察。第二，由觀察所得之

各種證據，因而推測別的事實；或由所得之各種證據，因而成立一種普通原理。第三，由普通原理，推測別的事理，因而生出一個斷定。在第二法謂爲歸納推理；在第三法謂爲演繹推理。諸法或獨用，或並行，亦因論辨之性質而施之。

（一）直接觀察 爲證明一問題而尋求證據，第一步則憑自己的知識；惟一人之所知有限不能不旁搜博采，期獲珍重而完備之證據。於是訪問專門名家，參考書籍，雜誌，公報，論叢之屬。其涉於政府機關，或社會團體者，亦可請求其協助資料。資料之來源，亦有輕重之別。如查訪一事，其載在公報或著名出版品者，比較上自足增重。或事關於專門學問，則必其於此學負有盛名者，方足援以爲據。又如引人言論，出於社會所信仰之人，自比別人爲勝，此證據之所以應甄別也。

（二）歸納推理 由直接觀察，搜集各種證據之後，整齊之而加以推理作用，則由已知之事理，可以推見未知之事理，此論理的歸納法也。論理的歸納法，乃近世科學的研究方法，學問家發明自然齊一律，明一切事物原因結果之關係，皆由已知以推測未知，故凡自然界中之普通公例，足以整齊無數事物者，實歸納研究法之功也。清朝一代經學，超軼前古，而其治經方法，不外注重證據，以歸納法爲研究之根本。以國人之心思才力，推此治經方法，行之各種學科，則學術之隆，可計日而俟也。

例一 荀子非相篇歷舉古代聖賢之醜，與桀紂之美，以證明形相與吉凶貴賤無關，是卽歸納推理也。

例二 汪容甫釋三九歷引古書之言三九者，以證三九之有實數虛數亦是歸納推理之法。

歸納的因果推理，因果推理，乃歸納推理之一種。宇宙所有現象或事實，并非偶然而生，必有其所以然之理。理一則現象事實亦一，原因同則結果亦同，論理學家謂之因果律。吾人據因果律，以求事物所以然之理，其推論自健全可靠。但所謂因果之關係，必應為常然又必然者，合於萬有齊一之律，方能生出斷定。例如古代之言日食，或山崩川竭，為暴君暗主當國所致，其實不過偶然湊合，未為常然又必然者，若因果律則不能有例外也。因果推理，有二大別：甲，由因推果，乙，由果推因。

(甲)由因推果 積已往之經驗，見有某種原因，則必生某種結果；今觀察一原因，與昔日所見之原因同，則推測其必生同樣之結果，此之謂由因推果。由因推果，約有五種：(一)由過去推現在，(二)由現在推未來，(三)由過去推未來，(四)由較遠的過去，推較近的過去，(五)由較近的未來，推較遠的未來。行因果推理時，欲斷案之健全無誤，須守下列各項規則：

- (1) 所觀察的前因，須確能生所推的後果。
- (2) 引已往的經驗為證，有此因則必有此果，不能有一次例外。
- (3) 所觀察的原因，其事實現象，須一一與往日之經驗相符，并未經若何變化。
- (4) 行斷定或結論時，須得有確鑿證據。

第四條規則，專為審判機關而設，蓋裁判須無枉無縱，若祇據犯罪之動機，而無確鑿證據，遽爾按律判決，則含冤負屈者，當不在少數；是故僅憑已往經驗，未足為定罪之標準也。若夫指陳國家政治之得失，討論社會事業之興衰，由前事以究極將來，祇依前三項規則，亦得可信之決論耳。

(乙) 由果推因 積已往之經驗，見有某種結果，為某種原因所生；今觀察一種結果，與昔日所見者同，則推測其生於同樣之原因，此之謂由果推因。此種推理方法，日常應用者，以偵察案情為最多。凡于犯法律之人，務欲消滅痕跡，以免警探之鉤稽。而警探之富有想象及經驗者，則往往以其靈敏之觀察，僅憑蛛絲馬迹終能推究其來源，而破獲離奇之案件。由果推因，欲其健全無誤，須守下列各項規則：

(1) 所推定的前因，須確能生所觀察的後果。

(2) 所推定的前因，須無別種原因攙入，而生所觀察的後果。

(3) 所推定的前因，須未被阻力而變更其效用。

由果推因，須不背上列三項規則，乃能健全無誤。鉤稽案情，或研求物理，尤須謹守此法則。至若國家社會之事，原因結果，條理紛繁，歷史家自應詳稽博考，纖悉無遺。論政之文，往往就一件事，推究其一二重要原因，以便當機立說，亦無不可。

歸納的比類推理 比類推理，可謂為直接的歸納推理，覺此物與彼物有某點相類，因推測其他點亦應相類。

也。設有甲乙二物於此，甲有子丑寅卯屬性，乙亦有子丑寅卯屬性，與甲一致，而乙果有卯屬性否，雖未顯著，但其緊要屬性，已有三點相同，因推論乙亦有卯屬性。例如火星有空氣，有雲霧，與大地同，有大洋，水色淺綠，其極地俱有積雪，其球面又常見紅光，如地上日出日入的顏色；火星與地球類似之點既多，故推論火星亦應有人類也；相同之點愈多，則有人之可能性更大。若日之與地，則無可比擬。日中空氣常受變動，而為雲霧所充塞，其雲霧之熱，即最高熱度之烘鎔，莫可比例；若雲氣化而為雨，有如鐵經鎔解而傾注其流。日中每黑子之播動，可併吞地球及其他若行星大者。日與地幾全無類似之點，若謂日中應有人類，則是全無根據也。比類推理，應守之規則如次：

(1) 比類之物，其所比之點，必須完全相類。

(2) 比類所根據的事實，必須真確。

(3) 結論宜用確實的證據以證明。

比類推理法，有高一層題，或低一層題，其結論格外有力，論理學謂之加強比類推理。如王衛尉對漢高祖言：「陛下距楚數歲，陳豨彭越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此是高一層比類推理。如齊威王以匡章之不欺死父，推知其必不欺生君。此是低一層比類推理。

(三) 演繹推理 演繹推理者，以一種原理或原則為本，因而推知散殊之事理也。演繹與歸納兩種方法原是

一貫的。由萬殊而歸於一本，是爲歸納推理；由一本而散爲萬殊，是爲演繹推理。二者之關係既密切，故論辨文之論證，大半是兩種兼用，罕有獨用一種之時。兩種方法，既於論理上有同等的重要，自應分別而爲透澈的研究耳。

舉例：孟子駁許行並耕之說，即先用演繹推理，後用歸納推理。開端與陳相問難，逐層逼進，令其說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一語，於是可得三段論式如次：

大前提 凡有所爲即不可以並耕。

小前提 百工是有所爲。

結論 故百工不可以並耕。

大前提 凡有所爲即不可以並耕。

小前提 治天下是有所爲。

結論 故治天下不可以並耕。

陳相之語，成立一個三段論式，孟子即根據其理而反駁他「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當然無可置喙。以下歷數古代之聖君賢相，愛民如此，是用歸納論證法，成立治天下不可並耕之原理。是論辨文之極好模範。

演繹的二段法 演繹推理，備具三段論式，此爲論理的一定軌範。惟論理有論理之形式，文章有文章之形式，以論理而評文章，則在意思而不在形式。古今中外之文章，於大前提，或小前提，常缺其一者，此形式之缺，而真意不

缺也。譬如有一種原理原法，爲人所共知者，則省略大前提，直由小前提而生出結論，此爲文中所常見。又如小前提之事實甚顯著，無須縷述，直由大前提而生出結論，亦爲文中所常見。由是觀之，文之合乎理論，祇要三段之真意不缺，若形式上缺一前提，讀者可尋其文理而補足之。反之，若文章不能循其文理而補足三段法者，卽謂爲違反論理可也。

缺大前提之例：孟子謂逢蒙殺羿，羿亦有罪。羿何以有罪，并未將大前提說出，祇引子濯孺子侵衛一事便了。

茲推其原意補成三段式如次：

大前提 凡取友不端以至殺其身者，已亦有罪。

小前提 羿取友不端以至殺其身。

結論 故羿已亦有罪。

缺小前提之例：孟子景春以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而嘲其爲妾婦之道，篇中缺

小前提，茲取其意補成三段式如次：

大前提 凡阿諛人主者，是以順爲正，行妾婦之道。

小前提 公孫衍，張儀阿諛人主。

結論 故公孫衍，張儀是以順爲正，行妾婦之道。

大前提 凡以順爲正，行妾婦之道者，卽不得爲大丈夫。

小前提 公孫衍，張儀以順爲正，行妾婦之道。

結論 故公孫衍，張儀不得爲大丈夫。

演繹的連鎖法 由多致推測式結合而成之論證，稱爲連鎖式，其推理有如鎖之連環而下也。其形式之長短，無一定之限制，祇要思想之真能聯屬耳。此種連鎖式，以最初前提之主詞爲結論之主詞，以最近前提之賓詞爲其次位前提之主詞者也。舉例如次：

例一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故惟天下至誠，可以與天地參。

例二 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

二 能破

論辨文之二主幹：一曰能立，二曰能破。上文所述各種推理，是從建設方面着手，使正面所主張得以成立，故曰能立。惟論辨之法，須攻守兼施，一面從事建設，一面又須破壞敵方之論證。故凡有一論辨題目，論辨者對於正反兩面的一切理由，俱要先明瞭於胸中，然後能攻擊敵方之非，而證明正面之是。此種能破之方法，在正面固可用以攻擊反面，而在反面亦可用以攻擊正面。其方法大別有三：（一）分層駁詰，（二）利用反證，（三）查勘繆誤。

（一）分層駁詰 分層駁詰者，依題目之性質，限制解決之方法，祇有兩途，毫無躲閃之餘地；或於數種解決方法之中，祇有其一為是。由此分層駁詰以逼令對方不能不承認也。各法分列如次：

（甲）矛盾法 有一問題於此，其解決之法，非此即彼，二者之中，祇有其一可為是，而其一是則其他必非，絕無二者俱是之理，此之謂矛盾法。

例一：「矛盾」之詞，見於韓非子，茲錄原文如次：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能兩譽，矛盾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

例二：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往救之，不及，既而又請以徇，是自相矛盾也。文見韓非子。

例三：唐徐元慶手刃父讐，時諫官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閔。夫有罪而後誅，有功而後旌，誅與旌未能並行也。既誅而又旌之，非矛盾而何。柳子厚論之。

(乙)左右逼攻法 一問題之解決，祇有兩途，任取一途，都無是處，對方橫豎說來俱歸失敗，此之謂左右逼攻法，或曰進退失據法。

例一：秦宣太后欲以魏子為殉。庸芮諫止之，以為死者無知，則不必殉；死者有知，則不可殉。不論有知無知，殉葬皆不可行，是左右逼攻法。文見戰國策。

例二：齊桓公以為「勞以索人，佚於使人，得仲父後，何為不易。」韓非子以為管仲既非周公旦，則管仲或為大賢，或為不肖，俱足為桓公危，亦是左右逼攻法。文見韓非子。

例三：周成王桐葉封弟一事，柳子厚以為王弟當封，周公不應待戲而後成之；王弟不當封，周公不應以戲而

遂王之過。此亦左右逼攻之一例。

用左右逼攻法，須守下列兩條件：

(1) 任擇祇有兩途，別無第三途可擇。

(2) 兩途俱於對方不利，令其進退失據。

違反上項條件時，則左右逼攻法，常為敵方所破。

例一：陳臻問孟子曰：「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以為孟子於此二者，必居其一。孰知尚有「皆是」之第三途，故其說立破。

例二：昔林肯與杜格拉斯對辨。林肯曰：「美國獨立宣言所謂人民，是指全民一切人民，白種與黑種俱包括在內。」杜格拉斯曰：「宣言所指的祇是白種人。若并指黑種人為美國人民，則白種人不應禁與黑種人聯婚。今既禁白黑聯婚，可見黑種人并不在美國人民之範圍。」林肯曰：「汝以為若認黑人為美國人，白人便應與黑人聯婚，此說殊無根據。我承認黑人為美國人，同時又不與彼族聯婚，有何不可。」案杜格拉斯始用左右逼攻法，以為選擇祇有二途：一是不認黑人為美國人；一是既認為美國人，便應聯婚。孰知林肯尚有第三途可擇，所以杜格拉斯說，卒歸失敗。

左右逼攻法之妄用，論辨之術，賢者得之，則可以明真理而闢邪說；小人得之，則可以淆亂黑白，顛倒是非，言

僞而辨，行僻而堅，是一國之莠民也。陳賈逢君之惡，乃援拾周公故事，曲爲辨說，以難孟子，其鋒亦似銳不可當。詎知周公處兄弟之間，豈能逆詐而億不信，平情尙論，自足觀過知仁。陳賈之說，徒爲飾非巧辨而已。

(丙) 去非存是法 去非存是法者，一問題之解決法，有若干種，即將若干種盡數羅列，其中祇有一種爲是，論辨人將其他各種，逐一證明其非，而存留是之一種，因而進行論證此一種之爲是。(有時排去衆非，而一是自見，則無須再證明。)

舉例：赫胥黎天演論第一篇說天演界的歷史，祇有三種臆說 (Theory)，內一種爲天演，赫胥黎將其他二說，逐一駁去，餘一種天演，乃爲建設的證明。凡研究學術之書，先消極的破壞他說，後積極的建設己說，大都如此。

(二) 利用反證 利用反證者，即將對方所持之論證，用正當的推理，從而反證之，而得比較有力的決論也。

例一：左右逼攻法，對方常陷於進退兩難，而無辭可辨。但有時可反其說而得較強之斷定。昔雅典有一婦人，誡其子曰：「汝其毋與公事矣；汝若直言，則衆惡汝；汝不直言，則神惡汝。」亞理士多德從而更之曰：「汝可出而與公事矣；汝若直言，則神愛汝；汝不直言，則衆愛汝。」

例二：齊田氏以爲天生魚鳥，供人之用。鮑氏子駁以天地萬物無貴賤，非相爲而生。若天爲人生魚鳥，豈亦爲蚊蚋生人乎。此卽利用對方之論據而反證之者也。說見列子說符篇。

(三)查勘繆誤 凡論證中實質有錯，或推理不合論辨術上統謂之繆誤。此二種繆誤，在正反兩方面，俱有查勘之必要。正面之須查勘者，因一篇辯辭，苟有一處錯誤，則全部爲之失色，故須小心推勘，使其無懈可擊，然後可免對方之藉口。反面之須查勘者，正面之主張，爲我所反對，若尋出其繆誤之點，則可根據以爲反駁之資。所以查勘繆誤之功夫，在論辨中爲極重要之事也。

論證之繆誤，有故意彌縫者，有無心玩忽者。然屬於無心玩忽者爲最多；故發見繆誤時，祇宜據實或據理駁詰，不可輒謂人之行詐也。繆誤之端，雖可分類研究，惟實際上可入此類者，亦可入於彼類，因其所犯規律，或不止一端之故。茲但就推理之形式，而分繆誤之種類，以爲查勘繆誤之一助焉。

(甲)歸納推理之繆誤 完全歸納推理中，如推勘其有無繆誤，須先查其結論是否限於所根據的若干實例，再查其所舉實例是否準確，如結論所包舉的範圍，軼出所根據的證例之外；或所根據的實例未爲準確，則可指其爲繆誤。

(1)歸納所根據的實例是否充分 凡辯辭中所根據的實例，若果一一列舉，則審查自極容易；惟不完全歸納的辯辭，往往有「其例甚多，不勝枚舉」等語，而弱點即伏於其間。對方如認爲證例不足，便可追問其尙有何種實例，要求其充分的援引，如不能充分的援引，則所根據的實例不足，而結論有陷於或然性之病，可斷其不能成立。

(2)結論所概括的事物是否性質相同 凡結論所概括的事物，必須性質相同。譬如參觀各大學，而曰文學

系必有國文科，此是共同性質。自屬無妄。但見某大學有俄文學系，而曰大學俱有俄文學系，則夫人皆知其妄，以俄文學系，未為各大學之共同性質也。故查勘時若發覺結論所概括的事物，其性質有非共同之點，即可指其為繆誤。

(3) 結論所根據的實例是否公平。凡選擇實例，須有不偏不倚之態度。若祇自便私圖，不審材料之是否公平，取快一時之議論，則偏私之心勝，而真理不明矣。所謂公平之實例者，謂可本此實例，以推及其同類之事物，而無過不及之差。譬如在一小小市鎮，而偏徵引各大城市之制度，以為市政之標準，而未計此標準或為此小市鎮所難行，則雖繁徵博引，其實例究未得公平；反之若在大城市而引小市鎮為例，其不公平亦然。所以證例之道，必其公且平者，方足以代表同類，足以代表同類，然後可以已知之少數，而推斷未知之多數也。查勘實例時若發見不公平之點，即可指其為繆誤。

(4) 結論所概括的有無例外。一人之智識經驗有限，所下斷語，常恐有疏略之處。用不完全歸納推理，尤不可輕於概括，必須尋不出例外，然後概括乃得真確。若尋出有一例外，則結論之力量已弱，尋出多數例外，則結論且根本推翻矣。故查勘結論，若所概括的竟有例外，即可指其為繆誤。

(5) 結論是否合情理。凡論證須合乎人情，而適於自然之理，若拂乎情理，則不必別尋正繆方法，即以其不合情理，便可指其為繆誤。

(乙) 因果推理之繆誤

(1) 由果推因之繆誤 前在由果推因的論證中，已列舉數條規則，如有違反此規則者，即屬繆誤。由果推因之繆誤，尚有數種，為最普通易犯者，茲討論之如次：

(子) 誤認偶然湊合的事實為前因 世人於因果之律，不深加研究，或出於迷信之見，或由於意氣之偏，動以先發的事為因，後發的事為果；其實不過偶然湊合，并無聯絡之關係。在缺乏常識者無論矣，而現今政客，或故為附會，以肆其縱橫捭闔之術。往者美國當選舉之際，一時政黨人員，例為演說競爭；必曰自吾黨執政，某某事業，從此興盛；否則曰自某黨執政，某某事業，從此衰落。夷考其實，則某某事業之興衰，不過適逢其會，為功為罪，實與執政無關，黨員強為牽合，飾辭動聽而已。

(丑) 誤認後果為前因 有一種事實，為某原因所生之果，而世人常誤以此事實為原因，由之而產生某果。例如社會進化原則，因為人類要求生存，才發生階級戰爭；而馬克思則認階級戰爭，為社會進化的原因，此便是倒果為因。談世務者，每易犯此繆誤。

(寅) 誤認不充分的原因為充分的原因 社會的事實現象，不必僅由一原因而生；有集合數原因而生一果者，有一果復藉別種原因之力而產生新果者。因果相乘，紛紜雜糅，尋繹端緒，其事至難。而世人論事，往往執一而廢百，其去事實正遠。例如馬克思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從工人勞動中剝奪得來。」以一切生產之功，完全歸於工人之勞動，而不計社會上各種有用分子之勞動，是認不充分的原因，為充分的原因也。凡論事不總挈其主因，徒

撫拾不充分的原因，以爲此事實現象之母，其繆誤雖與前項「偶然湊合的」有別，而罅一漏萬，其結論之不能成立一也。

(2) 由因推果的繆誤 前在由因推果的論證中，已列舉數條規則，如有違反此規則者，即可指其爲繆誤。由因推果，是由現在以測未來，更有「知難」之感。夫自然界中有一定因果律者，其推測自極容易，惟社會變化之象，雖哲人有難以前知。故世界學者之臆說，無慮千百，而應驗者不能什一焉。其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亦不過可能性之程度較高耳。昔者馬爾賽斯學說盛行，法人竟深信不疑，實行人口之自殺，其結果至令國民之生產率，遠不及歐洲各國，馬爾賽斯之說未應，而種族先已受其弊，今乃改行獎勵人口之政策矣。由是言之，未來之事，蓋不容輕下斷語也。前項由果推因之繆誤，在由因推果中，亦常發見，可以參互考證之。

(丙) 比類推理之繆誤 比類推理之規則，前已列舉之，如有違反此規則者，即可指其爲繆誤。查勒比類推理之虛實，本無極良之法則，而此種推理，比較上更易包藏繆誤，惟精於論理，且於比類的事實或事理，有深切的研究者，方能糾正之耳。昔日一班政客，見美國之富強，由於聯邦，由各邦自定憲法，分邦自治，便以爲我國應采美之制度，變爲聯省；各省自定憲法，分省自治，省憲實行以後，再行聯合成立國憲。殊不知美國當獨立時，十三州原是分裂而不相統屬的，所以要聯合起來。我國則自古以來，本是統一的，今以步美之後塵，強欲以統一之局而行分裂，是比類推理之大繆者也。

(丁)演繹推理之繆誤 演繹推理若不依論理學的法則，其繆誤自不待言，惟尚有應行討論之處，特爲簡單條舉之如次：

(1)證例實質之繆誤 凡論辯之文字，若是合於論理者，必可循其文理而造成三段式，前已言之矣。設如有某機關委某甲辦某事，其原因則以某甲精於算學，度其辦事必細密而有條理。以此作成三段式如次：

大前提 凡精於算學之人，其辦事必細密而有條理。

小前提 某甲是精於算學之人。

結論 故某甲辦事必細密而有條理。

此三段式，就論理之形式言，未嘗有誤，而實質則不必無誤。試查勘大前提，其斷語未盡可靠，常有精於算學，而辦事粗疏者，故其原則不能成立。且如大前提可以成立，而小前提是否確鑿，尙待考查；若某甲并非精於算學，則其結論亦根本推翻。故演繹推理式，雖合於論理的軌範，而大小兩前提之實質，有一爲虛僞者，便可指其爲繆誤。

(2)論理的繆誤 論理的繆誤者，乃推理方法的繆誤，即令實質不誤，而形式有誤，則其論證亦不能成立。查勘推測式有無繆誤，祇據論理學的規則便知之。例如(一)四名詞的繆誤，(二)中名詞不周衍的繆誤，(三)大名詞不當周衍的繆誤，(四)小名詞不當周衍的繆誤，(五)否定二前提的繆誤，(六)特稱二前提的繆誤。凡諸演繹推理的繆誤，具見各論理學專書，此處不必縷述。

一 孟子傳 司馬遷——節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

垠……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興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二 孟子傳 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卷十七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仇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

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

軻懼，旦夕勤學不息。

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君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末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邾，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賂將東皐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袒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辟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方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

孟母見曰，「子擁糧而對，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滌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闔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執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諗來世。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薛應旂曰，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干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轍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榮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三 孟子補傳 陳士元——孟子雜記卷一

元按司馬遷史記《孟軻傳》述孟子第十散語，即以闕行之術言之，且稱衍爲諸侯所尊，而淳于髡到梁，濶接子田，薛國與之德各

著書以于世主，其意蓋有感於士之遇合與否，然而知孟子淺矣。以故述孟子事甚疎略不備。近時華蘅芳四書人物考有孟子傳，大率採摭他書以成，謂七篇爲學者所確聞，不復引及，似非孟子全錄。元不揣識劣，謾輯七篇中所載出處，著爲傳，以補馬融之闕……

孟子名軻，字子車，鄒人也。其先，魯桓公子慶父稱孟孫氏。孟孫激公宜，不知去慶父幾世矣。是爲孟子父。孟子生三歲而父卒，母仇氏，或云魏公子仇胥女也，有賢德。孟子幼，母挾以居。始舍近墓，後徙舍市，又徙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遂定居焉。世稱三徙之教云。

孟子稍長，就學而歸，輟然中止。母方織，引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孟子懼，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悅，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思謂子上曰：「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稀有也。」

孟子學於子思，道既通，待時而出，不肯枉道求合。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卑詞厚幣，史記「卑禮」，「通鑑」作「卑詞」。以聘賢士。孟子應聘至魏，見惠王，告以仁義王道，施仁政，與民偕樂之說，而惠王不能用。惠王好戰，以土地之故，燧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以爲恥，欲一逞以快其忿，故以孟子迂遠而闕於事情，大不合。是時，魏人公孫脩、張儀，俱有寵於秦，名震諸侯。景春曰：「儀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妾婦之道也，是惡得爲大丈夫乎？」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告其略。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北宮錡，衛人；白圭，周人，曾在魏。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以四海爲壑，子以鄰國爲壑，仁人之所

惡也。」

孟子道不行，欲去魏不仕。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乃歸鄆，不見諸侯者蓋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顯王三十七年，齊威王薨，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聚稷下者七十六人，皆列上大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四十三年，孟子始至。齊宣王素聞孟子名，使人闕孟子果有以異於人否？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已而宣王以孟子爲上大夫。公孫丑問：「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問：「勦心否乎？」孟子曰：「否。」孟子數數見宣王，有雪宮之對，明堂之對，大囿小囿之對，今樂古樂之對，仁智交鄰之對，世臣親臣之對，湯武放伐之對，舊君有服之對，貴戚異姓卿之對，廣譽異誘，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而宣王忍於短喪，急於聞桓文之事，其所嬖信，又皆王驩淳于髡之徒。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一暴十寒，吾於○有萌焉何哉？」孟子弔於滕，弔於公行子，皆不與臚言；而則別負滑稽之口，不識君子之所爲，或肆意譏刺孟子。孟子居齊年餘，無人乎宣王之側，乃擁楹而歎曰：「道不行矣！」母且老，欲奉母以歸。亡何，母遽卒，使充虞敦匠事，自齊葬母於魯。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沮之，不果。魯欲使楨子爲將軍，伐齊，孟子斥其殃民。初，孟子以齊卿之貴，得厚葬其母，乃反於齊，止於

禮，有答完虞請問語。

○於孟子作如。

顯王末年，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不得之鄒，見孟子，乃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有公孫丑浩生不害問答語。鄒與魯閭，鄒穆公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欲見鄒君，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周悼觀王元年，魏惠王薨，襄王立。明年，孟子欲適魏，乃過任見季子，自任之魏，見襄王。襄王殊無人君之度，孟子出而鄙之，遂去魏，復適齊，處於平陸。齊相儲子不之平陸，見孟子，徒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大夫孔距心聞孟子駕牧之，請自知其罪。孟子至齊，爲宣王誦之，王曰：「寡人之罪也。蚺醜爲士師，孟子勉其盡職。齊饑，孟子請糶粟。通國稱匡章不孝，孟子獨與之游，又禮貌之。陳仲子有廉士之稱，孟子曰：「仲子惡能廉！」盆成括小有才，孟子曰：「足以殺其軀。」後果見殺。其好惡必察者哉！昔儲子施幣交之禮，孟子久不報，屋廬子問曰：「爲其爲相與？」孟子曰：「非也，爲其不成享也。」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託疾不造朝，有出弔東郭氏，宿景丑氏語。宣王餽釜金一百鎰，孟子不受。其行止交際不苟也。若是，孟子自范之齊，見宣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王子塾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慎諶王六年，宣王在崇，孟子見之，退有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沈同私問伐燕，孟子未嘗勸之。

伐也。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勝之，既乃取之。諸侯謀救燕，孟子請置燕君，而宣王不聽。燕人畔，宣王乃慚。陳賈爲之解，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問可以繼此得見乎？孟子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宣王又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濠，有爲宣王留行者，坐而言，孟子不應，隱几而臥，三宿於晝，而宣王不能追，遂浩然有歸志。尹士語人，譏孟子。孟子謂高子曰：「夫尹士豈知予哉！」又謂充虞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

赧王二年，孟子適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彭更以爲泰，孟子曉之。孟子遇宋牼於石丘，勸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宋王偃欲與鑄業。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焉？」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孟子居宋，與宋句踐戲不勝，戴盈之及墨者夷之，有問答語。宋君見孟子，將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孟子受之。自宋之薛，有欲害孟子者，孟子有戒心，辭君餽金五十鎰，孟子受之。陳臻問曰：「前日在齊不受，今日在宋辭受，夫子必有一非矣。」孟子曰：「皆是也。」

孟子歸鄒。滕定公薨，文公立，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然後行事。逾年，孟子自鄒之滕，館於上宮。文公問爲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滕問於齊楚，文公竭刀事之，而不得免。齊人將築薛，文公甚恐。孟子曰，「疆爲善而已矣。」滕更在門，有所挾，孟子不答也。闕許行陳相並耕而食之非，答公孫丑君子不耕而食之間，已乃自滕歸鄒，將終老焉。

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不著，孟子距楊墨，放淫辭。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曰，「予不得已也。」乃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麥田氏生子學，字仲子，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引其語云。

元曰，余讀孟子書，服膺養氣養性之旨，淵乎約哉，非亞聖孰能與於斯乎？七國時亂極矣！齊梁之君，能用其言，則經正庶民與，王業運之掌上，七篇可無作。子思子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子思爲宋大夫築闕所困。乃作中庸。」於乎！七篇之作，不得已也，與中庸匹矣。

封建論

一 封建論 柳宗元——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三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

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濩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間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萋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譎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漢與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道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道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向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向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或者又以爲「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二 論秦廢封建 蘇軾——東坡志林卷五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彊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

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鄢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嘗爲萬世法也。

三 續柳子厚封建論 龍啓瑞——經德堂文集卷一

予之爲封建論，其辭甚雄偉矣。所言罷侯置守之利，雖百世之聖人莫能易也。惜其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自里胥積而至於天子，以是爲生人之初。凡此皆務快其辭說而不軌於理道者也。請以鴻荒之事情之。

開闢之初，其生人男女而已。因男女而後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有兄弟而後有君臣，其類日

繁，則其地日廣，一人不能獨理，則分其父子兄弟以治之。父子兄弟又各分其父子兄弟焉，於是有百戶之鄉，有千室之邑，有萬家之國。是故有天子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鄉閭之老。自天子以至鄉閭之老，大較皆始於一而推於萬，立乎其尊而卑者從而聽命焉。非如柳子之說，一任夫人之自爲，而聖人初無意於其間也。古聖人之爲天下慮，至深遠矣！制其田里樹畜也，而置之長，布其禮樂政教也，而立之君，分之茅土以報其功，錫之冕服以彰其德。其不率者，則有削地黜爵之制；甚不率者，則六師致討以移之，無所慮於列侯驕盈，鬻貨事戎也。柳子所論，徒見夫衰周之時，天下無王者之所爲耳。夫使天下果無王，卽郡邑牧守愈爲患矣；而何私其土子其人之爲慮耶？

柳子又曰：「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則拜之，觀汲黯之簡靖則委之；若改爲封建，則其術不可得施，其化不可得行。」此疑不知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之制也。且古者士不得志於其國，則可以載贄而出疆，蓋其愛天下之人才愈深，而其用人才之途愈廣矣。如漢之時，則徐孺子郭林宗之儔，苟不得仕，則伏蓬蒿終老耳！此猶可謂封建之失乎？

然則柳子之說非耶？曰：柳子所論三代以後則是也，其論三代以前則非也。天下之物，極必反，而其數以窮而後通。彼三代諸侯，其享國卜世，蓋有視夏殷周爲久長者。卽以周之七雄論之，齊楚燕受封八百年，魏韓趙自其初爲大夫時約二百餘年，其取多用宏，驕盈着，固已爲陰陽之所忌，而又吞滅弱小以自長雄，譬彼鷲蟲猛獸初食人之肉，

久亦將爲人所食者也。天故假手於秦以擊之。逮秦滅六國，而三代之有功德者無一存焉。斯卽湯武復生，亦斷不能復建邦設都之制也。其繼秦而帝者亦然。苟或不然，則吳楚七國之亂起矣。要其意與法俱失者半，子弟多而功臣少也。提封太廣而未大不掉也。

然則如周之建國其可乎？曰：烏乎可！周之初，人未知有戰爭吞滅之事。漢則去戰國未遠，而劉項之爭如昨日焉。人人有匹夫崛起之心，而思得尺寸爲自逞之計。兼又地大物衆，天子之巡守有不能周，諸侯逃職於方岳者或經數月不得達，稍離遠其疆域，則耽耽者伺其後矣。故秦廢封建不可復也。此非秦人之罪，而封建之流極其必至於是不可挽也。吾請得而更柳子之言曰：封建非聖人之所不得已也，意也。繼乎秦，雖聖人亦不能爲封建；廢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或又曰：漢之封建，郡國居半，其王侯則置傅相以監臨之，使不得有於其國，如此則並行不悖矣。然而亂之所始必由封建，或牽率其郡邑傅相以從之，又安見爲得耶？

古之政，有名雖甚美，而必不可行於今者，孰若井田封建。井田一廢，則均天下之端不可復；封建一廢，則公天下之端不可復。先王之制，有以盡天下之大利，而不能不俟後人之與時爲變通也。世雖治，行井田未有不亂；世雖安，行封建未有不危。非井田封建之禍天下也，泥乎法而失其意者之爲之也。苟能親親而賢賢，貴德而尚功，則雖阡陌守宰之法，因而致唐虞三代之盛不難也。余故卽柳子之說而申論之，亦無取其苟同焉。

朋黨論

一 朋黨論 歐陽脩——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十七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讒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

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入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二 續朋黨論 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一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兆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踈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殊，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

之獄，唐白馬之禍，忠臣義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

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再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

恐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貰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謹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三 續續朋黨論 魏禧——魏叔子文鈔卷一

歐陽文忠作朋黨論，辨君子小人之分，所以告其君；蘇文忠作續朋黨論，教君子去小人之術，所以告其臣。傅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君子自護黨而欲除小人之黨，欲其君不以黨人目之，得乎？世愈變，君子趨愈下，學術不明，毒壞天下之人心，而其禍歸于君父也。余評次二篇已，爲太息流涕，作續續朋黨論。

君子曰朋，小人曰黨。小人以勢利相比，有黨而無朋；君子以道義相輔，有朋而無黨。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書曰：「無黨無偏。」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嗚呼！是可以爲君子矣！

朝廷有黨，則國將亡。漢唐宋是已。吾以爲三季之君子，漢唐除宦官不勝，宋以新法取怨小人，其謀迂疎，或失之過與不及；然莫不有嚼然不滓之行，生不愧于君，死可以見祖宗于地下，雖殺身亡國，其志爲可悲也。近世則不然，所號爲君子者，其始類能廉潔勁直，嶄嶄然取大名于天下，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及其名日盛而權日歸，則異己者去之惟恐不亟，欲去異己必先植同己，門生故吏薦引稱譽之方不遺餘力，使布列于朝廷；于是同己者衆，而其去異己也愈力矣。從吾黨者，雖其人有所可斥可殺之罪，則必率衆而援之曰：「是正類也，其罪可原也。」不從吾黨者，其人雖有可用之才，可賞之功，則必排抑之曰：「是邪類也，不可令其得志。」又或其父兄舉主，偶出于吾之所忌，必且窮究其源流絕之于吾黨而後已。而一介之士，下僚之吏，其才氣足以犯難扞衆，而其身兩無所屬者，則必折節羅

致之，時其緩急而謀其榮辱，誘以功名之途，教之自固之術；及其得志，則甘爲死黨而不辭。羽翼蟠固之勢成，以天子之威，有不能令行禁止于其下。又其甚者，陽爲名高，而卽以名高收厚利，近謀身家，遠慮子孫。蓋嘗較其爭名趨利專權怙黨之私心，與彼所謂小人而急欲去之者，求其毫髮之異，不可得；猶詭譎然號于人曰：「吾君子之黨也。」則日取小人而捨擊之。彼小人者，獨肯甘心乎？是以上不足取信于君，下不足服天下之公論，而正直仁恕之士，則不屑身與于其間。此其人雖扞小人之禍，激世主之怒，以至于死，嗚呼！吾不知其何以爲死也。

是故由歐陽子之論，可使人君不以君子之黨爲疑，而君子或借其說以助標榜之私；由蘇子之論，可使君子善于去小人之黨，而不能使君子服小人之心，以取信于其君。唐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吾以爲去小人之黨易，使君子自去其黨難。夫君子者，必使其身毋近于黨人之所爲，則幾矣。

四 朋黨論 鄭獻甫——補學齋文集卷一

論朋黨者，有宋之歐陽氏、蘇氏，其言切矣；至國初之侯氏、魏氏，其言益詳矣！而顧有所未盡。何者？朋黨之地，二曰朝廷，曰草野。朋黨之類，二曰君子，曰小人。在上者或正人攻邪人，或邪人攻正人，未嘗自相攻也；在下者或正學攻異學，或異學攻正學，亦未嘗自相攻也。東漢之黨錮，北宋之新法，南宋之僞學，明季之東林，雖有是有非，有禍有福，而大旨皆不外是。所不可解者，獨洛之爭以君子攻君子而目爲邪人，朱陸之辨亦君子攻君子而目爲異學。人主惑於上，

士習眩於下，致狡者得以出入其間而陰相敗，故君子常負，小人常勝；其弊至於舉世自相水火，而倡首者固不知也。夫賢者之去姦，譬主人之攻盜，必同心協力，秣馬厲兵，討叛舍服而後事可集；即其勢互有勝敗，而有司明其主客，亦不難張聲勢而助之攻。今有人，大盜至門，主人不問，方且父子責善，兄弟鬩牆，妻妾交譎，相與刺刺不休，有不爲盜所笑而反爲盜所乘乎？夫唐虞之於四凶，春秋之於三叛，誅之而已矣！孟子之於楊墨，韓子之於佛老，闢之而已矣！此如王者與師，有征無戰，不聞互相攻也。惟力相敵，勢相均，而名又相溷，於是乎攘臂而爭，交口而罵。故以君子之黨而攻小人之黨，體已卑而身已危矣。秦之何於吾黨中而亦爲是也！愚以爲國家之事如作室然，或攻金，或攻木，或攻石，皆期其成而已。聖賢之學如行路然，或以舟，或以車，或以馬，皆期其至而已。有賤丈夫焉，擅一長之技，勒一塗之歸，必強金以爲木，廢車而用舟，則必不潰於成，不見其至，而徒爲是嘵嘵，不亦惑乎？

雖然，此猶前世之弊，非今日之弊也。乃吾觀明代三百年以來，如涇陽之聲氣，陽明之學問，爲後世所指目者亦無幾人，而公卿以科目自爲黨，秀才以文字自爲黨，而昔之朋黨變爲門戶，馴至國已亡，身亦滅，而局尙未破也。嗚呼！一古文也，而震川與余州分黨；一詩也，而歷下與竟陵分黨；一時藝也，而雲間又與江右分黨；所爭愈細，爲害愈深，卒之於事功學術皆無與也。然則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將何時而睹其盛哉？此所以繼前人而竊有論也。

駁難類

難神滅論 蕭琛——弘明集卷九

內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感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爲之宗廟，則以爲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患；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爲鬼。如此便不得詰以壽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辨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與毀區別，則予剋敵得僞，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卽形，形卽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辨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其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

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悟，悟故以見爲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塞，塞故以明爲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動，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與思想！此卽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或理所不容，或先覺未兆，或假借象類，或卽事所無，或乍驗乍否，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覲，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鏘，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刃存，卽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邪？刃利旣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

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〇有知之形。』」

〇原「無」下衍「有」字，今據梁查范續德刪。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骸，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骸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骸，死者之骨骸，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骸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骸，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答〇焉？』答曰：『若枯即是榮，

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彫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①」

①「答」，「梁書范縷傳作」別。②「梁書無」故枯「二字，疑」枯「字衍。」③「梁書作」絲縷之義，亦同此破。」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縣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辨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蠅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骸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旣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辨哉？

「問曰：『形卽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旣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痒，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梁書「也」作「慮」。

「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爲慮本。』」

○梁書作「五臟各有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邪？』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

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內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卽神全，體傷卽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

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趾，兵略愈明；盧浮○解腕，儒道方謐。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

映月，主人端居中，鑿以收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又云：心爲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虛」原作「腐」，今據晉書改。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助華之容；龍顏馬口，軒髀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品；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定」原作「匹」，今據晉書改。○「深書」品「作」區。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仲尼、項籍、虞帝、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鷓似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區」深書作「雞」。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
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驕駟盜驪，○俱致千里。』

○「丘且」原作「立且」，「湯文」原作「陽文」，據梁書改。○梁書「係」作「倂」。○梁書作「驕駟驪驪」。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滄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鸚鳳，不得爲喙。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鸚號鸚，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貌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觀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皋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于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爲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既形

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容朱鬣，賤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器邪？馬有同毛色而異驚駉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直指語丘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趨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賤者，何邪？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客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稼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不關？周給立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尙擁。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龔敵，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壽君，用此道也。』」

①「懷」《梁書》作「意」。②「懷香」不聞，「作」闕於。③「弗」原作「佛」，據《梁書》改。④「擁」原作「權」，據《梁書》改。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辨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弭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

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遁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踰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替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弗阿，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剝上，丹金糜於塔下，而謂爲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親，下虐僇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逐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售掩德，蔑而棄之，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謂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誠也。若能鑿彼流宕，豈不在佛。觀此禍福，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郡縣論

一 郡縣論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

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尙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

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與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

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二

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蠶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真，如上法。

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番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

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

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綏，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三

何謂稱職？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特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橛姚也。

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辦，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四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

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

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葦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

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喬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爲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

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困窮。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爲藩垣困窮，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

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懿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

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

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羸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索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

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蠶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

夫探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爲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七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額。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八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一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

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九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_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仿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

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管哲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二 顧長洲郡縣論書後 錢桂笙——錢隱叟遺集卷六

封建之不可行也，勢使然矣！然則救郡縣之弊，如顧子所言，使縣令得世其官，辟其屬，私其土地人民，寓封建於郡縣，庶天下常治而久安乎？曰：不然。天下之患起於爭，爭必以利。人各私其利，則各思攘利以自肥，於是大侵小，強凌弱，衆暴寡，而戰鬥兼併之禍作。戰鬥兼併之禍作，民糜爛不聊其生，則必亂。夫封建之始，大國不過百里，其次七十，其

次五十，其次且不能五十，土地人民視今縣不過三之一，二之一耳！臨以天子之尊，制以方伯連帥之重，有巡狩述職以嚴其考察，有會盟聘享以聯其邦交，有慶讓討伐以爲之勸懲予奪，其網維而鈐範之者，法亦密矣！宣天下常治而久安矣！而夏之萬國，至殷周僅千數百國焉。周之千七百國，至春秋存百數千國焉。自春秋迄戰國數百年間，民無歲不死於兵，而國之滅者益衆。推而上之，戰鬥兼併之禍當數年數十年而卽一遘，患之亟未有甚於斯者也。今顧子之言，名都縣而實封建耳。而縣之土地人民，視古侯國又過之，利無大於是者矣；利大則必爭，爭則郡縣之弊未去，而封建之患且復熾。吾懼民愈糜爛而不聊其生也，天下可常治而久安乎哉！

二

太守巡方之設，胡爲乎以制縣令也？以制縣令，是卽古方伯連帥之遺意矣。然吾謂方伯連帥猶可制列侯，而太守巡方必不能制列縣。何則？古方伯連帥其國未有不大于列侯者也；國大則其勢強，而列侯有所畏。有不法，一旦奉天子命，率師出討，而軍出於郊，食取諸井，無勞徵調而事集。今土地人民既皆爲縣令所私，而太守無有焉，巡方無有焉；是建空名耳。夫以方伯連帥之勢，足以制列侯，及其弊也，猶無以弭戰鬥兼併之禍；而欲以建空名之太守巡方，制大於列侯之縣令，吾決其必無濟也。且今之督撫監司，權倍於顧子所言之太守巡方矣；今之縣令，勢弱於顧子所言之縣令矣！而郡縣之弊，吏之殘害其民，至於斯極，而督撫監司莫之省。則烏知易一法焉，而太守巡方之不職，不猶是

今之督撫監司哉嗟乎！以督撫監司之所不能治，而責其效於太守巡方，吾益知顧子之策之不可行也。

三

古者王畿千里，大國百里，其次以遞降，此重內輕外，操末之勢也；而卒至外重內輕，末大而不掉者，何哉？其始也亦欲以天下之私，成一人之公；其後也，天下皆私其私，而一人無所謂公。夫治天下而使天下皆各私其私，一人之勢孤矣。方伯連帥不能制，慶讓討伐之權不能行，一人將奈天下何哉！夫封建之始，列國皆貢賦於天子；天子食於諸侯之國者，或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而又國置命卿以爲之監；其非命卿者，亦得以其名上之王官。宜天下之士皆王士，天下之臣皆王臣矣；而卒至於外重內輕，末大而不掉。則夫如顧子言，徵其貢賦，置其丞，錄其簿尉而制之以太守巡方，威之以或辟或流之法者，獨足以化天下之私而成一人之公乎？不能；然而又無千里之畿以馮翊左右。是使爲天子者，一再傳後，東西二周君之不若，吾必其亡而已矣。

四

所謂封建之患，而郡縣之弊不去者，何也？顧子之爲斯言，慮守令之不洽其土地人民已耳，而不知春秋戰國時，列國之殘蕪其土地，殘暴其人民者，輒視後世守令尤甚。譬諸牧焉，受人之牛羊，雖不善牧，瘠之而已；若己之牛羊

則貪惰者得罷之，而饕餮者且歸而食之矣。烏虜！吾方權錢養養者之食吾民，而顧子乃欲授之柄焉，何第知圍人之能救，而不知圍人之善屠也。

五

然則郡縣之弊將遂不可救乎？曰：弊不在郡縣，而在郡縣之非人。且不獨郡縣之非人也！夫督撫監司，郡縣之表率也。督撫不敢私其私，則監司不敢私其私；監司不敢私其私，則守令不敢私其私。是故大法則小廉，形端則影正，卽不廢不正，督撫監司可以劾而去之矣。今因督撫監司之不職，遂欲罷之，一委其責於縣令，不幾因噎而廢食乎？天下之患，方在營私而忘公，乃更教之以私，以爲吾以是爲誨也。人之欲重有厭乎哉！或曰：治在得人，此固然矣！法豈無可議者與？曰：增秩俸使得養其廢，重事權使得行其志，仿漢時久任之例，使得成其功，三者備而嚴之以信賞必誅，以懷其心，而任其氣，如是得人，以任之，豈惟可以救郡縣之弊，一旦有不虞之變，如劉涓子勒黃巢王仙芝者，亦必有效死勿去之守，今變紛交之拒，非爲其私，爲天子也，爲天子之民也。不然，如顧子言以爲五年小康，十年大富，吾恐十數年而戰鬥合併之禍作矣。天下可常治而久安乎哉！

三 設顧亭林郡縣論 鄭敦謹

亦若是等隨筆卷六

自秦分天下爲郡縣，越至今二千餘年矣。法積久而弊生。顧氏謂寓封建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又謂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創郡縣論九則。徐敬齋稱其真正大文章，足爲體國經野者法。予慮其禍天下後世也，竊有所獻替焉。

今按其說，改知縣爲五品官則可；而用千里內習風土之人則不可。夫千里內之人，難免不私其親故，且習風土者比比矣。於三法六計之外，而獨取此，選才大略，視令太輕。誤一，謂稱職任之終身則可；而子弟繼襲則不可。夫堯舜之子，尙有朱均，子弟果賢，舉而用之可也；不賢而以令爲嘗試，有罪而後加誅，流可乎？誤二，郡設太守則可；三年一代則不可。自來循吏，莫盛於漢宋，類皆責成郡守而久任之。顧氏則縣繼襲，郡更代，重令而輕守，誤三。司道悉罷則可；而督撫亦罷則不可。督撫罷，則軍務無統攝，一旦有變，其何以濟？誤四。至謂東餉不給西兵，南糧不供北驛，烽燧告警，何處轉輸乎？誤五。一切歸其縣用，有餘然後解京，御廩天儲，何由充實乎？誤六。盡一縣之入，何至用之猶不足，尙需他縣之賦益之，名曰協濟乎？又既東西南北不相適矣，何縣應協濟乎？誤七。且謂親故共處一城之內，雖欲撓之，必有所不可；何以春秋時三桓三晉分裂宗室乎？誤八。又謂縣令得私其土地人民，卽有不虞，亦必效死勿去；何以春秋時鯨吞蠶食滅國相仍乎？誤九。凡皆誤而又誤，不攻自破者也。總之，顧氏博古仍未免於泥古，知今究不足以宜今。徒擬以家人父子之恆情，而不達乎天下國家之變故。夫郡縣之法，挾制太過固不宜，縱任太過亦滋弊。果若所言，名非封建，實則封建，是縣令一天下之利藪也，利之所在，而復教之以私，天下騷然矣！自古帝王斷未有不以公心服天下，而以私

天下者。私則貪而不仁。賊寇增而下民不勝其生矣。私則爭而不和。干戈起而鄰邑不勝其撓矣。私則奸而不忠。竊而君上之威。不能以制其下矣。而猶曰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其誰信之。

然則郡縣之法。將終不可變乎。曰。變其所變。仍歸於無變而已。夫權在下。而上不能以攝制者。封建之弊也。權在下。不得以自主者。郡縣之弊也。封建之法。莫如周。郡縣之法。莫如漢。其次莫如宋。行封建則必復井田。行郡縣則必廢井田。兩相雜而去取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封建萬不可復矣。請言郡縣。法有六。一曰重任。二曰專任。三曰擇任。四曰久任。五曰合任。六曰分任。

重任者何。律縣令得行己意也。親民者莫如守。而與民最親者莫如令。唐代守令之權。制於藩鎮。士流多不屑爲。京職以權重之。而邑之任始重。明復收郡守之權。歸諸按察司道。而守令又不得伸其權矣。顧氏改知縣爲五品。此意也。然猶不足以重令。請自今改縣令爲四品。州牧爲三品。郡守爲二品。首府太守兼理倉糧。首府同知兼理其糧。糧兵備道。悉臬兩司悉罷。惟各省設一校品大員曰督撫。總理軍餉。凡府州縣人員不得屬。如是則壓伏少。而來往之供億不煩。兼且報銷之文書。解問之囚犯。驛遞之馬匹。種種用費。無不減損。而縣令之權伸。

專任者何。責守以一事權也。漢制以六條同專。獨察二千石。其時太守得自除吏。一守得人。諸州縣得人矣。故史遷紀守相甚悉。而令長則缺而不書。以縣多訖少也。今縣令一千二百八十二屬。而郡守祇一百八十七。察令守。孰能以督察其法可師也。宋制令節讓軍領支節。皆宣錄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此撤藩鎮之權以歸郡

守，而後循吏蒸蒸，其法亦可師也。請自今凡州牧縣令，悉歸郡守甄別調用，報名於吏部，三載考績，由郡守具奏，一如漢宋法，其督撫理軍餉者不與。

擇任者何？汰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也。草莽新進，操刀易傷，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則擇吏宜精才吏，廉吏，德吏，皆良吏也；然才不如廉，廉不如德。才察其廉否，廉察其才否，德則廉才具備矣。請自今，由吏部選翰詹科道內員爲縣令，選九卿內員爲州牧，選九朝二品內員爲郡守。守察牧令，每年終察其能否貪廉具奏。迨考績之年，依司馬溫公法，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年召道巡方左右都御史，察郡守優劣，法亦如之。凡牧令不職，郡守未先奏參者，一體治罪，其稱職者功同。

久任者何？旌君子俾得以盡其職也。唐虞盛治，水火教稼工虞，一官終守，卽續用勿成之繇，亦必歷九年而後黜。否則夫子相魯，子產相鄭，皆先謗而後誦，設去職於謗與之日，雖聖賢亦不能以自白矣。況守令視事日淺，則該地之風土人情，尙難訪察，及粗得其一二，而更代之旨旋聞，官知其將代，已無意於興除；民亦不知其將代，而不服其禁令；上下尙不得相親，遑問勤政愛民，錫強獎善，諸最績乎！漢法，二千石不數變易，稱職者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六卿缺，以次用之。故漢循吏，古今罕及。請自今，守令初日試用，三年稱職曰實授，又三年稱職封父母，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如治行第一，加至極品，或才堪他用，再擇能者調補之，亦必在十年以後。宋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皆久任而成功也，蓋做行之！

合任者何？省吏員以增官俸也。今府缺，大者領縣十二三，陝西之西安，領縣多至十有五；小者如安徽之太平，廣東之廣州雷州，江西之瑞州，湖南之沅州諸府，領縣三，甚至如福建之興化，廣東之南雄，甘肅之甘肅諸府，領縣二，多寡未免太懸。至知州俱從五品，而直隸州知州，領縣多至四五，屬縣尚多於小府，而品級無別於單州。縣之大者或二百里，小者或五六十里，不均已甚。昔漢光武并省四十餘縣，吏職減省，十置其一；又神爵三年，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以免侵漁，而循吏循天下。請自今，府之大者仍之，其小者合二三府爲一府，極少必以八縣爲率。縣之小者，合二三縣爲一縣。領縣之州，并數州爲一府；而直隸州知州罷去，以所減郡縣之養廉，分增郡縣之官俸，不費之惠，尤易爲力。

分任者何？設屬員以代繁劇也。漢制，萬石以上爲令，有丞有尉以佐治，又有三老嗇夫游徼，相與助其縣事。請自今，丞爲五品，簿爲六品，巡檢爲七品，由進士舉人貢生內挑選，部守察之，如察令法，巡檢下，博士典史爲八品，稅課司倉庫大使爲九品，驛丞檢校嗇夫等官之屬均未入，聽牧令自擇。由部報名於吏部，視缺之繁簡承設之，冗則裁之。

二千餘年間，惟漢設官尙簡，治尙久任，少伺察，擢任無流品資格之拘，遷轉無內外輕重之別，建白無文武尊卑之差，法良意美，向後世所弗及。遵成法而變通之，而成效可睹也。故曰，變其所變，仍歸於無變而已。何必於封建郡縣之外，另出一轍哉？

招隱

一 招隱詩 左思——文選卷二十二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亦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糶糧，幽蘭間重襟。躡蹻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鑿心神。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

二 反招隱詩 王康瑒——文選卷二十二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鷓鴣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己。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三 招隱操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世之士，使無還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冲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澹，顯乃自爲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孫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誤，而所造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過予書堂，夜久月明，風露凄冷，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既乃更爲招隱之操，而曰：藪威老人嘗欲爲予依永作留而未就也。予感其言，因爲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闕，又爲一闕以反之。口授進之，併請鑿城七者（疑當作老人）及諸名爵相與共賦之，以稱山中異時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臨深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聞說山中虎豹晝噪，聞
 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鹿呦呦。獼猴與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爲自聊，歲云莫矣將焉求。思君不見，我心徒離
 憂。

右招隱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冥濛。下有寒栖老翁，木食澗飲迷春冬。此間此樂優游渺何窮！我愛陽林春葩畫紅，我
 愛陰崖寒泉夜涼。竹柏含煙悄青葱。徐行發清商，安坐撫枯桐。不問簞瓢屢空。但抱明月甘長終。人間雖樂，此心與誰
 同。

右反招隱

鎔裁例

理論之部

書史記項羽高祖本紀後 錢謙益——初學集卷八十三

班氏父子，踵太史公記作書，以謂慎覈其事，整齊其文；而其體例，各有不同。

史於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就國之後，歷舉楚之所以失天下，漢之所以得者，使後世了然見其全局。楚之殺義帝，不義之大者也，故首舉之，并次年江中賊殺之事，而終言之，不復繫之某年也。廢韓王成爲侯，已又殺之，而諸侯心離矣。臧荼因此擊殺韓廣，而諸侯不用命矣。田榮以怒楚故，殺三田，并王三齊，而齊叛矣。榮與彭越、印、令反梁地，而梁叛矣。陳餘說田榮擊常山以復趙，而趙叛矣。是時漢還定三秦，起而乘其敝，復以徵兵怨英布，而九江亦將叛矣。所至殘滅，齊人相聚而叛，而田橫亦反城陽矣。撮項王舉事失人心局勢之大者，總序於漢元二之間，提綱挈領，較如指掌，此太史公作史之大法也。

班書以事之先後爲次，首序田榮之反，次及漢定三秦，遺羽書，次及九江稱疾，次及羽使布殺義帝，次及陳餘立趙，年經月緯，一循史家之例，而於太史公序事之指意，則失之遠矣。

於高祖本紀亦然，項羽出關至北擊齊一段是也。楚本紀不係年月，而詳具於月表，觀者可以參考而得，不然，則如劉知幾之所謂「載諸史傳成其煩費」而表可以不作矣。此史之又一法也。

史云：「漢之四年，楚遂拔成皋，漢使兵距之，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張敖、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此一段總敘楚、漢、彭越、張敖間戰相持之事，先舉其綱，而後目之也。次云：「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願與漢王搃戰。」此在羽、東擊、彭越，漢殺曹咎等汜水上，復取成皋之後。「項王與漢王臨廣武開而語，漢王傷走入成皋。」卽上文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之事，而終言之也。此已下又詳書楚王命大司馬、谷守成皋，及漢復取成皋之事，曰：「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卽上所紀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者是也。非又一事也。「漢大破楚軍汜水上，盡收楚國貨賂。」卽上所紀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之事，而又終言之也。下文云：「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彭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此一段又應前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之事，而又終言之也。先後皆此一事也。綱而目之，目而綱之，錯綜反覆，非復史家常例。然於高紀則以事繫年，部居井然，使後人可以互考也。

班、馬之異同，學者所有事也。然於高紀則以事繫年，部居井然，使後人可以互考也。

讀行墨之閒乎書之，以俟好學深思者政焉。

又

以項高二紀觀之，二公之序事，筆力曲折，蓋亦有可竊窺者：

鴻門竊上之事，史在項紀，漢在高紀。史云：「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竊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此兩軍相望之形也，而漢略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云：「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竊上。」此兩軍強弱之大勢也，而漢又略之。且羽紀項羽大怒，係於曹無傷云云之下，然後及范增說羽云云。漢紀且日合戰，直係於增言之後，雖略本高紀而序事之先後，則有閒矣。史序「項伯欲呼張良與俱去，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曰：鮒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危急之際，突兀謙讓，歸咎於設謀者，家人絮語，所謂溺人必笑也，而漢略之。「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臣。」事已亟矣，卻窮究其所以告良之故，娓娓相告語，此情語也，而漢略之。「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我得見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問其少長，願得見事。」一時無可奈何，誣諉相屬之意，可以想見，奉卮酒爲壽，何其鄭

重也，而漢略之。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序其嚮坐者，爲下文舞劍翼蔽張本也。亞父之下，獨云「亞父者，范增也。」於此燕一坐中，點出眼目，所謂國有人焉者也。而漢略之。

樊噲直入譙羽之事，漢紀從略，具噲傳中。史云：「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嘗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良與噲偶語惶駭，噲曰：與之同命，何其壯也！而噲傳略之。「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拔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披帷西嚮立，立於張良之次也。噲目無項羽，羽亦稍心折於噲。「與一生瓮肩，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此真爲噲開生面矣，而噲傳略之。

史云：「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史狀項羽詭耗氣奪，一語曲盡，漢但云：「項王默然」而已。從良坐，又與西嚮立相應也。「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云云何辭爲，於是遂去。」此脫身至軍之決策，而漢弗載也。「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欲敘沛公置車騎間行之事，而先言兩軍相去若干里。又「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昏夜間道，踟躕促迫，狙伺兔脫，可悲可喜，而漢亦弗載也。

繇此觀之，二史之體例，豈不畫然迥別與？抑亦班氏父子，所謂慎覈其事，整齊其文者，乃其所以不逮太史公者與？二書之可擬議者，多矣，聊因二紀以發其端爾。

作文教學法

錄第九章 梁啓超——飲冰室專集之七十

九

記事文——即前述第四類所謂記一事之原委因果者，在各種記載文中最爲難做。因爲凡事情總不會孤立，孤立的事情便無記載之價值。凡一篇記事文，總是把許多時候的動作聚攏一處來記。嚴格的說，並非記一件事，乃是記一組事；並非把各件各件敘述得詳明正確便算了，一定要把許多性質不同的事前後八面相照應釐然成爲一組，所以甚難。

難固然是難，但也有個很簡易的方法。什麼方法呢？「整理空間時間的關係。」因爲凡同一時間所發生的事實，必異其空間；同一空間所發生的事實，必異其時間。作者但能把這兩種關係觀察清楚敘述得有法度，自然會把滿盤散沙的事件弄成一組了。

記事文最難的莫如記戰爭。學會記戰爭，別的文自迎刃而解。所以教授記事文作法，最好將下文所列左傳通鑑中之戰記令學者先行細讀。（因爲戰爭非一人所爲，其成敗因果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事，倘使有一部分敘述得

畢漏或錯誤，便把全篇弄成不可解，再由教師綜合比較，向學生說明記載的原則。

左傳

秦晉韓原之戰

晉楚城濮之戰

晉齊鞏之戰

晉楚鄆之戰

晉楚郟之戰

晉楚郟之戰

資治通鑑

秦漢之交單鹿之戰

王莽時昆陽之戰

三國時赤壁之戰

東晉時淝水之戰

此外好的還不少。為參考用，自然愈多愈妙。頭一步講習，就怎麼多篇也彀引例說明之用了。

一回大戰所包含的事實如此其複雜，若要一一記載無遺，實為事勢上所絕對不可能。善作戰記的人，專以敘述勝敗因果為主要目的，於是定出一個原則，凡有關於勝敗者雖小必錄，無關於勝敗者雖大必棄。守定這個原則，對於材料去取便有把握。

材料搜齊選定之後怎樣排列呢？就要從時間空間兩方面分別整理。

就時間論，每回戰爭，總可分為三大段。

一、戰前 所應敘述者為戰爭動機，兩造準備，兩造心理狀態，兩造行動及其位置等等。

二、戰時 兩造接觸之實況。

三、戰後 戰事之收束，及因戰爭發生之直接影響間接影響。

戰記通例，大率敘戰前者居十之七八，敘戰時及戰後者不過居其二三。因為勝敗原因，多半在開火以前便已

決定。且每回戰事，也是事前醞釀甚久，一到開火，事勢便急轉直下。事實上時間分配，戰前和戰時差不多也是八與二之比。所以注重戰前，是普遍原則。像通鑑錫陽之戰，敘戰時幾占三之一，實屬一種例外。左傳每篇敘戰時實況的文句都極簡。最奇怪的，如邲之戰全文六千多字，內中確為敘戰時實況者，只有「車馳卒奔乘晉軍」七個字，而且連這七個字也屬空語。然而南方勝敗原因，已能令讀者了然。其餘各篇，寫戰時的語句都極少。諸君試回去細細校閱自能見出。戰後收束，如鞏之戰，韓之戰，都敘得較詳，幾占全文六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因為戰後所發生的影響，能令從前局面生大變動而且為後來新事實的原因，所以比較的要詳敘。

聚集大多數人在一大空間內行動，非先明瞭各部分所占的位置不可，所以記載時要整理空間。戰紀通例，大率敘戰前事實時，先把地理上形勢隨時逗點，令讀者對於這方面知識得有準備；敘到臨戰時，纔把當時形勢明顯指出。因為兩造位置屢屢轉移，所以到臨時點敘最好。但也不一定，有時亦在一篇之首先敘清楚，倘若位置始終無大變化，便可以如此辦法。

整理空間，莫如用圖。沒有圖的文章，能令讀者可以據文製圖，便是佳文。例如通鑑鉅鹿之戰：

「章部已破項梁，以為彭越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通，大破之，引兵至邯鄲……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部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楚王召宋義……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軍……以救趙……齊將田都助楚救趙……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

章部軍鉅鹿北，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陳餘使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騰師皆來救趙，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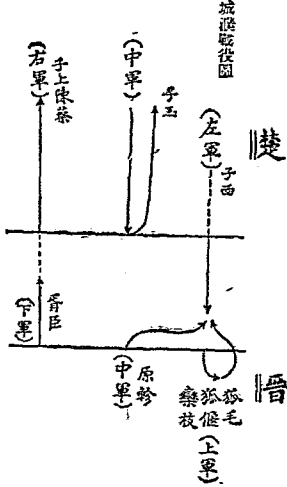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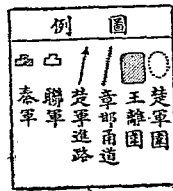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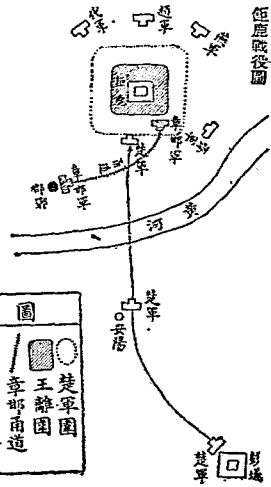
敵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險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
(宋義)乃渡河救鉅鹿……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乃
悉引兵渡河……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

我們根據這段記事便可以製圖如下：

左傳城濮之役詳敘兩軍將帥行動：

「晉原軫將中軍，郤縠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胥臣
佐之……晉師陳于平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楚)子玉以若
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
驚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
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觀此，知楚右軍乃是用陳蔡兩國兵組織。晉拿下軍之一半
對付他，因為他不是楚人，力較脆弱，先破他以挫敵鋒。楚中
軍是精銳所萃，不動他；第二步便以全力對付楚左軍。本來
楚左軍正面之敵是晉上軍，至是，晉三軍協力專向他。下軍
偽遁，中軍橫擊，上軍夾攻，到楚兩翼全潰，中軍無戰鬥勇氣，
戰事便算了結。據此可以製圖如下：



試舉時間分敘之例說明其理法。

例一 韓原之役

戰前 用重筆寫動機。這回戰爭，本來是秦先動兵，晉乃應敵，然而讀起來覺得戰爭責任，全在晉國。記晉侯對於秦穆姬及中大夫之貞約，著明宮廷間之仇恨，記「許賂列城既而不與」，著明國家間的仇恨，記「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著明國民間的仇恨，僅八十七個字，而四方八面的原因都敘到。處處看來都是晉國對不起秦國，令人覺得勝負之機，未戰已決。

戰時 此戰時中心全在兩軍主將，故以秦伯晉侯爲綱領。其餘陣地之布置，將卒之進退死傷，一概不敘。臨戰時插入晉侯和慶鄭韓簡問答的幾段話，表明並非秦有必勝之道，然而晉確有必敗之道。敘戰時實況，從「壬戌戰韓原」至「遂失秦伯」，僅四十一個字，說明秦之勝也尚倖存，不過晉侯給他種種機會。

戰後 自「秦穆晉侯以歸」至篇末，皆記戰後事，占全文三分之一，寫秦人意外獲勝，反至舉措困難，把各人意見及內外形勢，皆寫得十分明確。

例二 城濮之役

戰前 這回是當時歷史上關係重大的一戰，所以記述得異常鄭重。第一，除晉楚兩個交戰主體國外，宋魯衛齊秦曹陳蔡各國位置及態度都先後敘說，以明這回戰爭不止關係兩國，乃是含有「世界性」。第二，寫晉國對於戰前準備十分周密，內中將帥之人選問題尤爲注意，表明戰勝的主要原因。第三，詳述晉國外交上手腕，怎樣的牽制敵勢，怎樣的招致與國，怎樣的逼着敵人不能不戰而且把戰爭責任加在他身上，同時寫出楚國立在形見勢微的地位而意氣不衰，確是勍敵。

戰時 此役人多地大，所以要兩軍空間位置整理明確，如前文所給之圖，各軍行動，一一詳載，表明晉國諸帥各人有各的方略，合羣策，聚力挽成功。季來和韓原之役對照，便見得那一回是獨夫的戰爭，這一回是全國人才協力的戰爭。

戰後 這回戰勝的結果極大而顯，人人共見，所以倒不必多說。最妙是在全篇發端處記主將先發幾句話，說道：「垂旆啟，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把這期的結果，提前劈頭敘出。既已戰勝，結果自如所期，所以多說便成贅詞，故專記周王「策命晉侯爲侯伯」，以極莊重結之，明晉國戰後之地位。

例三 邲之役

戰前 這回戰爭情形最特別。兩造當局的人多數不欲戰，所以卒至於戰，全由不相干的小事偶然湊成。所以戰前把平和空氣充滿的狀況極力摹寫，內中點綴少數人的搖擺，表出逼成戰事的機括。晉國致敗之由全在將帥不和，而尤在主將之無能，所以一起首把將帥人名及職位全數敘出，把個人意見逐個詳述，而正當意見所以不能占優勢，全由主將荀林父毫無主意。作者處處把這病極揚出，對手的楚國雖然也是主張平和者多，然而方針一旦決定後，便全體一致的起勁，所以能制勝。最妙是兩造內幕情形，都從敵人口中說出，讀起來已經覺得勝敗之數不待戰而決。

戰時 此役本來雙方無意作戰，偶然弄假成真，所以幾次小衝突都寫出一種兇惡態度。我前文說道，本篇寫戰時實況只有「車馳卒奔乘晉軍」七個字空話，並非作者有意弄巧，實則這回本無所謂戰。如此敘法，正是寫實。

戰後 敘實況後緊接一句，「桓子不知所爲」，正點出主將無能。跟着錯雜寫諸將舉動，表明諸將非都不能戰，可惜在這種主將之下沒有辦法。用「舟中之指可掬」，「宵濟亦終夜有聲」兩句，便把敗後混亂蕭條狀況，全盤描出。末段記楚莊王一番戒懼謙恭的話，一以表楚國能戰勝的理由，一以表他戰勝後能站得住的理由。

例四 鄢陵之役

戰前 這回和邲之役恰相反。晉國將帥箇箇欲戰，全體心理一致，內中惟范文子一人持異議，但異議的理由全屬對內，不關對外，所以晉軍全體早有非戰不可的氣概。楚國便不然。楚王和三幾個下級軍官，都是一團虛僞之氣，其餘重要人物，都覺得不該戰。本篇前一

段把兩道這種狀態曲曲的。

戰時 本篇寫戰時實況最詳，幾占全篇三分之二以上。晉國各將帥的行動，逐個逐個詳寫，顯出他們是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人自爲戰，各各起勁，這同的實況確是如此。最後寫楚圍要戰時，大將郤丁和晉軍氣象恰恰成箇反面。

戰後 此役戰績結果，並沒有好處。因為促成晉國內亂，所以傳文別的都不敘，專記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幾句話，說道：「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和篇首文子說的「外事必有內憂」那句話相應。

例五 鉅鹿之役

戰前 此役主將全在項羽一人。項羽本來不是主將，因為他得了主將地位，才有這回戰爭。又因為這回戰爭，是項羽立功名的初步，所以把他楚宋義一段寫得眉飛色舞。這一戰所關係如何重大，和作戰計畫該怎麼樣，都從他口裏說出，嘩敗關公便鏖然城上。又這回戰爭形勢，是已經相持許久的，所以發端即將各軍在空間的位置澄清，以後小有變遷，臨時補述，如前圖所表。

戰時 專記項羽軍動作，對手秦軍，像獨立於被動地位；其餘勝軍的無能，亦帶寫出。

戰後 記「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請徙秦。」寫項羽個人的成功。下文敘章邯之降，爲此戰餘波，表明秦之亡此戰最有力。

例六 昆陽之戰

戰前 先寫敵軍（王莽軍）聲勢之盛，什麼司徒司空都出馬，聚起什麼明兵法的六十二家，用什麼虎豹歷象來嚇人，什麼實兵四十三萬人，號百餘萬，把石期不敵之勢寫得淋漓盡致；次寫昆陽諸將着急情形，表明內部無一人可恃。

戰時 這篇敘戰時實況特詳，幾占全文之半，而看起來像只有劉秀一箇人在那裏動作。敵人和自己條件都是立於批評地位，而條件都出他們意料之外。

戰後 記敵軍「士卒奔走各還其郡，」關中震恐，「海內豪傑響應，……旬日徧於天下，」表明新莽之亡全在此戰。

例七 赤壁之役

戰前 此役由三方面構成，三方面地位一樣的重要，而吳蜀由被動地位進為主動，變化最劇，極力寫吳蜀諸將謀畫之周詳，主將意志之堅決，內中魯肅諸葛亮兩人實爲謀主，卷用重筆寫。關鍵處在把聯軍兩部寫得力量相等，以明此役得勝全由協同動作之結果。敵軍方面情形不直寫，全由聯軍君臣談話中表出，省無數筆墨。

戰時 極簡單，從「火烈風猛」至「北軍大壞」僅四十八個字。

戰後 以「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十字總結，簡盡各方面之收束，而注重曹操之斷念南攻，及劉備因地勢之便以自固地位，表明三分之局因此而定。

例八 澠水之役

戰前 詳述存堅將入寇時延議狀況，滿朝個個反對，他最賢明的兄弟（陽平公融）反對最力，且引故相王猛言相警告。兒子（太子宏）中山公說）也反對，婦人（張夫人）也反對，和尚（道安）也反對，顯出存堅此舉完全違反多數人心理；獨有慕容垂接兩人懇懇他，這兩人卻是他後來的仇敵。存堅之敗，雖由澠水一役爲導火線，然結果他的實爲慕容垂誘發，所以把他們的陰謀及其徵兆詳敘，又從陽平公融口中屢次指出，以見敗徵炳然。又述堅種種驕盈輕敵之言動，見出不是成功氣象。晉方面主將謝安，雖然不知胡蘆勇實什麼，但係是料敵甚密，成算在胸的樣子。

戰時 寫晉軍得勝，保全周處，然因此正足證明秦軍自己取敗。

戰後 對於兩軍時敗結果，不詳敘，便緊接苻氏與慕容氏之關係，軒然掀起大波，將觀察點移往別處。

以上所舉各例，把來綜合比較，引出我們許多研究興味。例如：

（1）拿「都陘」和「昆陽」比較，兩篇都是敘戰時狀況極詳。鄒像一種歌舞劇，許多隊分途自動換並沒有一個人爲之主腦。昆陽

卻是光武一人唱獨腳戲。「鉅鹿」亦同。這兩種敘法，均合戰爭原理，因為戰爭確有純粹出於一人意志者，亦有出於羣衆心理，集無數單個之事實而成者。

(2)拿「城濮」和「鄆陵」比較，城濮全是把計畫預定好，各部分按照進行；鄆陵全屬臨時變化，許多有能力的人向着一個共同目的自動，自然能互相策應。凡成功的戰爭，亦確有這兩種樣式。

(3)拿「城濮」與「赤壁」比較，兩役都是聯軍。但城濮只見晉國的動作，赤壁卻是吳蜀兩國動作。聯軍確有這兩種樣式。一是由一個國做主體，其餘皆附屬；一是兩個國或兩個國以上協同做主體，不分正副。

(4)拿「鞏」「鞏」和「澠水」比較，兩役相同之點甚多，故敘法亦大略一致。兩役之敗者，都是由主將譏妄所致，所以詳敘這一個人的行動，以明責任所歸。其餘盡皆從略。又寫時家全屬僥倖，以明非對手之能必勝，實乃自己有必敗之道。

(5)勝敗關鍵最大者，自然在兩造人物。「鉅鹿」「昆陽」兩役，對面的本來不是敵手，家裏頭又沒有幫手，所以只用全力寫項羽「武臣」，將餘人的庸劣和敵勢的浩大，說出這兩人身分。「城濮」「赤壁」兩役，雙方旗鼓相當，都是人才濟濟，所以對於勝的方面主要人物逐個詳寫，見得非合羣策羣力不能成功。

(6)勝敗原因，係於心理方面者居其大半，用現在的話講，可以名之曰「空氣作用」。善於作戰記的人，最會注重這一點。「鞏」「鄆」「鄆陵」「澠水」四役的作者，全副精神全副技術都用在這處。

我所舉各例和比較，不過隨意思所及舉其最顯明者。教者學者應用時，試把他引申推廣，當然還有許多原則和許多實證可以發見。如左傳中「殺函」「柏舉」諸役，通鑑中「長平」「官渡」「玉璧」「沙苑」諸役，乃至近人著作如魏源聖武記王國維湘軍志之類，可供比較研究的資料很多，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了。

初學作文，頭一件苦於沒有材料，第二件苦於有材料不會駕馭。為學堂教授便利計，最好將正史與通鑑合讀，

正史比方原料，通鑑比方已成的製造品。例如赤壁之役，材料不外三國志中孫權劉備諸葛魯肅周瑜五篇傳的正文及裴注，澠水之役，材料不外晉書中苻堅慕容垂姚萇三篇載記，苻融王猛謝安謝玄幾篇傳。兩方面合讀，便可以見出司馬溫公所根據的共有多少材料，許多材料中那部分要，那部分不要，其去取標準何在。再看他把這許多材料如何排列，令時間空間關係一望明瞭，如何能把勝敗因果不消作者自加說明而讀者自能領會。如是講述得幾次，學者對於那篇文構造的經過，自然了了；或者將正史原料檢齊交給學生，先不許他看通鑑，自行將各原料做一篇；做成之後纔叫他拿通鑑比對，自己看看不妥之點在那裏。自己還不明白時，教師便替他點出。做過幾番這種工夫，學生對於作文的大理法不會不明白了。

這種工夫做過之後，就可以將眼前事實實地教授，其題如「辛亥革命之役」「洪憲之役」……等等。每出一題，教師先行將所有材料搜集起來，盡量供給學生，或文件，或口講，令他們筆記記下。所供給者固然應以必要的材料為主，但不必要的，也不妨加入些試驗學生的選擇力如何，材料都擺在那裏，令他們細細的裁量駕馭排列，編成一篇文。（文言白話隨意。）把課卷收齊之後，教師閱過，知道他們的長短得失，到發還課卷時令他們各各說明自己的觀察點，對於材料爲什麼取這件棄那件詳這邊略那邊，爲什麼把這件排列在先那件排列在後，所以要說明的因果在那幾點，然後教師評判他們的優劣。如此則學生自己先用過一番心，又聽同學的意見，又得教師的指導，做過一篇文章，便一生受用。

教師供給學生材料本來甚難，一兩個題目之後便會窮了。我有一個救濟方法，能使材料取之不竭。左傳通鑑一類書固然有許多已成的製造品，但仍有許多僅屬粗製未算精製，因為他到底是編年的史書不是一篇文。我們到處可以取出原料自行精製。我前文不是說過「記事文記一組事不是記一件事」嗎？現存各史中便有許多事一件一件散列未經人編製成組的，我們很可以借來作學文資料。試仍就戰爭方面，隨手舉些例題：

題一，記春秋晉楚交兵始末。

題二，記春秋晉秦交兵始末。

題三，記春秋吳楚交兵始末。

題四，記魏國與魏交兵始末。

這些事都是以好幾十年或幾百年為起訖，事實都散在全部左傳或史記中。許多次戰爭合成一組，例如「城濮」「鄆」「鄆陵」三役，固然各自獨立成組，但在「晉楚交兵始末」這個題目之下，便成了全組之一局部。想敘明全組事實，要另有結構方法。

題五，記秦滅六國。

題六，記劉項之戰。

題七，記唐太宗開平羅。

前四題是時間上得長，這三題是空間上得廣。要之同是許多事合成一大組。前三題以一定的地為組織中心，控制時間；後三題以一定的人為組織中心，控制空間。

題八，記陳橋傳位。

題九，記唐滅高麗。

餘載例 理論之部

題十，記明代倭寇。

這三題和一至四之前四題性質雖大略相同，但前四題須兩面並重，這三題須側重對手方面。

以上不過隨舉幾題為例，在各史中找這種題目，可以找出幾十個。若範圍擴到戰事以外，可以找幾百個。用這種題目的特別好處，在材料齊備，教師不至以窮於供給爲苦。

這種題目的作法，自然和記單個戰役不同，而且較難，但構造原則仍是一樣。主要目的在說明勝敗因果，但勝敗要算總帳，或一勝一敗，或兩無勝敗，通盤看定之後，想法子敍出其所以然，時間空間的整理，尤爲重要。題一至題四應以時間爲主，以空間爲輔；因爲以空間爲輔，不妨將空間雙方之位置形勢先行敍出，以後便注全力於時間的變化。如記晉楚交兵始末，便將兩國疆域及交戰初期兩國對峙大勢提前敍明。題五至題七，應以空間爲主，時間爲輔；因爲以時間爲輔，不妨將時間經過先行敍出。如記唐太宗創平羣雄，可以將某年平某處，逐個先敍，表出所費時間共若干，進行次第如何，再騰出工夫把空間各部分情形分敍。這不過我隨便舉出作法之一種，並非說必要如此。總之時間空間要酌量輕重分頭整理，算是不易的原則。這種文章，因爲頭緒紛繁，要弄得清晰，莫妙於作表。有表便可以大小事都無遺漏，而文章又不至累墜。表不外表時間表空間：表時間以年表的形式行之，表空間以圖譜的形式行之。

敘事時自不能如單個戰役把各人言論動作多敍，但對於勝敗總帳關係最大的一兩役也不妨詳敍。總之

文詳略要跟着主要目的去斟酌像畫畫要有濃淡凸凹唱歌要有疾徐高下最忌把文章做成一個平面。

這種題目須學生作文程度稍高時乃能應用。到能用時，卻極有益。因為訓練學者經過這類訓練，心思便日趨縝密，會綜合，會分析，會剪裁，會佈置，將來打算當著述家，固然非多經這類工夫不可；即做任何事業，亦可以成爲一位有條理的人。

學校教授，總要求各門功課互相聯絡，若用這種方法教作文，便與歷史地理兩門生極密的聯絡。上課固然如此，自習也是如此。

實例之部

同題類

申生之死

一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

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 申生之死 國語晉語一

驪姬以君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

公田。驪姬受福，乃實鴆于酒，實葷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

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士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猶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

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

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雖死何悔！」是以諡爲共君。

三 晉殺其大夫里克 穀梁傳僖公十年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

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醜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

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四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 禮記檀弓上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項羽

一 項羽本紀 司馬遷——史記卷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

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遂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籍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

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鮑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於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

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彊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

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黽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

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懍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隴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遣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騫入秦。」於是楚軍夜

擊隋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被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饜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鮒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曰：「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

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斝卮。」則與一生斝卮，樊噲覆其盾於地，加斝卮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

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獻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聞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一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

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樅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印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郴。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鏞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徒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

義帝長沙郴縣，越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徒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遣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隄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

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澗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

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樞公。

漢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譚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張敖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

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嘗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

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虜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虜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虜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蘄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堦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愴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道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

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與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竄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二 項籍列傳 班固——漢書卷三十一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權陽謀，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

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懽籍。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百人，府中皆響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都署豪、桀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爲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爲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

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

章邯至栗，梁使別將朱難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難石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難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盍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儻於臨菑，田儻復自立爲齊王，儻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儻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

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礪。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

當此之時，趙獻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擊秦，我不知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皆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迺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

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涉河。已渡，皆泔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卒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餘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喘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內多隙，有功亦誅，无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

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行前。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迺召英布、灌將軍計曰：「秦吏卒向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

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旣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

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也。」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旣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

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迺分天下以王諸侯。

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攢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青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卽墨，自立爲齊王。于彭越將軍卬，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

齊之地。

時漢王還定三秦，羽開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迺以故吳令鄒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蓋王故王於龍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

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開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

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

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廡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權公魏豹守滎陽。

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閒，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卽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亭周苛，殺權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卽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漸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

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汝翁，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避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迺羽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皋。

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戚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固陵，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迺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渡

淮騎能屬者百餘人。羽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道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圍山，而爲圍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迺馳，復斬漢一部尉，殺數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逝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迺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躪，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胡廣碑銘 蔡邕——蔡中郎文集卷四

一 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嬖姓建國南士，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機，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左丞，尙書僕射，內正機衡，允罄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恩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于吠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闕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避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熹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爲尙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闔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旣整，衰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

賜習馴。遷太常司徒。威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遺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尊，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且納于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牆，曷以尙茲！夫烝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耆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諡，諡曰文恭，如前傅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栩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跡，銘諸琬琰。其詞曰：「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丕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唯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二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成修，百行必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視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綱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

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撥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綽，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拜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八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于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耆耆老成，勳被萬方，與祿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絲帛含斂之備，中謁者董翊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諡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于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跡虞龍。風政于外，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變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祐。玉藻在冕，蠶服艾輔。駟車雕駟，四牡修扈。費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旣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日昃，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三 太傅胡公碑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寧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戌，太傅安樂鄉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侯。於是掾太原王允、鴈門卑整、屬扶風會宙、潁川敦、廕等，會謂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華，實而不樸，靜而不滯，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上操，聰明庸敏，兼質先覺，涉觀憲法，契闔文學，睹秦陶之闔閭，探孔子之房奧，然而約之以禮，守之以恭，寬之以納衆，汎愛多容，其誘人也，恂恂焉，怡怡焉，能使蒙惑開析，僞戾優順，逸惰勤信。及其創基發跡，機密望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以頻繁機極，三升而不出焉。乃遠譚其舊章，彌綸古訓，貫萬品，研精微，用補前臣之所闕，十年而無愆。強記同乎富平，周慎逸於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匹虞龍而納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爲政也，導人以德，帥物以己，敦以忠肅，勵以知恥，人悅其化，天樂其和，士相勉於公朝，民勸行於私家，徽纒縈而靡係，鞭撲棄而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爲威，寬以爲福而已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一司徒，特進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有餘。其致治也，通水泉於潤下，蕃后土於稼穡，訓五品於羣黎，參人物於區域，耀三辰於渾元，協太中於皇極，傳舊德於幼沖，率旦旣於舊職，譬彼四時，功成則退，在盈思沖，升降以順，建封域於南土，踐殊號於特進，榮祚統業，垂乎來胤。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恬，其餘登臺閣，據賦政策，勳樹功流化者，蓋不可勝載。惟我末臣，頑蔽無聞，仰慕羣賢，惡乎可及！自公寢疾，至於薨斃，參與

符爲，列在喪位，雖庶物戮力，不愆于禮，進睹墳塋，几筵空設，退顧堂廡，音儀永闕，感悼傷懷，心肝若割，相與累次德行，撰舉功勳，刊之于碑，用慰哀思。其詞曰：「煥文德，伊胡后。應期運，作漢輔。嘉中興，膏民庶。澤洪濤，亶攸序。互地區，充天宇。轉高達，踵遐武。揚景烈，垂不朽。仰遠古，耀昆後。」

記吳六奇將軍事

大力將軍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五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握耳，力掀舉之，無少動，益駭，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攜所得糲糲，堆壘鐘下，乃以手起鐘，一手掬餅置筐內，往返數四，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啓積，一坐盡。嗾，查問：「若男兒胡行？」答：「以啗噉多，無備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陪。查遂攜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爲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

後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奇者，忽來通謁，款談間，問：「伊璜是若何人？」答言：「爲從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

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誤。而將軍僮僕益恭，肅客入，深啓三四關，忽見女子往來，知爲私驛，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則捲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軍頗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爲，衆姬捉袖整襟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樂作於下，酒闌，幸姬列侍，將軍入室，請枉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閉之。見將軍日無他作，惟點數姬婢廝養卒，及騾馬服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一日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生。」查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囊纒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照，古玩牀几，堂內外羅列已滿。查固止之，將軍不顧，稱婢僕姓名已，卽命男爲治裝，女爲斂器具，囑敬事先生。百聲悚應。又親視姬婢登輿，廐卒捉馬騾，闔咽並發，乃返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一一 雪 遶 鈕 琇——觚賸卷七

浙江海寧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溢，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

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輿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肌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醕，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醕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遂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歡，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

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游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會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識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諗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至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達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

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放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

熱，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舻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選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俟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

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衙門，贈金齋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夔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臚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騎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貨，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

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斌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名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論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當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

出其棗中裝，質美鑿十二，教之歌舞。每於長宵開譚，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

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約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歸然尙存。

同類類

記戰

一 秦晉韓之戰 左傳僖公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隴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駒，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闔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甘其餽；幾其粟，三施而無報，以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

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遠澤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累歷焉！」子桑曰：

「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二 晉楚城濮之戰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驥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驥爲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其。」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僇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僇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僇以爲戎右。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愆次于城濮。楚師背鄗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噬其腦，是以懼。子犯

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寔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車七百乘，韞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丁未，獻楚俘于王，驪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柎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惡。」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三 晉楚邲之戰 左傳宣公十一年至十二年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取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楚。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注：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罰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靈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能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靡，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內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

穰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險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險。有帥而不從，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穰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穰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郟，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將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晉師在救郟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

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處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附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鬬，冒華路藍，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處子！」知季曰：「原，晉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處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聞吾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輿於前，射麋麗龜。晉

鮑突當其後，使攝叔奉麇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突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麇，射一麇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麇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麇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濟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食，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局。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羆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厲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葺，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四 晉楚鄆陵之戰 左傳成公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違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偃居守。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

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闔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變。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左陳而罍，合而加罍，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

矣！曰：「戰勝也。」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土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及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

癸巳，潘尙之黨與養由基踰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穀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

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謂。」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

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五 昆陽之戰

通鑑漢淮陽王更始元年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驍、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灑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收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

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

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

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聞霍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躐血而進，前歌後舞，願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里，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欄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濃，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績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劉秀至鄴，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滎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資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

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六 赤壁之戰 通鑑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雄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

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

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孥，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劉備在樊口，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

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

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七 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通鑑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

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

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

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

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游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關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滄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襲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郟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

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撫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退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襲。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脾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蹙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

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擲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奏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內史。

記畫

一 畫記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十三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

倚馬臂準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銖鉞植者七人，甲冑執轆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陟者，降者，摩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蹌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牛大小十一頭，囊駝三頭，驢如囊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旄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筥筥筥釜飲食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戚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閭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

焉。

二 蘭亭觴詠圖記 宋濂——宋學士全集卷四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

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詭。四面皆籬，籬半捲，旁周闌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將淪湯，前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廁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僵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左執卷，回顧獻之，伸右手欲受卷，獻之襟袖半敞，左持卷未受，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彷彿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郗邱旄，袒褐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

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誕。統翹左足，又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指墨作汗，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疑巾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困，蹠不可擊，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挺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徽之左擎卷，至額，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揜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諲，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敲，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諲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

觴浮茂。圃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渡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戰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

○集作「右將軍王羲之」從程演生撰絕文選校改。

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八，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袞加紳，各地坐，藉以方榻，或熊虎皮。視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

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卽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尙得描貌之乎？

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三 韓幹馬十四匹 蘇軾——集注分類東坡詩卷十一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卻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四 鶯啼序 陳維崧——迦陵詞全集卷三十

迦陵詞全集卷三十 一展書，一課耕，一垂竿，一游絲，一蕉團。素余題詞，因賦是篇。

一圖執卷，望前後，舊黃竹翠。環牆隙，激水潄鳴，瀾瀾聲循簷際。中有一人攤卷讀，不知所讀何經史。想讀當佳處，時復奮袂抵几。其七江村，滌場納稼，髣髴柴桑里。斂村扉，箕踞松根，揮斥田奴強以。映斜陽，老特驅來，漾新蟾，雛鳧驚起。芍陂鄆杜，足平生，千場磴確。一圖泛艇，溼徧船頭綠簫，是洞庭煙水。軟幔障疏樞，斜曷茶煙，細縈溪尾。釣得鰲來，曬將網去，撥掉入，江鄉漁市。其一圖，竹杖還櫻履，層巒疊嶂，秋深櫛葉參天，夜靜松花滿地。廢箸沈吟，輟耕太息，往事都非矣！何苦上書北闕，侘僚無成，種豆南山，蕪荒不治。龍爭七澤，虎鬪千山，釣名釣國終非計，便終南，捷徑徒爲爾。亟園翠臺青藤，峭厂枯園，放吾野睡。

1952年11月24日

出版處贈

